



原始佛教會 Saddhammadiṭṭhā
ORIGINAL BUDDHISM SOCIETY

正法之光

佛陀正覺後 2445 年
2013 年 7 月 31 日

第 **33** 期



原始佛法 人間佛教

法工營實踐原始佛法 提升生命品質

- 佛就是老師，是幫助世人知苦離苦之利世者，藉由一批奉獻生命的傳法者，將此醫藥繼續傳襲人間，讓有緣眾生同樣獲得幫助的聖者、醫生，而不是宗教教主，亦不是滿足人們需要的萬能之神。
- 佛法其實是在幫助我們放下理想活在現在。世間的亲情、愛情、友情雖是生命中良好的伙伴，但却不是滿足理想的工具，我們必得認真珍惜，理智抉擇，擱下無謂的欲求，將對生命的情感投入現前，才能真正去欣賞、關懷，並對人交付慈悲。

2013 年 中道僧团雨安居 & 法工营



上图：

随着随佛长老 7 月 16 日自大陆返台，中道僧团为期三个月的雨安居，正式掀起了序幕。美国明至法师随后在 7 月 19 日返台参加安居。

左图：法工生力军

法威（左一）、法必（左二，来自马来西亚）、法容（右二）和法音（右一），于 2013 年 7 月 21 日法工培训营最后一天皈依四圣谛。

下左图：

由法修主持的“破冰”游戏，“笑”果不言而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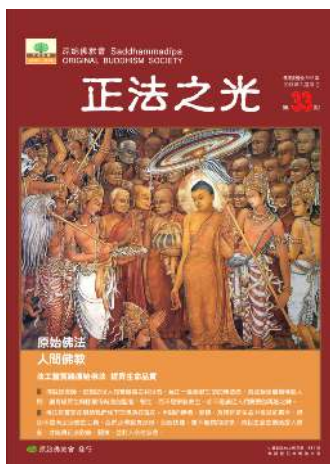
下右图：

随佛长老带领小组一起讨论彼此之间的工作内容与互助合作事宜。



原始佛教教團宗旨：

本会以回归 释迦佛陀教导之原始教法，确立奉守「原始佛法与戒律」之僧团，体现「依经依律，尊僧和俗，性别平权，政教分离」之原始佛教教团。



創刊於 2010 年 7 月 5 日

導師：隨佛尊者

發行：原始佛教會

發行人：Ven. Bhikkhu Aticca

第 33 期

- 一、我们不否认在此方、他方，过去、现在、未来有若一、若二甚或百、千、万、亿佛；但是为避免无谓的臆测与争论、远离伪说的揉杂，我们回归历史上的 释迦佛陀为我们的根本大师。
- 二、我们承认在历史的递嬗中，佛教有各宗各派的教说；但是我们奉持由大迦叶所号召，经过五百位修行成就者阿罗汉所认可的第一次结集之圣典作为修行的依据。虽然这可能没有将 佛陀一生说法全然收集，但是作为显明正法及修证菩提所需，必(已)然足够。
- 三、经过两千四百多年的传承， 佛陀原始教法已然新旧交杂、真伪难分；我们以近 200 年来佛教学界的考据为依据，确认杂阿含经与南传相应部当中古老修多罗的共说，去除后世之增新与部派教义之混杂融涉部分，还原第一次圣典结集之原貌。
- 四、我们尊重任何端正信仰之教派；但是我们以奉行 佛陀真实教法之僧团为现前的依止。
- 五、我们尊重任何不违反法律与善良风俗的教说与信仰；我们谨守政教分离之原则，不参与任何政党与政治活动。我们确认缘生法无从比较出绝对的胜劣平等，男女二众皆能成就无上菩提，是应恪守分责分权之分际。

随佛而行

一个问题 无边烦恼 4

生法、灭法 VS 刹那生、灭 6

善知识语

因缘与业 13

Relevant Influencing versus Karma 17

有感而发—一生明法师引起的反思 21

古老经说

「生死的集起」为智见根本 27

佛史溯源

(二) 部派经说传诵的演变-4 29

正法新闻

美国、台湾 联合报导 54

专题报导

原始佛教会 2013 年法工培训营纪实 59

法友感言

法工培训心得分享 68

学法感言 69

法工的意义 70

与法同在 感恩有您 71

因缘观：把握当下 善用现在 74

梅花映月

不要做个在井边渴死的人 76

五阴世间

强植假记忆 鼠脑实验成功 78

放弃运动生涯 美男捐髓救人 79

传法法讯

2013 年近期禅林法讯 80

禅林通告

2013 年近期禅林通告 81

原始佛教 中道僧团 声明通告 82

近期活動海報：

◎台灣、中國、澳洲- 近期傳法法訊：p.80

◎台灣- 通告- 覓尋安僧傳法禪林實地：p.81

◎澳洲- 回歸 佛陀之道：81

◎台北- 卡提那慶典：封底

一个问题无边烦恼

原始佛教十日禅开示

随佛比丘 著

人的问题及困难只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与困难呢？即是——现在的问题与现在的困难。

但是，当我们在现在遇到问题与困难，就会将这个问题和困难，牵连到过去的许多事情上，再想象许多现在还没有发生的事，譬如未来会如何……。

但是，想象的事情，现在发生了吗？还没！不过我们却认为一定会发生，或是觉得好像发生了。接着，又在这种夹杂着想象及许多期待或担忧的心绪下，又牵连周边很多的事情。

因此，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烦恼呢？因为人的问题太多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呢？因为人们把一个问题误当作很多的问题。

然后，我们又有一个「大」烦恼，这个「大」烦恼是：想要在这么「多」的问题当中，找出如何能让自己更好的稳当方法。这个「大」烦恼就是无明！

因为明明就只有一个问题，人们却搅弄成很多个问题，又想在这么「多」个问题里，稳当的保护自己，让自己更好。但是世间是缘生，缘生则无常、非我，怎么可能从心所欲呢？试问：人在这样的想法及需要下，是有路，还是没路呢？没路！肯定没路。当面对困难「多」又「大」到无法处理时，即变得好像无路可走，这个时候自己就有了更多的烦恼。

所以，人在烦恼甚么？人的烦恼就是因为「无知」，明明就只是一个问题，却搅弄成很多问题。

人们老是想，我希望将来如何……。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就想着将来，想象了太多的将来。你们别一直希望将来能如何，先做好现在吧！把现前的问题处理好，才是真正重要的事。如果你们将师父现在讲的弄清楚、搞明白了，你就可以解脱了，我没骗你。你静静的想是不是这样？人们之所以觉得人生有很多困境没办法突破，认为人生有很多痛苦没办法解决，觉得人生有很多的无奈没办法度越，这不都是你们自己想出来的吗？又要这样，又要那样，你们看看人们是不是大多是这样？你说你只解决这个问题而已，那你的下一步呢？你的问题就在「下一步」！什么是「你的问题是下一步」？即是：问题明明就是在「这一步」，可是，你的烦恼就是在「下一步」。

古人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若是出家不适应了，就想着我为何要短期出家？这就是你现在的的问题，现在的烦恼。你现在的的问题应该是：吃饭吃饱了，睡觉睡好了，衣服穿正，念头顾好。但是，你却不这样做，而想着一大堆和现在不相干的事。

又想：那我的将来如何呢？「你」是不会有将来。为什么呢？因为「将来」不会是现在的「我」。为什么？因为缘生法故无常、非我，所以「将来」不

会是现在的「我」，而现在的「我」不会是将来的「我」。因为「现在」是缘生，缘生法没有「自己」的「将来」。若老是想着自己的将来，不能落实在现前，做甚么事情就会心不在焉，人们就是在这里痛苦。

所以人有甚么问题呢？就一个问题——「现在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我们只要尽力面对就好。那能解决现在的问题吗？嘿！没有人规定「一定」要解决啊！但是我们要尽力的解决。要是能这样，不就活在当下

了吗？这就是尽在当前，活在当下，内心清清明明，弄清楚实况，内心无所贪求，这不就是解脱烦恼的生活吗？

如果听明白！即可以努力朝向阿罗汉前进。那如果听不明白，出家十次也是在现在生活中的「阿流汗」。请记住，咱们就只有一个问题！看不清楚，才觉得有无边的问题，也就会引起无谓的无边烦恼。虽然自己感到有那么多的问题及烦恼，但还是只有一个问题，问题不会增加，但是烦恼会增加。

令人动容的骗局

本文选自 网路讯息

令人动容的骗局，让你拍案叫绝。

美国一个小镇上发生了一起银行抢劫案，抢劫犯没能抢到钱，却被保安困在银行里，他抓住一个五岁的小男孩，要求警方准备五十万美金和一辆车，否则开枪杀人。

谈判专家尼尔森赶到了，谈判未果后，他只好尽量拖延时间，让狙击手各就各位。眼看绑匪就要撕票，狙击手扣动扳机，绑匪应声倒地，小男孩顿时给溅了一身血，吓得号啕大哭。尼尔森赶紧抱起小男孩。

此刻，外面的媒体蜂拥而至，却听尼尔森高呼一声：「演习到此结束！」小男孩这才止住哭，问妈妈是不是真的。妈妈含着泪点头说是，一边的员警也上来安慰小男孩，说他表现得非常好，应该获得奖章。

第二天，镇上的媒体集体失声，对抢劫案只字

不提，所有的人都心照不宣地选择保护小男孩的幼小心灵。

多年后，一个中年人找到了尼尔森，提起这件事，问他当初怎么会喊出这样一句话。

尼尔森笑说：「枪响的时候，我在想：这孩子可能一辈子都走不出这件事留下的心理阴影！但当我走近他的瞬间，上帝给了我一个启示，让我说出了『演习结束』这句话。」

这时，来人紧紧拥抱着老尼尔森，半天才开口说：「我整整被瞒了 30 年，前不久，妈妈才告诉我真相。谢谢，谢谢尼尔森叔叔，是你让我拥有了一个健康的人生。」

尼尔森眨了眨眼，笑着说：「你不用谢我，如果要谢，就谢那次欺骗过你的所有人吧！」

听完这个故事，我们的媒体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放下功利，成就美丽！**



生法、灭法 VS. 剎那生、灭

隨佛比丘 著

一、云何是生、灭法

生、灭法的说法，在佛教界是多数学人都听过的讲法，最让人耳熟能详的说法，是记载在《大般涅槃经》¹卷下的「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这是 释迦佛陀在入灭前，提醒弟子们的教导。

甚么是生、灭法？根据《相应阿含》的说法，色、受、想、行、识等五阴是生法、灭法。见《相应阿含》256经：

「所谓明者是知，知者是名为明。又问：何所知？谓色生、灭法，色生、灭法如实知；色无常，色无常如实知；色磨灭法，色磨灭法如实知。（受……；想……；行……；）识生、灭法，识生、灭法如实知；识（无常），识无常如实知；识磨灭法，识磨灭法如实知。」

除此以外，在《相应阿含》与《相应部》的说法中，色、受、想、行、识等五阴的生法、灭法，也说是色、受、想、行、识等五阴的集法、灭法。见《相应阿含》103经、《相应部》『蕴相应』89经：

《相应阿含》103经：「於五受阴，增进思惟，观察生、灭：此色，此色集，此色灭；此受……。想……。行……。此识，此识集，此识灭。於五受阴如是观生、灭已，我慢、我欲、我使一切悉除，是名真实正观。」

《相应部》22.89经：「於五取蕴观生、灭而住。[谓：]此是色，此是色集，此是色灭，此是受……想……行……识，此是识集，此是识灭。彼若于此五取蕴观生、灭而住者，随伴五取蕴之我慢、我欲、我睡眠之未断者，达永断。」

色、受、想、行、识等五阴的集法、灭法，说的



是甚么呢？五阴的集法、灭法，即是指「十二因缘的集法、灭法」。见《相应部》『因缘相应』21经：

《相应部》『因缘相应』12.21：「色如是如是，色之集如是如是，色之灭如是如是；受如是……；想如是……；行如是……；识如是如是，识之集如是如是，识之灭如是如是。……即缘无明有行，缘行有识……如是此是全苦蕴之集。依无明之无余，依离贪灭乃行灭，依行灭乃识灭……如是此为全苦蕴之灭。」

如实知「五阴集法、灭法」（「五阴生法、灭法」），即得明、断无明，而不如实知「五阴集法、灭法」，即是无明。见《相应部》『蕴相应』126经：

「此处有无闻之凡夫，於色有集法，不如实知色乃有集法。於色有灭法，不如实知色乃有灭法。於色有集、灭法，不如实知色乃有集、灭法。于受……；想……；行……；识……。比丘！说此为无明，如是为无明人。……於此处有有闻之圣弟子。有色集法者，如实知有色集法。有色灭法者，如实知有色灭法。有色集、灭法者，如实知有色集、灭法。有受集法者…乃至…有想集法者…乃至…有行集法者…乃至…有识集法者，如实知有识集法。有识灭法者，如实知有识灭法。有识集、灭法者，如实知有识集、灭法。比丘！说此为明，如是为明人。」

如实知「五阴集法、灭法」，或说如实知「十二因缘的集法、灭法」，得明、断无明，是修证的第一步。见《相应部》『预流相应』28经、《相应阿含》846-2经：

《相应部》55.28经：「圣弟子当止息五种怖畏、怨讎，成就四种预流，以慧善观圣理，善通达时，若心欲者，则自得记别，而曰：「於我地狱减尽、畜生减尽、饿鬼趣减尽、恶生、恶趣、堕处减

尽，而得预流，堕法灭、决定、趣向等觉。……以何为慧善观圣理，善通达之耶？……谓：缘无明生行，缘行生识，……缘生生老死愁悲苦忧恼。如是，此为一切苦蕴之集起。又：无明无余离灭故行灭，……生灭故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如是，此为一切苦蕴之灭。」

《相应阿含》846-2经：「若比丘于五恐怖、怨对休息，三事决定不生疑惑，如实知见贤圣正道，彼圣弟子能自记说：地狱、畜生、饿鬼恶趣已尽，得须陀洹，不堕恶趣法，决定正向三菩提，七有夭、人往生，究竟苦边。……何等为圣道如实知见？谓十二支缘起如实知见。如所说：是事有故是事有，是事起故是事起，如缘无明行，缘行识，缘识名色，缘名色六入处，缘六入处触，缘触受，缘受爱，缘爱取，缘取有，缘有生，缘生老病死、忧悲恼苦，是名圣弟子如实知见。」

当年舍利弗入道的因缘，是听阿说示尊者转说释迦佛陀的教法时，说出的法偈。据汉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²『出家事』的记载，当五比丘得度后不久，舍利弗³ Sāriputta（又称为邬波底沙、优波提舍）、目犍连 Mahā-Moggallāna（又译为俱哩多）听闻五比丘之一的马胜 Assaji（又称阿说示）比丘，转达佛陀教诲说「诸法从缘起，如来说是因，彼法因缘尽，是大沙门说」，而得见法、得法眼，明见：「凡有集法者，皆有此灭法」⁴，进而慕道出家于世尊的僧团。

二、如实知生、灭法，建立无常想、无我想

佛陀教导的禅观方法及次第，是根据如实知「五阴集法、灭法」（如实知「十二因缘法」），才能断「常见」、「我见」。见《相应部》『蕴相应』102经、『因缘相应』20经、《相应阿含》296经：

《相应部》22.102经：「诸比丘！如何修习无

常想？如何多修习者，永尽一切欲贪…乃至…永断一切我慢耶？此是色，此是色之集，此是色之灭，此是受……想……行……识之集，此是识之灭。诸比丘！如是修习无常想。如是多习者，永尽一切欲贪，永尽一切色贪，永尽有贪，永尽一切无明，永断一切我慢。」

《相应部》12.20 经：「诸比丘！缘生而有老死。诸比丘！缘有而有生。诸比丘！缘取而有有。诸比丘！缘爱而有取。诸比丘！缘受而有爱。诸比丘！缘触而有受。诸比丘！缘六处而有触。诸比丘！缘名色而有六处。诸比丘！缘识而有名色。诸比丘！缘行而有识。诸比丘！缘无明而有行。如来出世、或不出世，此事之决定、法定性、法已确立。……诸比丘！何为缘生之法耶？诸比丘！老死是缘生、无常、有为、天尽之法，败坏之法，离贪之法，灭法。诸比丘！生是缘生、无常、有为、天尽之法、败坏之法、离贪之法、灭法。……无明是缘生、无常、有为、天尽之法、离贪之法、灭法。诸比丘！此等谓之缘生法。」

《相应阿含》296 经：「多闻圣弟子，於此因缘法、缘生法，正智善见。……若沙门、婆罗门，起凡俗见所系，谓说「我见」所系，说「众生见」所系，说「寿命见」所系，「忌讳吉庆见」所系，尔时悉断、悉知，断其根本，如截多罗树头，於未来世成不生法。是名多闻圣弟子，于因缘法、缘生法，如实正知，善见，善觉，善修，善入。」

「常见」、「我见」，都是妄见、妄想。若是断「常见」、「我见」，也就成为「无常想」、「无我想」了，或者是说：无「常想」、无「我想」。

三、观五阴生、灭法

如实观五阴的生、灭法，也就是如实观五阴的集、灭法，修学方法是从「观六触入处集法、灭法」

入手，这一禅观法又称为「如实观世间集法、灭法」。见大正藏《相应阿含》68,1307,230 经、南传《相应部》『蕴相应』94 经、『六入相应』68,107 经：

《相应阿含》68 经：「世尊告诸比丘：常当修习方便禅思，内寂其心，如实观察。云何如实观察？如实知此色，此色集，此色灭。此受……。想……。行……。(此)识，此识集，此识灭。」

云何色集？受、想、行、识集？缘眼及色眼识生，三事和合生触，缘触生受，缘受生爱，乃至纯大苦聚生，是名色集（受、想、行、识集）。如是缘耳……。鼻……。舌……。身……。缘意及法生意识，三事和合生触，缘触生受，缘受生爱，如是乃至纯大苦聚生，是名色集，受、想、行、识集。」

《相应阿含》1307 经：「何等为世间？谓五受阴。何等为五？色受阴，受受阴，想受阴，行受阴，识受阴，是名世间。」

《相应部》22.94 经：「诸比丘！色是世间之世间法。如来现等觉现观于此，而说现等觉现观、示教、立说、开显、分别、显发。……受是世间之世间法……想是世间之世间法……行是世间之世间法……识是世间之世间法。如来现等觉现观于此，而说现等觉现观、示教、立说、开显、分别、显发。」

《相应阿含》230 经：「世尊！所谓世间者，云何名世间？」佛告三弥离提：「谓眼，色，眼识，眼触，眼触因缘生受——内觉若苦、若乐、不苦不乐。耳……。鼻……。舌……。身……。意，法，意识，意触，意触因缘生受——内觉若苦、若乐、不苦不乐，是名世间。所以者何？六入处集则触集，如是乃至纯大苦聚集。三弥离提！若无彼眼，无色，无眼识，无眼触，无眼触因缘生受—



—内觉若苦、若乐、不苦不乐。无耳……。鼻……。舌……。身……。意，法，意识，意触，意触因缘生受——内觉若苦、若乐、若不苦不乐者，则无世间，亦不施設世间。所以者何？六入处灭则触灭，如是乃至纯大苦聚灭故。」

《相应部》35.68 经：「大德！世间、所称世间者，如何为世间、或世间之名义耶？三弥离提！凡有眼，有色，以眼识所识知之法，则为世间或世间之名义。有耳……有鼻……有舌……有身……有意……则为世间或世间之名义。三弥离提！凡无眼，无色，无眼识，无眼识所识知之法，则无世间或世间之名义。无耳……无鼻……无舌……无身……无意……则无世间或世间之名义。」

《相应部》35.107 经：「诸比丘！以何为世间之生起耶？以眼与色为缘，而生眼识，三者和合为触，依触之缘生受，依受之缘生爱，依爱之缘而取，依取之缘而有，依有之缘而生，依生之缘而有老死、忧悲苦恼绝望，此即世间之生起。以耳与声为缘……以鼻与香为缘……以舌与味为缘……以身与触为缘……以意与法为缘……依生之缘而有老死、忧悲苦恼绝望。此即世间之生起。」

「观六触入处集法、灭法」，正是「如实观五阴的集、灭法」的实践禅法，也正是「观十二因缘集法、灭法」的禅法。修习这一禅法，佛陀赞许是「梵行之初」。如果不修习此一禅观，离佛陀的法与律，猷如虚空与地。见《相应部》『因缘相应』45 经、『六入相应』73 经；《相应阿含》209 经：

《相应部》12.45 经：「世尊，独自宴坐，而宜说此法门曰：依於眼与色生眼识，三之和合乃有触，缘触而有受，缘受而有爱，缘爱而有取……。如是乃此全苦蕴之集。依耳与声……依鼻与香……依舌与味……依身与触……依于意与法而生意识，三之和合乃有触，缘触而有受，缘受而有爱，缘爱而有取……如是乃此全苦蕴之集。依眼与色生

意识，三之和合乃有触，缘触而有受，缘受而有爱，依彼爱之无餘、离贪、灭而有取灭，依取灭而有有灭……。如是，此乃全苦蕴之灭。……比丘！汝应受持此法门。比丘！汝应善知此法门。比丘！具足此法门之义，是乃梵行之初。」

《相应阿含》209 经：「世尊告诸比丘：「有六触入处，云何为六？眼触入处，耳、鼻、舌、身、意触入处。沙门、婆罗门，於此六触入处，集、灭、味、患、离不如实知，当知是沙门、婆罗门去我法律远，如虚空与地。」

《相应部》35.73 经：「诸比丘！任何之比丘不如实知六种触处之生起、灭没、甘味、患难、出离者，则彼尚未果其梵行，离此法、律犹远。」

四、云何是灭法与灭

在佛陀的教导中，「五阴是集法，五阴也是灭法」，说的是色、受、想、行、识等五阴，既是因缘生的缘生法，当然也必是「因缘灭则灭的缘灭法」，谓：「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因此，凡是缘生之法，也必是「缘灭则灭之法」。譬如：赖水活命的鱼，也必是无水即死的鱼，谓：此鱼有水则生，此鱼亦离水则死。所以，「五阴是集法，五阴也是灭法」。见《相应部》『谛相应』11 经、『蕴相应』21 经；《相应阿含》260 经：

《相应部》56.11 经：「具寿憍陈如生远尘离垢之法眼：『有集法者，悉皆有此灭法。』」

《相应部》22.21 经：「大德！曾说于天，天。大德！如何法之灭故而说灭耶？阿难！色是缘起所生，无常、有为，为尽法、坏法、离法、灭法者。彼之灭故说是灭。受……。想……。行……。识……。」

《相应阿含》260 经：「阿难！所谓天者，云何为天耶？谁有此天？阿难言：『舍利弗！五受阴是

（本行所作，本所思愿？），是无常、灭法；彼法灭故，是名为灭。云何为五？所谓色受阴是（本行所作，本所思愿？），是无常、灭法；彼法灭故，是名为灭。如是受、想、行、识，是（本行所作，本所思愿？），是无常、灭法；彼法灭故，是名为灭。』（本经中「本行所作，本所思愿」的经文，因为译经师求那跋陀罗宗仰「唯心」思想，故自行附加此经句）

依据此经的经文，我们可以得知「五阴已灭」才说是「灭」，所以「灭法」不是指「灭」。「五阴是灭法」，说的是正见「五阴如何灭尽」（或说是「老病死如何灭尽」），绝对不是「见到五阴已灭尽的涅槃」。

因此，佛陀教导弟子需「如实观五阴的生、灭法」，也就是「如实观五阴的集、灭法」，说的是从「六触入处」，如实观集法、灭法，这是「如实观察十二因缘」的禅观法。

五、观察刹那生、刹那灭的讹误

然而，许多学人分不清楚「灭法」与「灭」的差异，不知「灭法」是「缘灭则灭之法」，也是「缘生法如何灭尽」的说法，不是指「缘生法已经灭尽不起」的「灭」。

因此，后世的学人误将「生法」当作是「已生」，又误以为「灭法」是「已灭」。如此一来，「如实观五阴的生、灭法」，原是从「六触入处」入手，如实观「十二因缘集法、灭法」的禅观法，被误解是「观察五阴的已生、已灭」了。

可是，怀着这种误解的学人，却没想明白观察「五阴的已生、已灭」的交替，是纯属不可能的事。因为「未生」则何有「生」可观，如何观察「生」？所以只能观察「已生」！又「未灭」则何有「灭」可观？若是「已灭」，又如何观察「已灭」而无有的

「灭」？

虽然「未生」则无从观察「生」，而「已灭」必是无从观察「灭」，「未生」与「已灭」都无可观察，但是不明白甚么才是「如实观五阴的生、灭法」的学人，依然坚定的相信「观五阴的生、灭法」，即是「观察五阴的已生、已灭」。

如此一来，「已生」是现前的事实，「已灭」却是无从观察。试问：学人如何观察「生」与「灭」？有趣的事，是学人将「缘生」的现前事实，在「缘生则无常」的观察中，也就是面对「在影响中发生，同时在影响中改变」的现前事实时，想象「在影响中改变」的过程，发生了「灭而续生」的事。因此，这种面对「在影响中发生，同时在影响中改变」时，经由「想象」而认为发生「灭而续生」，将「在影响中改变」的现实，误以为是一种「刹那生、刹那灭」的相续过程。

「刹那（巴 khaṇa）」指极短的时间，是出自后世部派佛教的新用语。在后世的《起世经》卷第十⁵：「诸比丘！六十刹那，名一罗婆；三十罗婆，名牟休多。」《一切经音义》卷二十一⁶：「刹那者！时之极促名也。」《阿毗达磨顺正理论》卷第三十三⁷：「时之极促，故名刹那。」承续部派佛教的「刹那」部义，后起的大乘《仁王护国般若经》⁸云：「一念中有九十刹那，一刹那经九百生灭。」

怀抱「刹那生、灭相续」想法的学人，在实际的禅观经验中，只有实际经验到「生的改变」，而无法实际的经验到「灭」。但是这些学人又强烈、固执的「想象」有着极为快速的「刹那灭」，交错的发生在「生的改变」的过程中。因此，经由妄见与想象，这些学人认为现实是一种「刹那生、刹那灭」的相续过程，却不知他们实际面对的是「缘生法在影响中发生、改变」的过程，只因为他们加入了「灭而续生」的想象，才会自以为现实是「刹那生、刹那灭」的相续过程。

在此之下，部派佛教的学人，对于「观察生、灭法」、建立「无常想」，即曲解、改变成「刹那生、刹那灭，生、灭相续」的无常观了。

然而，佛法的基本教法是「诸法依因缘生而生，诸法依因缘灭而灭」，这才是正确的生法、灭法。如是之下，部派见解下的「刹那灭」，是「灭」必当是「依因缘已灭而灭尽」，否则即为异说了。那么试问：若是「刹那灭，而接续的刹那生」，如是因缘既已先灭于前一刹那，又依何因缘而得刹那续生于后？若「已灭」又得续生于后，「生」岂非「无因生」？又续生之因缘如依其他因缘而起，则成为与前因缘无关之业报，如是前、后因缘业报的连贯性如何成立？部派佛教时代的分别说部，为了解释「刹那灭」之后，如何赖之续生于后的疑问，才发展出「有分识」的部派义解，目的是在「刹那生、刹那灭」的教说下，作为合理解说如何贯串前生与续生的载体。

部派佛教某些部派提倡「刹那生、刹那灭」的教说，这些部派为了合理解释三世因缘业报的连贯性，所以分别说部别立了「有分识」，大众部则别说「根本识」，这是作为贯串三世因缘的承载与业报肇始处。当然，这些新说部义不是出自佛说，并且后来辗转的改变、发展为大乘教说的「阿赖耶识」。

关于「刹那生、刹那灭」的教说，在部派佛教时代不是所有部派都同意这种新教说，许多的部派是持反对的立场。见世友《十八部论》⁹：

「彼迦叶惟部根本见者，有断法、断知，无有不断法而断知；业熟而受报，不熟不受报；有过去因果，无有未来因果；有一切法刹那，有觉法有报。」

世友《十八部论》的另一译本，由唐朝玄奘翻译的《异部宗轮论》，提说部派各部的教义时，说到分别说系的化地部、法藏部、饮光部之本宗同义，还有分化自受分别说部影响之说一切有部系的犍子部本宗

同义，都有说到「一切行皆刹那灭」、「有刹那灭」，可见「刹那生、刹那灭」，主要出自分别说部系的共说。

例如：分别说系各部的主张，化地部主张「一切行皆刹那灭」¹⁰，法藏部主张「余义多同大众部执」¹¹，饮光部主张「一切行皆刹那灭」¹²。受分别说部影响之说一切有部之本宗同义有「说一切行皆刹那灭」¹³，犍子部（此部分成法上部、贤乘部、正量弟子部、密林住部）之本宗同义有「一切有为法刹那刹那灭」、「有刹那灭」¹⁴。另在大众系部系的部义中，大众部、一说部、说出世部、鸡胤部，四部本宗同义，谓四部同说，都有说到「一刹那心了一切法，以一刹那现观边智」¹⁵，有「一刹那」之说。大众系的多闻部¹⁶，除了如来出世五音及大天五事外，其他主张也多与说一切有部相同。可见刹那、刹那的分别、差异，还有刹那生与刹那灭，也是大众部的共说。

如是可知，将「观察五阴的生法、灭法」的禅法，误以为是「观察刹那生、刹那灭」，并且误以为这是确立「无常想」的入手处，是部派佛教时代，受到分别说部系影响的许多部派所接受。当中为了合理解释三世因缘业报的连贯性，分别说部立了「有分识」，大众部则说出「根本识」，而说一切有部则不立刹那生、灭当中的主体，别说三世诸法分别是在三世生与灭，所以说出「三世实有」的主张。这些新说法的出现，都是受到刹那不住、生灭相续的妄见所影响，才发展出来的部派部义。

注解：

1. 见《大般涅槃经》卷下：参大正藏 T1 p.204.3-23~24
2. 见《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出家事』卷第二：参大正藏 T23 p.1027.2-13 ~ p.1027.3-18
「马胜答言：我之大师，是释迦种，沙门乔答摩，今证无上正等菩提。……尔时邬波底沙告言：具寿！愿与我说，令我得闻。……尔时马胜便以伽他（偈颂），而告之曰：『诸法从缘起，如来说是因，彼法因缘尽，是大沙

门说』。说是颂已，时邬波底沙即便离垢，证得法眼。法中之眼，得见法已，心无疑惑，情无畏惧。忽便起立，恭敬合掌，作如是言：此是我师，此是正法，住此法者，更不坠堕，是无忧处。……时邬波底沙闻是语已……便即往诣俱哩多处……时邬波底沙复为重说：『诸法从缘起，如来说是因，彼法因缘尽，是大沙门说』。说是法已，时俱哩多便得离垢，证得法眼，法中之眼。……作如是言，此是正法，若住此者，不堕落处。我从无量俱胝劫来，未闻此法。时俱哩多告邬波底沙曰：「大师世尊今在何处？答曰：在王舍城羯兰钵迦池侧。闻是语已，又告邬波底沙：今宜共往，于彼出家，修行梵行。」

参 Pāli Vinaya Vol. I, p.41 ~ 42

3. 舍利弗的母亲，为摩揭陀国王舍城婆罗门论师摩陀罗之女，以眼似舍利鸟，乃名舍利；故「舍利弗 Sāriputta」一词，语意即「舍利之子」之谓。又，别名忧波提舍、优婆室沙、邬波底沙、优波替，此系从其父提舍 (Tiṣṣya) 之名而得，指称「提舍之子」。
 4. 见《铜鞮律》『大品』『大键度』第二十三~二十四：参南传大藏《律藏三》p.55-5 ~ p.58-11
 5. 见《起世经》卷第十：参大正藏 T1 p.359.2-22~24
 6. 见《一切经音义》卷二十一：参大正藏 T54 p.435.3-8
 7. 见《阿毗达磨顺正理论》卷第三十三：参大正藏 T29 p.533.2-10
 8. 见《仁王护国般若经》卷上：参大正藏 T8 p.835.3-15~16
 9. 见世友《十八部论》一卷：参大正藏 T49 p.19.3-7~10
 10. 见《异部宗轮论》一卷：参大正藏 第 49 册 p.16.3-26 ~ p.17.1-15
- 「其化地部本宗同义：谓过去、未来是无，现在、无为是有；观四圣谛一时现观，见苦谛时能见诸谛，要已见者能如是见；随眠非心亦非心所，亦无所入；眠与缠异，随眠自性心不相应，缠自性心相应；异生不断欲贪、瞋恚；无诸外道能得五通；……五识有染亦有离染。……若非有因预流有退，诸阿罗汉定无退者；……入胎为初，命终为后；……僧中有佛，故施僧者便获大果，非别施佛；佛与二乘皆同一道，同一解脱说；一切行皆刹那灭，定无少法能从前世转至后世。此等是彼本宗同义」

11. 见《异部宗轮论》一卷：参大正藏 第 49 册 p.17.1-23 ~ 27

「其法藏部本宗同义：谓佛虽在僧中所摄，然别施佛果大非僧，于宰堵波兴供养业获广大果；佛与二乘解脱虽一，

而圣道异；无诸外道能得五通；阿罗汉身皆是无漏；余义多同大众部执。」

12. 见《异部宗轮论》一卷：参大正藏 第 49 册 p.17.1-27 ~ p.17.1-2

「其饮光部本宗同义，谓若法已断、已遍知则无，未断、未遍知则有。若业果已熟则无，未熟则有。有诸行以过去为因，无诸行以未来为因。一切行皆刹那灭，诸有学法有异熟果，余义多同法藏部执。」

13. 见《异部宗轮论》一卷：参大正藏 第 49 册 p.16.1-24 ~ p.16.3-3

「说一切有部本宗同义者：谓一切有部诸是有者，皆二所摄，一名，二色；过去、未来体亦实有；一切法处皆是所知，亦是所识及所通达；……四圣谛渐现观；依空、无愿二三摩地，欲界行入正性离生；……世第一法定不可退，预流者无退义，阿罗汉有退义；非诸阿罗汉皆得无生智；异生能断欲贪瞋恚；有诸外道能得五通；……北俱卢洲无离染者，圣不生彼及无想天；……唯欲色界定中有；……佛与二乘解脱无异，三乘圣道各有差别；佛慈悲等不缘有情，执有有情，不得解脱，应言菩萨犹是异生；……说一切行皆刹那灭，定无少法能从前世转至后世，但有世俗补特伽罗，说有移转。」

14. 见《部执异论》一卷：参大正藏 第 49 册 p.21.3-20 ~ 23；p.22.1-11 ~ 13

「可住子部是执义本。……一切有为法刹那刹那灭。」

「可住子部是执此义本，从本因一偈故，此部分成四部，谓法上部、贤乘部、正量弟子部、密林住部。」

见《异部宗轮论》一卷：参大正藏 第 49 册 p.16.3-14 ~ 18

「有犍子部本宗同义，谓补特伽罗，非即蕴离蕴，依蕴处界，假施設名。亦有刹那灭，诸法若离补特伽罗，无从前世转至后世，依补特伽罗可说有移转。」

15. 见《异部宗轮论》一卷：参大正藏 第 49 册 p.15.2-25~26；15.3-4 ~ 13；p.17.1-15

「大众部、一说部、说出世部、鸡胤部，本宗同义者，谓四部同说。……一刹那心了一切法，一刹那心相应般若知一切法，诸佛世尊尽智无生智恒常随转，乃至般涅槃。……以一刹那现观边智，遍知四谛诸相差别。……色、无色界具六识身。」

16. 见《异部宗轮论》一卷：参大正藏 第 49 册 p.16.1-11 ~ 16

「多闻部本宗同义：谓佛五音是出世教，一无常、二苦、三空、四无我、五涅槃寂静，此五能引出离道故，如来余音是世间教。有阿罗汉为余所诱，犹有无知，亦有犹豫、他令悟入、道因声起，余所执多同说一切有部。」



因 缘 与 业

— 随佛尊者 2013 年 4 月 21 日于麻州波士顿东北大学演讲 —

纽约 书记组整理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佛陀的中心思想，与印度所传说的『业』，两者之间的差异」。

近一、两百年来，许多人认为「业」是 释迦牟尼佛的思想，实则上， 释迦牟尼佛教的思想是「因缘」，而不是「业」。那么因缘跟「业」有什么不同呢？「业」对许多人来讲，是一个很浪漫的宗教理论。譬如一只鸽子死了以后，可能会变成你的女朋友，你的女朋友死了以后，可能会变成一只美丽的白兔。这就是「业」让人觉得浪漫、迷人的地方。

在佛教之前，印度有几种特别的信仰。有婆罗门教，这是雅利安人的信仰。雅利安人在印度是征服者的角色，征服了印度的土著。他们认为人间的祸福吉凶都是由神来决定的，认为神创造了一切，特别是让

有雅利安血统的人能够再生。他们的理论是：雅利安人从神那里得到了灵魂，所以雅利安人死了以后，可以再生；而印度土著则没有从神那里得到灵魂，所以死了以后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婆罗门教的信仰，对于被征服的土著来说，是没什么宗教利益可说的。这种宗教信仰，印度土著是不能接受的。

为了反对婆罗门教，于是有了另外一种新的信仰、一种宗教思维的形成，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业」这个思想的形成。「业」思想的完成，大概在公元前八世纪到九世纪。这是由印度土著所推动出来的新的宗教思维，不是雅利安人的。他们把神的人格整个抽离掉，否定了神的存在，否定了神的主宰性。提出来的思想是：这个世界、宇宙是永恒的，世界就



像大海一样，如果这个大海是咸的，那么每滴海水也是咸的；如果这个宇宙是永恒的，那么这个宇宙的任何一部分也具有永恒的特质。所以生命有一个永恒的本性，称为神我，神我不是灵魂的意思，并没有灵魂的含义，但是它是从生到死之间的一个属性，这神我是永恒的、自有的，并不是由神的赐予，它是自然界本来就有的属性。

印度人为什么提出这个思想呢？第一、他们反对婆罗门教的信仰。第二、他们要为印度人争取宗教上自主的地位。由于婆罗门教的教义，死了再生必须要有灵魂，而灵魂必须由神赐予。因此不是雅利安血统的人，没有灵魂，死了是不能再生的。而神我，不是由神赐予，它是本来就有，是永恒的，也是死了再生的一个根据。因此，神我思想的提出，印度人得到了宗教地位；虽然神我不是灵魂，但却有像灵魂一样的功能。

婆罗门教提倡种姓阶级的思想；但新的奥义书思想，则认为生命都是平等的。再者，婆罗门教认为人间形形色色的差别是由神来决定的，所以善恶行为意义不大，主要是看神的意思、安排。因此在婆罗门教的信仰里，向神祷告，向神祭祀，是宗教上主要的重点；但奥义书的思想则完全不一样，它提出「业」的思想，认为世间种种的不同，不是由神决定，而是由「业」决定。「业」是什么呢？指的就是我们过去所做的行为，我们曾经做过什么，就会形成一个决定的力量，决定往后我们得到什么。因此我们的面貌为什么会长这样，遭遇为什么会这样……，不是由神来决定，而是由「业」来决定。从宗教思想的比较来说，「业」的思想是比较合乎逻辑一点，因为在「业」的思想里，善恶作为对于自己的现在和将来有它的意义。因为在「业」的思想里，重点不是向神祷告，而是自己的善恶行为。

雅利安人的许多行为是腐败的，可是婆罗门教的信仰不问善恶，赐给雅利安人很好的生命地位，印度

人觉得这是不公平的信仰，因此印度人才提出宗教改革的新思想，从「神我」的提出，提出了「生命是平等」的思想；也提出了「业」的思想，由自己的善恶行为来决定将来，而不是由神的意思来决定。「业」的思想的确确是比「神决定一切」来的更合乎逻辑，也更合乎善恶的要求。

但是「业」的思想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业」最大的问题就是「过去决定现在」这个宿命思想的矛盾。举个例子，譬如：有位先生走在路上，给车子撞了，按照「业」的思想，撞他的人，路上这么多的人都没撞，偏偏就撞到他，这一定就是「业」的问题。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撞他的人是没罪的，为什么呢？因为肯定被撞的人过去曾经伤害过他，所以开车的人在这一生才会来撞他；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发生任何事情，都是在偿还过去所做的行为。

又如：你走在路上，看到有人发生了困难，你提供帮助，但这个不是个善行，这是一件回报的行为，也是「业」的问题。为什么呢？为什么你刚好要帮助这个人呢？为什么这个人这个时候刚好碰到你来帮助他呢？这不是神的意思，这是「业」的决定。所以你帮助他，如果单从现在来看，好像做了一件善举，但是从过去跟现在来看，只是报答这个人过去曾经对我做过的善行而已。因此，如果只是从现在来看，某人做了坏事，某人做了善事；但若从过去跟现在来看，善行乃是回报，恶行则是报复的行为，就像还钱跟讨债，还钱跟讨债是公平的事，因此，没有实际的善恶可言。

再举个例来讲：前几天波士顿发生了一件很令人遗憾的事，就是两个年轻人做了伤害很多人的事，如果按照「业」的思想，为什么这两个年轻人会做这件事呢？爆炸的时候，那么多人受伤，为什么刚好那几个人的脚被炸断呢？如果把这件事情说成是上帝的安排，那我们会想，那神会不会太残忍



了一点？如果把这件事情说成是过去的「业」决定的，那这两个年轻人好像也没做坏事，他们好像只是来讨债而已，那些腿被炸断的肯定在过去曾伤害这两个年轻人，这是「业」的思想。我相信诸位一定会觉得这两种解释都很不合道理。所以，波士顿发生这样令人遗憾的事，是神的安排吗？我相信你不会接受的；那如果说那是过去的「业」所决定的事，我想你也会觉得怪怪的吧！

「所有的现在都是由过去决定，而现在的作为则决定未来」，这就是「业」的思想。「业」的说法好像是在回应善恶的逻辑，但事实上是不讲善恶的，因为我们现在做的任何善事，只是还债，还债谈不上善事；现在做的任何不当的行为，只是讨债，讨债也不是坏事。虽然，「业」好像是强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事实上是没有什么善恶可言的。再者，所有现在发生的事都是已经被决定好了，如果这样的话，这个世界怎么开始呢？「业」的思想又说没有开始，事实上，没有开始只是逃避问题而已。因为它既然说现在由过去决定，又说没有开始，这两种说法是冲突矛盾的。

诸位朋友，以上这两种说法，跟 释迦牟尼佛都没有任何关系。在佛陀正觉之前，印度主要就是充斥着婆罗门教跟「业」的思想、信仰。在 佛陀正觉之前，「业」的思想在印度已经流传了将近五百年了。

在这里我要说明一件事情，佛陀的思想不是提供一套信仰或者是哲学上的诡辩，佛陀思想的重点，在于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我在这里用很简单的譬喻来解释：佛陀的教导跟「业」有什么不同。「业」的思想是过去决定现在，我们所做的任何行为，就会决定将来发生什么事，具有强制的决定性；但是 佛陀的思想则否定这种决定性，佛陀强调：事物物没有决定性，只有影响。我们做任何事情，的的确确会产生作用，但这个作用仅止于一种影响而已。

举例来讲，我们今天做了某一种善行，那这个善

行，就会对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所处的环境造成影响；当我们做了一件善行，形成一种影响以后，它并没有决定我们以后在明天或者在将来，一定得到一个善的结果。为什么呢？因为在现实的生活里，任何的一件事情，它都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在佛教的说法里，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它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第一、由过去影响现在，但是没有决定；第二、现在发生的事情除了受过去影响以外，还受到我们现在的想法跟作为的影响；第三、受到现在个人以外环境的影响。这三个影响，形成一个互相影响的关系。这就好像三个人抬着一张桌子，是这三个人使力来影响这张桌子的平衡，谁也不能决定这张桌子的稳定性，但是每个人都影响这张桌子的平衡；特别的是，任何一个人会影响其他两个人，但也受其他两个人的影响。

再举个例子：昨天你从超级市场买了一瓶牛奶回来，所以今天早上桌上的牛奶是昨天买的，不能退货了，因为历史不能重来。现在你要喝这瓶牛奶，今天这个牛奶是什么味道呢？这瓶牛奶原本放在冰箱里，所以这牛奶是受冰箱的影响；你现在喝了以后，不喜欢这个牛奶的味道，你会怎么做呢？你就再加一些水果在里头。现在你再喝这瓶牛奶，是什么味道呢？是昨天买的牛奶的味道吗？不是！是现在的水果的味道吗？也不是！但你不能说：现在的这瓶牛奶没有昨天牛奶的味道；也不能说，这瓶牛奶是昨天的牛奶的味道。

简单来讲，现在你喝的这瓶牛奶受昨天买的牛奶的影响，因为这个牛奶是昨天买的；但是加了水果，是你现在的想法跟作为；而你加的这些水果，是现在从其它地方拿的。所以现在喝到的牛奶，就是由这三个因素影响而形成：受昨天买的牛奶的影响，受你现在打算怎么做的的影响，受你现在从外面拿到的水果种类的影响。受这三个因素影响而形成的才是现在实际的现实，但这三个因素都没有决定现在，只有影响现在。我们喝到的牛奶的确是昨天买来的牛奶，但你实

际喝到的不等于昨天买来的；我们现在的作为会改变过去在现在的表现，我们不能否定历史，但是我们可以影响历史在今天的表现，这是很重要的认识；再者，我们的努力也不能只靠自己，因为在现在，除了我们的努力，外在的环境也很重要。因此，我们希望人生更好，对环境也要关心，佛法讲的因缘就是这个意思：没有决定，但有影响。

诸位朋友，释迦牟尼佛讲的因缘，简单的说，就是有影响而没有决定性。他所提出来的思想，不像「业」的思想给人那种确定性；也不像「业」，保证做了什么事情，就一定可以得到什么。但人们要的是什么呢？人们希望一个确定的答案。譬如说，我们做了什么，如果不能保证一定得到什么，那我们就会觉得「我们为什么要做」？在行为跟得到的结果之间，人们要的是一种确定的关系。简单来讲，人们不喜欢不确定的耕耘，人们要的是「耕耘了以后，确定可以得到多少收获」的一种关系。

但是诸位朋友，不确定性反而给我们无限的机会。其实在现实的人生里，我们本来就有无限的机会。如同昨天你买了一瓶牛奶，而牛奶的味道却是你

不喜欢的味道，可是它不会固定的让你喝到这个不喜欢的味道，我们今天的作为——加了什么，味道就会改变，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机会。诸位，不确定的反而给了我们无限的机会。如果确定了，历史就决定了今天，那么过去做错的事，今天忏悔是没有用的。由于不确定，我们今天的努力会改变历史在今天的表现，这就是我们的机会。昨天做错的事情，今天改变了，我们就有机会，所以忏悔不是只有精神上的意义而已，它在今天来说有实际上的帮助。

诸位朋友，佛陀提出一个新的思想，教导人们，要让人生更好，不能只靠向神祷告，也不是一天到晚想「这是过去的『业』决定的」。佛陀要我们运用智慧来让我们今天更好，要我们运用智慧想想：「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我现在做了什么，现在的环境到底怎么回事，再想想我应该做什么改变，以及这个环境要怎么样的努力」，能这样，我们今天的人生就会变得更好。佛法的重点是要我们用智慧解决人生的问题，让我们今天更好，因此佛法不是一个宗教信仰，也不是一套哲学，它的重点不在安慰心理，它的重点在帮助你，让你今天实际上更好。



Relevant Influencing versus Karma

Speech of Ven. Bhikkhu Vūpasama at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on 2013/4/21

**Translated by Samuel Chan
Revised by Bhikkhu Aticca**

Welcome, everyone. This afternoon I am going to share with you the central teaching of Sakyamuni Buddha,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eaching of Sakyamuni Buddha and the concept of karma. I understand that in the last couple hundred of years, a lot of people think that the concept of karma was taught by Sakyamuni Buddha. This is not true. What the Buddha taught is Relevant Influencing. Th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of this term is “causation” or “dependent origination”.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karma and Relevant Influencing? To many, karma has a romantic connotation. For instance, a dove that died may turn into your girlfriend, and your girlfriend who died may turn into a beautiful rabbit. So it is kind of romantic and charming.

Before I explain the Buddha’s teaching, I am going to introduce some existing beliefs in Hinduism and other philosophies in India. For instance, one you may be familiar with is Brahmanism. The philosophy of Brahmanism states that – every good and bad fortune in the world is determined by God. This kind of belief was expounded mainly by the Aryans who conquered Indian natives. There are two concepts in Brahmanism: God gives souls to the Aryans, so that they can be reincarnated as Aryans again, and that the natives did not have souls given by God, so they cannot be reincarnated when they passed away. For the conquered natives, they did not gain any religious benefits from Brahmanism. Brahmanism is an early Indian religion that proclaims God creates everything and determines every good and bad fortune in the world.

This kind of religious belief cannot really be accepted by the Indian natives. That’s why they developed another new belief. This new concept is called karma. The philosophy of karma was developed between the 8th and 9th century B.C.E. This philosophy is really developed by the natives, not by the Aryans. They removed the personality of God and denied that God exists. They rejected that God controls everything. They believed that the world is eternal. The world is like an ocean. If the whole ocean is salty, then any drop of water in the ocean is also salty. If the world is eternal, then any part of the world is also eternal. Every living being has an eternal nature, called Ātman. Ātman is not equivalent to the concept of soul. It does not have the connotation of the soul. The concept of Ātman replaces the attribute of life from birth to death. Ātman is eternal and also exists by itself. It is not created by God. It is an attribute of nature.

Why did the Indian natives develop such a concept? First, they tried to resist Brahmanism. Secondly, they tried to have an independent religious belief of their own. In Brahmanism, people need souls to be reincarnated, and souls are given by God. Since the natives are not Aryans, they don’t have souls for reincarnation. However, the new concept of Ātman provides the natives with their own identity and religious statue. Although Ātman is not equivalent to soul, it has the functionalities of the soul.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Ātman, the natives proposed that every life was created equal. In Brah-

manism, there are four different castes. The new philosophy of Upanishads says that every life is equal. But another problem followed. In Brahmanism, everything is determined by God. It puts less significance in doing good or bad deeds. What is important is the arrangement of God and God's will, not what one does or does not do. Praying to God and giving sacrifice to God are the emphasis in Brahmanism.

The philosophy of Upanishads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It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karma. Everything is not determined by God, but by karma. What is karma? It is a determining force. Whatever we acted in the past would become a factor in determining what we will get in the future. The way that we are now is not determined by God, but by karma. From religious point of view, the concept of karma is more logical than the concept of God.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karma, whatever we do confers meaning for now and in the future. According to the concept of karma, praying to God is not important. The most important is our good and bad deeds.

The natives thought that the beliefs of the Aryans did not really care about people's good or bad deeds, because God determines everything. Many Aryans were very corrupted, but they had respectable status among Brahmanism. The natives thought it was really an unfair belief. So they developed a revolutionary new philosophy. The new concept of "Ātman" was introduced for the equality of every living thing. Another new concept was "karma" which states that everything is determined by our good or bad actions, rather than by God. Karma is better suited for our logical thinking, and a better guideline for our good and bad actions.

However, there is a big problem in the concept of karma. What is the problem? The problem is fatalism: that is the past predestined the present. It is difficult to solve this logical dilemma that the past predestined the present. For example, a person on the street was hit by a car. According to the concept of karma, this victim owed the driver in the past. Why did this driver hit this particular person, not any

other person on the street? It got to be related to the past karma of these two persons. Based on this concept, the driver did not do anything wrong. Because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karma, the victim who was hit by the car must have owed the driver some debt or had hurt him before. So this victim is coming back to pay the debt. In other words, whatever accident happens to us now is to pay our debts from the past.

Another example, if you walked on the street and saw someone needed assistance, you lent this person a hand.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karma, it was just determined by fate. You were not doing a merit. Why did you just happen to help that particular person? Why did this event happen at this moment? This is not an act of God, rather this is karma. If you look at this single incident right now, you are performing a good merit. But if you look from the past to the present, you were just making a repayment. From this aspect, who was doing a bad deed and who was doing a good deed? If you look from the past to the present, doing good deed is repaying a debt, and doing bad deed is just revenging. It is fair to repay a debt or collect a debt. Therefore there is actually no good or bad.

Another example, you may be familiar with what happened in Boston last week. Two young men committed such a hate crime. If you look at it from the aspect of karma, you may ask why these two young men committed such an evil action. There are so many people present during that explosion, why did only some particular persons get hurt? If it is God's will, you would wonder if God is being too cruel.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karma, these two young men did not do anything bad. They were just there to take revenge on those victims who owed them in the past. Those victims had hurt these two young men in the past. This is the problem with karma. You may disagree with these two kinds of illogical explanations. This terrible crime happened in Boston. If it was an act of God, you may not accept this kind of explanation. If the past karma predestines what happens right now, you may also feel it is quite absurd.



My dear friends, these two kinds of explanations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Sakyamuni Buddha's teaching. The main problem of the karma concept is that the past predestines the present. It seems that the karma concept deals with good or bad actions. But it does not fairly deal with goodness or badness. Because any good action is just to repay the past debts. To repay debts cannot be considered a merit. Any bad action is just to collect the past debts. Collecting debts cannot be considered bad. Superficially you think that the concept of karma emphasize that good begets good and bad begets bad. But actually it is not. Anyhow, it is still more logical than Brahmanism.

Before the enlightenment of Sakyamuni Buddha, there were these two main beliefs in India. Before the Buddha's enlightenment, the concept of karma had already been propagated for over five hundred years. What's the concept taught by Sakyamuni Buddha? The concept is called Relevant Influencing. Lots of people are familiar with the term "cause" more often than this new translation "Relevant Influencing", which is developed by our teacher. The shortcoming of the concept of karma is that the past predestines the present. Everything happens right now is predestined by the past. Based on this concept, when was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ld? When was the beginning if the past predestines the present? Yet the concept of karma says that there was no beginning. If you look at it deeply, no beginning is just an excuse to escape the shortcoming. The concept that the past predestines the present and also that there is no beginning does not make sense.

Let me explain, Sakyamuni Buddha's teaching of Relevant Influencing is not trying to provide a new belief or a philosophy. The main point of the Buddha's thinking is to help us to solve our present problems. I am going to explai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Buddha's teaching and karma. The concept of karma is fatalism that everything is predestined. The past actions predestine the present happenings. The Buddha rejected this kind of concept.

He emphasized that there is no determining factor in everything that happened. There is only influencing, not determining factors. The concept of karma is that the past plays a determining role in the present. The Buddha emphasized the role of influencing, not determining. Whatever we did indeed has an influencing role on the present, but not a determining role.

For instance, today we did a good merit. It caused influence to our life and environment. But it will not predestine what will happen in the future, because in reality, everything is influenced by various conditions in the environment. The Buddha's teaching is that everything is influenced by three factors. The first factor is past actions influencing the present, not determining; the second factor is the influence of our present thoughts and deeds; the third factor is the influence of the surrounding conditions. Let me repeat, the first factor is the influence of the past; the second factor is the influence of our present thoughts and deeds; the third factor is the influence of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These three factors are correlatively influencing each other. They are just like three people lifting a table. The balance of this table is dependent on the exertion of these three people. They are influencing each other's effort. No single person can determine the stability of this table. Everyone is influencing the balance of this table. A significant thing is that each person is influencing the other two persons' effort, and is also being influenced by the other two persons.

I am going to explain in more detail. Another example, you bought a carton of milk from the supermarket yesterday. The milk on the table this morning is what you purchased yesterday. You cannot undo the past. Now you are going to drink the milk. How the milk tasted is influenced by the temperature in the refrigerator. You drink the milk and do not like its taste. What can you do? You may add some fruits in the milk to make it taste better. You put some fruits in this milk. Now you drink the milk. What is the taste of the milk? Is it the same as the taste of the milk that you purchased yesterday? It's not. Is it the flavor of the fruits that were added into



it? It is not. However you cannot say that today's milk is not from yesterday. Also you cannot say that this is the same milk that you purchased yesterday.

Simply speaking, the milk you are drinking right now is influenced by the milk that you got yesterday. Adding fruits to the milk is your present action. Those fruits that you added came from another source. The milk you are drinking now is resulting from three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milk you bought yesterday, what you plan to do now, and the variety of fruits you are going to add to the milk. The reality of the resulting taste of milk with fruits is that none of the three factors can individually determine the present taste, only influencing it. Our present ac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our life. The milk you are drinking now contains yesterday's milk, but not the same. Our present action is influencing the tendency of the influence of past action. We cannot deny what happened in the past. However we can influence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past at the present.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understanding that we need to grasp. Our exertion is meaningful today. But it is not sufficient. It needs the influence in the environment. If we want to have a better life, we need to concern about our environment. It is what Relevant Influencing means. There is no determination but just influencing.

My friends, Sakyamuni Buddha taught us Relevant Influencing. There is only influencing but no determination. However, it may not be easy for us to understand right away comparing to the concept of karma. With Relevant Influencing, there is no certainty, unlike the concept of karma that we will reap the benefit in the future. People want definite answer. If there is no guarantee that we will get something in return, why do we want to do good action? Most of us want to know that there are certain correlations between our actions and the results. People like to reap what they sow. It is what people want to have. People do not like uncertainties.

However, uncertainty provides us infinite opportunities. We have in fact infinite opportunities in our life. It is just like you bought a carton of milk yester-

day. Its taste is not what you like. Although you do not like its taste; however, it does not mean you have to drink the milk it as is. Whatever we add to the milk today provides us the opportunity to change the taste of the milk. Having uncertainty actually provides us more opportunities. If it is certain, then history has already predestined today. It is useless to repent whatever bad action you did in the past. Whatever bad action we did in the past would predestine what will happen today. It means that our repentance may not be effective. On the other hand, the Buddha's teaching provides us with new opportunities. If we can stop doing whatever bad action we did yesterday, we have new opportunities. Repentance makes good sense now. It is not just spiritually helpful, but also practically helpful. In other words, you make a wrong choice of your partner, you can make another choice today.

If we want our life to be better, the Buddha taught us that you cannot just rely on praying to God to change it. The concept of karma that the past predestines the present happening is for lazy people who do not want to be bothered to do anything. The Buddha taught us to use wisdom to change the present happening and make it better. He wanted us to use the past happenings as clues to solve present problems at hand, to reflect upon what we have done, and to evaluate the surrounding condition and logically think about what kind of action we should take to change the present happening. This way, we can have a better life. The point of the Buddha's teaching is to use wisdom to solve problems and provide us better opportunities. Therefore, the Buddha's teaching is not a religious belief, nor a philosophy. It is not for consoling you. Its emphasis is to help you to become better in a more practical way.

We have been talking about this topic for two hours now. I suggest that we take a ten-minute break. After the break, I will teach you a practical way of meditation. Standing up and moving around are helpful to improve your health. An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after ten minute, I hope I will still see you back here.



有感而发

生明法师引起的反思

近一年来，生明法友的事真的让僧团僧众及护法们费心很多，近半年来更是让居家护法疑虑重重，我请师长要为大家作个说明，但师长一直不大愿意多说。但我忍不住，自己多话了。

去年七月在中道僧团出家受沙弥戒的生明法师，在前几天自行打电话来山，向法师及居士求证，求证他的学生对他说的「某事」，是个莫名其妙的事。对事不轻信，必需务实求证，确实是正确的作法，才不会造成莫名的误解及伤害。但是令我感到遗憾的，是自从他离开道场以来，不曾用任何形式关心过师长、僧团及道场，却作一些不大尊重师长、僧团及道场的事。来电求证的事，关心的也只是他的学众造的是非，还有自己的体面！求证是应当的事，但是求证的用语、口吻，让接电话的居士，这些曾经关心、尊敬、护持他的居士，难以认同与接受。居士们的反应，让接纳、照顾、支持他的僧团僧众，都不知如何替他解释，才能化除居士的质疑。

对生明法友，我还是肯定他的优点。可是对他的种种，我真的是有感而发。

佛教的开展，除了佛陀的教导以外，佛陀的两大大弟子舍利弗尊者、目犍连尊者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舍利弗尊者未出家前已是有名的学者，他与目犍连尊者共同随着删若梵志修行，并带领教导诸多的学众。但是删若梵志的教导，还是无法真正说服舍利弗、目犍连尊者。后来，当舍利弗尊者在王舍城遇

中道僧团 中严比丘 Bhikkhu Paññācakkhu

见五比丘之一的阿说示尊者，见到阿说示尊者托钵时的行止，舍利弗尊者心生庆乐。向阿说示尊者请问：「汝依谁出家耶？以谁为师？爱乐谁教法耶？」阿说示尊者回答舍利弗尊者：「我依 佛陀出家，世尊是我的老师，爱乐世尊的教法。」

舍利弗尊者接着请问「具寿尊师教法者何？彼教示者何耶？」阿说示尊者说：「我出家日浅，新进此法与律。我不能广延示法，但能略说其义。」舍利弗尊者很恭敬的请阿说示尊者为其说法。阿说示尊者为舍利弗尊者说：「诸法因缘生，如来说其因，诸法灭亦然，是大沙门说」舍利弗尊者听了此法后，得远尘、离垢之法眼。

后来舍利弗尊者跟大目犍连尊者共同到 佛陀座下出家修行，成为 佛陀座下的双贤圣弟子。一辈子帮助佛陀弘法度众，而舍利弗尊者也终身的感念阿说示尊者对他的恩德。只要舍利弗尊者知道阿说示尊者在某地方，舍利弗尊者的脚就不朝向那边，以表示对阿说示尊者的尊敬。舍利弗尊者是 佛陀座下的大声闻弟子、大阿罗汉，更受 佛陀赞叹智洁高远。虽然广受尊敬，舍利弗尊者发自内心真诚的表现感念 佛陀的教导，尊重法与律，尊敬、感恩阿说示尊者，敬念、照顾僧团。舍利弗尊者展现的，正是 佛陀座下声闻弟子的典范。

之前，在中道僧团学法的生明法友，俗家名为卓荣德，出家前也在社会上教导有关于佛法及身心成长

的课程。他在 2012 年 7 月 1 日前来僧团，随佛长老慈悲度他出家、授沙弥戒。出家后的生明法友在中道僧团生活及学习，得到师长、僧众及居士们的充份照顾。大家都很真诚的照顾及对待他，对他是「非常的好」，和乐的一起生活，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

如与生明法友同住的生谛沙弥，同住期间房间的清洁工作都由生谛沙弥服务，又了解生明法友不适应与他人同住，慈悲的主动提出愿意搬到另一个没有卫浴的寮房，与其他两位沙弥共住，让刚出家未久的生明法友，可以独自住一间有个人卫浴的寮房。而另一寮房的两位沙弥，也是慈悲的关心生明法友，乐意的愿意三个沙弥共住一间寮房，而让生明法友独自住一间。在道场内的寮房，除了大师父的寮房有个人卫浴以外，生明法友独住的寮房也有个人卫浴，另一比丘寮房虽有卫浴，但也是法师们共用，其他法师及居士也都是使用共用的卫浴。僧团内的比丘们都是共住在比丘寮房，不是个人独住一间，但都能慈悲的考虑及照顾生明法友的情况，接纳他、鼓励他，大家都对他非常的好。

生明法友在随佛长老座下习法、出家，学习到诸多他以前未听过、未厘清的教法，包括正确的十二因缘法、正确的四念处，七菩提支统贯三十七道品，四圣谛三转、十二行的菩提道次第等。这些都是随佛长老教导的佛陀原说的教法，是随佛长老费尽多年的苦心探研，才为世人重新显现的宝贵教法。这都是生明法友在他的老师随佛长老座下，受老师慈悲教导而习得的宝贵内容。随佛长老见生明法友聪明、有口才，鼓励他好好修行，自利利他，并能与僧众团结、传续佛法，照顾僧团后学。因此，虽然随佛长老事务繁重，但仍耐心的教导、鼓励生明法友学习。

虽然大家都对生明法友非常的好，可是出家后的生明法友，实际上很不适应僧团生活，正如他自说的「不适应南传僧团的繁文缛节」。2012 年 8 月 25 日二日禅前夕，因为寮房不够住，请他暂时与其他僧众

共住两天，但是生明法友无法适应，私下告诉法息居士（他俗家的太太，当时住在山上修行）他不适应这里，紧接着未告知师长、僧团就自己回俗家。当晚深夜，生明法友又回到山上向师父表示他不适应这里，他想要离开僧团自己独住。当晚深夜，师父与他俗家的太太花了近三个小时费心的劝勉，还是无法改变他的心意。当晚午夜后又回到俗家，几天之后才又再回到道场，并对僧众表示「在僧团修行才是有益，愿在僧团认真的修行」。师父与僧团比丘们都很慈悲，非常的体谅他刚出家修行的心境，没有对他自行离寺作出任何的责备，还是真心的接纳、鼓励、关怀、照顾。

师父让生明法友在中道禅院教学，课程是他自己决定，学生的收受也是他自己判断为准。虽然生明法友真的很个人化，许多时候是我行我素，心情起伏很大，但是师父、僧团僧众都对他很尊重、很好，没有任何的嫌弃，尽量赞美优点、包容缺点。如每次他到中道禅院上课，绝大多数也是生光法师为他服务。大家与生明法友的相处，完全可以说是和乐、无争。

在这里我要说句实话，其实大家都觉得师父给他非常大的空间，对他太好了。

可惜的是，这些和乐的相处环境，不能让生明法友感到满意，他可能比较在意自己，在意自我的尊严、成就。或许这不是对与不对的问题，而是个人的特质吧！

2012 年 11 月间，师父及僧团几位比丘在美国期间，他向台南的僧团护法表示「要走自己的路」，试探台南某护法的看法，是否认同、支持。当时这位法友未表示意见，但有反应给在美国为宣法劳累的僧团法师。据僧团法师的说法，当大师父得知这件事，并没有任何的不悦或不满，只是说「飞在天上的孤鹰，难以成为象群当中的象」，表示出不必勉强的看法。

2012 年 11 月 31 日，师父及僧团几位比丘回到



台湾，对待生明法友依旧很好，也不过问他的心意。

2012年12月2日，生明法友在都会学院结业典礼上，公开的向美国、台湾、马来西亚的学员及法友说：「他不适应僧团，南传佛教这种繁文缛节对他非常不适合。」当时也说：「出家后，法义上没甚么得益。」又说了一些对佛教的意见。当时许多现场的法友及信士，同感很不合宜。当时师父也只是淡淡说：「来学习的人都有进步，很好。」事后，道场也没有任何人抱怨他甚么！

2012年12月3日，师父前往马来西亚，进行长达两个月的宣法、主持禅修。这一段期间，已经终生受持八戒的法息居士，也随行前往马来西亚参访、学习。

2013年1月初，师父及僧团回台。回台后，法息向生明法友表示，她在马来西亚学习期间受益非常的大，法喜充满、成长很多，决定要彻底的舍俗修行，希望能够将俗世的许多事务处理了结。法息的改变与决定，可能是让徘徊在离开道场与还俗之间的生明法友，有很大的心境起伏。

当时师父是很慈悲的关心他们，提醒法息居士不要为了生明出家而出家，也提醒生明法友不要误判法息居士的真正心意而还俗。师父更劝法息居士，如果生明法友没有还俗，选择离开僧团走自己的路，一定很需要助手，劝法息居士要在生明法友旁边作助手，帮助生明法友，也劝法息居士不要在中道僧团出家。那段时间，师父在相当劳累的情况下，还是尽心的关心、帮助生明法友，没有因为生明法友已经心不在僧团，就冷漠的对待他，反而对他比以前更好。

当时师父对僧团法师说：「不论生明法师决定出家为僧，或还俗，不论是在僧团奉献心力帮助僧团，还是为自己的成就而努力，只要不是作奸犯科、伤害僧团，我们都要当他是僧团的弟子，关心他、帮助他，而不是想要利用他。」

师父为了关心生明的安危，甚至一再的提醒生明

法友，他在俗世多年的参与台独运动，现在已经出家，尽量不要过度接近俗世的政治人物及活动团体，避免产生不必要的影响。但是师父的慈悲，生明法友似乎是不大信受，有自己的盘算和作法。

2013年2月7日春节禅修报到前一天，因为禅修学员多，寮房不够住，又再请生明法友能够暂时和几位沙弥共住一间。当天晚上，生明法友向师父表明隔天要还俗，因为他真的无法适应中道僧团没有固定住处的生活，也无法完全认同「既不受取金钱，又不用净人」的持戒态度。又坦白表达如果还俗后，以后再出家，不会选择在中道僧团出家。师父了解了生明法友不能认同「不受取金钱，不用净人」的态度，经过一些劝勉及了解后，知道不能勉强，也就接受生明法友还俗的选择了。

2013年2月8日清晨，师父将生明法友的意思及选择，让僧团法师们了解，并请大家多多关心生明法友。但是原本当天就要还俗的生明法友，因为觉得难以向当时山上一直诚心护持他的法工，说出自己要还俗的决定，转为决定禅修后等过几天再说。

2013年2月9~18日的春节禅修，师父传授了许多过去未曾细说的禅法，包括修安那般那如何度越昏沉的重要实修方法，也教了生明法友一直想学的正统「四念处禅法」，还有已经十年未传的「身心疗愈」方法。禅修期间，生明法友公开的说师父将许多重要的内容，慈悲、清楚的说出，他得益很大。

2013年2月19日，春节禅修结束的隔日中午，居士请僧团到台北淡水素食餐厅应供。当天下午应供回道场后，生明法友又再次的，在没有告知师长、僧团及护法法友的情形下，悄悄的自行离开道场、离开僧团，回去自己独住，从此再也没有与僧众共住。不告而别以后，也没有向关心照顾他的师长及僧团，表达过任何的歉意，事后连一通电话都没有。过了几天后，他回来把私人物品搬回去，简单向师父表明决定独住了。

接着，随佛长老每星期二晚在台北市伊通街中道禅院上课，生明法友都来听。长老说法，听完课后再自己回去。生明法友一直持续每星期二晚上来听随佛长老说法，直到3月26日当期的课程结束。这期间，师父及僧团法师依然时时关心生明法友的生活，和乐的对待生明法友，也没有把他离开僧团自己独住的消息，向教会的护法、善信宣布。僧团一直诚心的护着生明法友，不是对他有企图，或是他特别了不起，是因为他是一个出家人，中道僧团一向很和乐共处。

3月27日，随佛长老搭机到美国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弘法。在随佛长老刚离开台湾，隔天3月28日，生明法友立即在网路上公告自己将在六月份办禅修的海报。生明法友从事这些准备及活动，事先完全没有向关心他的师父随佛长老说明，也没有告知僧团。在事后，也没跟随佛长老及僧团说明及知会。这些做法是在家的护法都知道，僧团都不知道，使得护法、善信私下议论纷纷。

生明法友在外面的行为及活动，僧团完全不清楚，事前、事后也从来没有向他的师父及僧团说明。生明法友的活动，都是护法居士向随佛长老及僧团提及，僧团才知道。生明法友的做法，造成教会学员的分流、分歧，许多护法不再和师长及僧团联络。

随佛长老对这些事情的态度，一向是对大家说：「修行是自己的事，生明说法、传法是他的权利。虽然生明是跟着师父学法、学禅修，但徒弟不是师父的财产。」对生明法友私下要求学员、护法要支持他，随佛长老的态度是随个人选择不加阻碍，并且从未对那些跟随生明法友学习的护法信士说过半句话，更不曾暗示、要求他们不要跟随生明法友学法。

曾经有护持生明法友多年的法友，质问生明法友的不当做法。生明法友却向这位法友表示，自己已经离开僧团就不用说了，还表示佛法是佛陀的佛法，也不是随佛法师的法，并且对于自己在人前人后直呼

师长为随佛法师的作法，也不觉得有甚么不礼貌、不妥当。

期间，有跟随生明法友学法的居士，热心的邀教会学员、护法要跟随生明法友学法，并且说生明法友应当已经见法、开悟，并且随佛长老也知道，也同意生明法友在外传法。这类的传言，还有许多居士来质疑，让师父及僧团僧众不知如何解释，很是困扰！因为既不想被误解，也不想妄语，更不想看到生明法友受伤。但是，生明法友有替自己的师长及出家的僧团设想吗？

9月12日晚，生明法友打电话到内觉禅林，这电话是被一位过去护持、尊敬他的居士接到，电话中生明法友说要找「随佛法师」，或是找其他的法师，但是没能找到长老及其他法师。他问这位居士：有人说随佛法师在禅修时，向大众说他是来盗法的，你知道这件事吗？这位法友告知生明法友，不知道有这种事。隔天9月13日，生明法友又打电话来，说要求证「随佛法师」，在八月份办的二十日禅修期间，是否有说他是来「盗法」！接电话的生谛法师对他说：「师父是向大家讲你来这边学法。」接着，他想找我求证此事，但我刚好不在道场。

随佛长老一直都是慈悲、关心、耐心的教导生明法友，这是僧团及各方护法善信共同知道的事实，而僧团及在山上近学的居士们，个个都很照顾及体谅生明法友。凭心说，这是长老的德行庇护。生明法友多次不告而别，在外的活动从未通知教导他的师父及僧团。生明法友在外教导的原始佛法，都是源自在随佛长老座下听到、学到的内容，当然他的聪明、反应、口才及表达能力是很好。但是任何一个佛弟子，不论自己的学习有多好，应当要感谢佛陀，感谢佛教传承中的历代僧伽与护法，感谢此生教导我们的师长及僧团。绝不是一句「自洲作自依」，或是佛法是佛陀的法，而将实质教导、帮助我们学法的师长、学友，这些可贵的法乳恩情忘抛于脑后。



某位法友曾直接问生明法友，你心中有没有假想对手？生明法友坦白承认，应当不是没有！这让护持及爱护生明多年的这位法友，相当的伤心、难过、失望。

这一年多来，生明法友的种种，让我反思很多的事情。生明法友刚来僧团时，我很佩服他，虽然我比他早出家，但是我很尊敬他，也真心的支持他。但是现在我要说：「我要重新的认识他！因为他真的伤了很多人的心！当然包括我在内，而这些人都是真心照顾他的人。」

如果一个修行人不能为师长、僧团加分，也不应当让师长及僧团减分；如果不能报答师长及僧团，也应当尽量的避免造成师长及僧团伤害。这是修行的人品，也是做人的基本。

舍利弗尊者一辈子感念 佛陀及阿说示尊者对他的恩惠，真诚的展现对师长 佛陀及阿说示尊者的敬重。我们不禁感慨，佛陀座下的大弟子是如此的尊重师长，过去许多的祖师大德也是如此。曾听师父说过，佛光山星云大师至今还很感念当年作沙弥的时候，有一次生病了，他的师父私下拿了一碗咸菜给他，几十年后还能记得出家的道场，回大陆祖庭礼祖、建寺，修行不忘做人的恩情道义。但是，现在的学人又是如何的对待师长呢？

当年阿难尊者因富楼那尊者的教导而见法，阿难尊者一直感激富楼那尊者的恩德。因此阿难尊者在教导僧众时，时常赞叹富楼那尊者对他有大饶益，并以富楼那尊者对他的教导向僧众开示。古时的大德在教导学生时，也同时以身做则的表现出知恩、感恩、尊师重道的美德。我们不禁要反思，老师在教学生的同时，学生尊敬老师，可是当身为老师时，又尊敬、感恩师长几许呢？

僧团照顾、庇护出家人，出家人照顾、礼敬僧团。曾经有比丘请问 佛陀：「佛陀我们礼敬您，请问 佛陀您礼敬谁？」佛陀回答：「我礼敬法，也

礼敬如法如律的僧团。」 佛陀是如此，我们是否也应该是如此呢？

有一次，具寿摩诃劫宾那住在王舍城近处曼直鹿园，摩诃劫宾那尊者在想他要不要去参加布萨、羯磨。这时 佛陀出现在摩诃劫宾那尊者前，教示劝导摩诃劫宾那尊者「若汝等婆罗门不恭敬、尊重、尊奉、供养布萨者，谁当不恭敬、尊重、尊奉、供养布萨耶？婆罗门！往布萨，不得勿往。」 佛陀是如此循循善诱的教导僧众，再再显示出 佛陀对僧团的重视。可是现在的僧人，又是如何的看待僧团呢？

大迦叶尊者从阿那伽宾头往王舍城行布萨，在途中渡河的时候，差点被水冲去而衣溅湿，头陀第一的大迦叶尊者不辞劳累的前去参加布萨，上座长老尊重法与律及僧团的典范及用心，难道不值得我们深省思吗？

佛陀在往舍卫城游行时，舍利弗尊者后到精舍，下座比丘已取精舍、卧处。上座长老舍利弗尊者没地方住只好在一树下坐。清晨时，佛陀发现舍利弗尊者在树下过夜，了解缘由后，集会大众告诸比丘，应当尊重年长者「恭敬年长者，是人通晓法，现法受称赞，后世得善趣」，并说「汝等若于如是善说之法与律处出家者，互相尊重、畏敬、和合而住者为善。」

而这是为甚么呢？是为了「未信者生信、已信者增长」。僧团尊重伦序，佛陀说「后受具足戒者应礼先受具足戒者」，戒腊高者为年长，戒腊低的出家人尊重敬重戒腊高的僧人，戒腊高的出家人照顾尊重戒腊低的僧人，敬重师长、戒长，僧团内彼此尊重、互相帮助。这是 佛陀的教导，也是良善的团体礼节，不仅能令出家人和乐共住，也能帮助佛法的传播。这些出家人日常应实践的伦序，难道出家人可以不身体力行吗？

佛陀临入灭时，阿难尊者请问 佛陀以后僧团将要以谁为师？佛陀回答：「我涅槃后，所说法戒（波羅提木叉），即汝大师。」出家人不只学法，也

要学戒，应当尊重戒（波羅提木叉）。敬重戒律为佛陀的教导。佛陀制戒的目地为何呢？佛陀说：「以十利故，我为诸比丘制立学处，为摄僧、为僧安乐住、为调伏恶人、为善比丘得安乐住、为防护现世漏、为防护后世漏、为灭后世漏、为令未生者生信、为令已信者增长、为令正法久住、为敬重律。」这是佛陀为了僧众的修行，让众生离苦及让佛法久住所做的努力，出家人理应要时常反省检讨及感念佛陀的苦心教导。

铜牒律记载：大迦叶尊者听到佛陀入灭的消息，并看到老年出家的须跋陀罗跟大家说：「诸友！勿忧！勿愁！我等得脱彼大沙门亦善。此应，此不应，困恼我等，今我等若欲则为，若不欲则不为。」大迦叶尊者对诸比丘说：「诸友！于非法兴而法衰、非律兴而律衰、非法说者强而如法说者弱、非律说者强而如律说者弱之前，我等宜先结集法与律。」在选择五百位比丘时，大迦叶尊者不选择阿难尊者，可是诸比丘跟大迦叶尊者说请亦选择阿难，大迦叶尊重僧团的意见选择阿难尊者。大迦叶尊者为了传统佛法报答佛恩，毅然决然的召集五百阿罗汉结集法与律，并尊重僧团的决定，让阿难尊者参与结集。结集后的大迦叶尊者不居功，大迦叶尊者亦时常感念佛陀，并亲诣世尊舍利。我们看看远离独住且头陀第一的大迦叶尊者的事迹，试问，佛弟子学到了甚么呢？

佛陀及座下的圣弟子如憍陈如尊者、阿说示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大迦叶尊者、摩诃劫宾那尊者、优波离尊者、阿难尊者等等……对佛、法、僧、圣戒，还有对师长，都是展现出发自内心真诚的恭敬、感恩及身体力行。不仅如此的教导学生，自己侍师也是如同所教的作为。

依据《相应阿含》836 经及《相应部》S55.28「预流相应」28 经，提到「圣弟子成就佛不坏净信、法不坏净信、僧不坏净信，圣戒成就。」从这里我们看到佛法就显现于世尊表现的行为上，而且师与弟

子法同一味。圣弟子尊师重道、维护僧团，不求个人表现。往昔圣人的行范，已很清楚的揭糞世人，佛法实践的真实表现。看着佛陀及圣弟子的行迹，佛弟子真的要好好的想想！

我个人非常的感恩自己的师长，感恩随佛长者能将多年苦心探究原始佛法及实修的心得，无所求的传予我们这些近学的出家弟子，佛教界也很清楚随佛长者的见地与贡献，不论同不同意长者的见解，都无可否认长者的无私贡献。长者常常提醒弟子，也以身作则的教我们，不忘师长、法友的恩德，肯定其他大德的功德，一如长者对待印顺导师、真华长者，或明法比丘、海戒比丘等等其他的僧俗大德。

这一篇文章，不是为了批评生明法友。如果有任何一位在随佛长者座下学法修禅，在中道僧团出家的僧人，能够对社会、佛教有所贡献，我都是尊敬、随喜及祝福，我相信生明法友是有能力助人的人。但是，当站在台上宣法的同时，如果只想到自己的高度，却忘了走过的道路与桥梁，忘了赖以登高的楼梯，不懂得尊敬及感恩自己的师长，反而有意、无意的轻忽师长及僧团，这如何能够为世间教育出无私、利生，护法、护教的弟子呢？

最后我要特别提醒一件事，世间的事往往不是对或不对的问题，多数是合适或不合适的现实。生明法友绝对有走自己的路的权利，也有表现自己的自由，有维护自我的自由意志，师父及僧团僧众没有任何的意见及阻扰，更没有批判。这当中的事实，应当只是「孤鹰不适合象群」而已！彼此分开，其实是好事，凭良心说，在一起是僧团很累。但是，孤鹰不能否认「当飞翔疲苦时，曾经栖息象背而得生养气力」的恩情道义，更不能在蓄积力气飞翔后，却轻慢踏步前行的象群。

阿罗汉没有名额限制，修行不是竞争比赛。感恩！无私！才是修道的助力。希望日后大家还能有机会一起修行。我真心的祝福生明法友，能够正向菩提！

「生死的集起」为智见根本

节录自 随佛法师之《相应菩提道次第》
第四章「老病死」之缘由与灭尽 第二节 明、无明
第五品「生死的集起」为智见根本
第一目 七佛以「生死的集起」为智见根本

1-4-2-5.1 明见「生死集起」为七佛智见的根本

SĀ366 大正藏《相应阿含》366 及次经；S12.4-10《相应部》因缘相应 4-10 经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只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毘婆尸佛未成正觉时，独一静处，专精禅思，作如是念：一切世间皆入生死，自生、自熟，自灭、自没，而彼众生於老死之上出世间道不如实知。即自观察：何缘故有此老死？如是正思惟观察，得如实无间等起知，有生故有此老死，缘生故有老死。复正思惟：何缘故有此生？寻复正思惟，无间等起知，缘有故有生。寻复正思惟：何缘故有有？寻复正思惟，如实无间等起知，有取故有有。寻复正思惟：何缘故有取？寻复正思惟，如实无间等起观察：取法味著、顾念，缘触爱所增长。当知缘爱取，缘取有，缘有生，缘生老病死、忧悲恼苦，如是纯大苦聚集。譬如缘油、炷而然灯，彼时增油、治炷，彼灯常明，炽然不息，如前来叹譬城譬广说」。

佛说是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古老經說 白話摘要

原始佛教会 中道僧团

SĀ366 大正藏《相应阿含》366 經

我曾经听 佛陀这么说：有一段时间，佛陀住在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当时，世尊告诉比丘们：「毗婆尸佛还未成就正觉的时候，他独自一人静处，专心精勤地修习禅思，作了这样的念头：一切世间的众生都陷入生死中，自因缘而生、自因缘而熟、自因缘而灭、自因

缘而没，然而那些众生对于如何出离世间老死的正道不能如实知见。就自己观察：是什么因缘而有「老死」？这样如理作意观察，得以契合真实而无间隔的生起知见，有「生」所以有「老死」，以「生」的因缘所以会「老死」。又如理作意观察：是什么因缘所以有「生」？又再如理作意观察，没有间隔的契合真实而生起知见，以「有」的因缘所以有「生」。又再如理作意观察：是什么因缘才有

「有」？又再如理作意观察，没有间隔的契合真实而生起知见，有「取」才会有「有」。又再如理作意观察：以什么因缘才有「取」？又再如理作意观察，契合真实而无间隔的而生起观察：「取」是由于津津有味的贪着、顾念，有「渴爱」的因缘所以增长。应当觉知有「渴爱」的因缘而有「取」，有「取」的因缘而有「有」，有「有」的因缘而有「生」，有「生」的因缘而有「老病死」、忧、

悲、恼苦，这些纯粹是大苦的集起。譬如有油、炷的因缘才有灯火的燃烧，常常增添灯油、整治灯炷，那盏灯就能经常光明，不停息的燃烧，比如以前的来叹的譬喻、城的譬喻」。

佛陀说完这经后，比丘们听闻 佛陀所说，欢喜的遵奉教诲去修行。如同 毗婆尸佛的修行，尸弃佛、毗湿波浮佛、迦罗迦孙提佛、迦那迦牟尼佛、迦叶佛，都是像这样的说法」

古老經說 讀後感言



Bhikkhu Paññācakkhu

SĀ366 大正藏《相应阿含》366 经

有一位先生站在小梯子上，在自家门前整理电线。附近有一位六、七岁的小男生好奇的站在旁边。看着看着，小男生问那位先生：「请问你在做什么？」「我在绑电线。」先生回答。小男孩接着问：「你为什么要绑电线？」「因为电线掉下来。」先生回答。小男孩又问：「为什么电线会掉下来？」「因为钉子掉了？」先生很认真的回答。小男生立刻又接着问：「为什么钉子会掉？」「因为太久了钉子坏了。」先生回答。小男生好奇的问：「为什么太久了钉子会坏掉？」「因为钉子生锈了。」先生回答。「为什么钉子会生锈？」小男生接着好奇的又

问。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那位先生就一面整理电线，一面耐心的回答小男生的问题。

小孩子好奇的追问，时常会让人无力招架，哭笑不得。但在人生经验里，我们的角色有时是那位先生，有时是那位小孩。有时则是两个角色都在自我扮演的互相交替下自问自答。我们是否能在这好奇的追问中，发现到这其中的可贵？并且，我们是否能注意到我们所发现、观察及了解的「为什么」的真实度？及对我们人生有甚么影响？

如果我们肯花心思去注意认真的了解「为什么」，人生的道路将会是个不同的光景。我们对世界也将有不同的体验及认识。



部派论书 与 经说传诵的演变

（二）部派经说传诵的演变 - 4

接《正法之光》第三十二期 p.24~p.40

选录自 随佛法师 Bhikkhu Vūpasama 着《原始佛法与佛教之流变》© 2010

4. 经说文句与次第的改编

4-1. 『须深经』经文语句的篡改

分别说部传诵的《舍利弗阿毗昙》，提出「十结（身见、疑、戒禁取、贪欲、瞋恚；色爱、无色爱、掉、慢、无明）」的新说法，主张「首先断身见，最后断无明」。在修学次第上，已经根本性的改变 佛陀原说之「首先断无明，最后断贪爱」的菩提道次第。如此一来，原本出自佛说的修证第一步，是「如实见十二因缘（五阴）的集法、灭法，得明、断无明」¹，而成就「慧解脱」²的修证次第，被后世的「部派义理」曲解为「最后断无明」的漏尽解脱。在《相应部》与《相应阿含》的『须深经』，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须深经』中，原来应当只是「如实见十二因缘（五阴）集法与灭法」的「慧解脱」，却被后世部派佛教依照「十结」的部义思惟，「改写」成不当义解的经句，将「慧解脱」变成漏尽、解脱者。如此一来，『须深经』即被后世不解 佛陀原说的部派门徒，作为「无明最后断」、「慧解脱即是漏尽、解

脱」的经说证据。甚至，误认「如实见十二因缘法，得明、断无明」，尚未成就「正定」的「慧解脱」，是一种不具禅定的漏尽阿罗汉，有别于传统具有禅定的漏尽阿罗汉。然而，这是千古之误。

在此，我们比对阿难系说一切有部传诵的《相应阿含》347 经，还有分别说系铜牒部传诵的《相应部》『因缘相应』70 经，此经正是目前佛教界泛称的『须深经』。经由比对不同部派传诵的经篇经句，对照其他部派传诵经篇的古老共说，探究出经过「增添改造」的经句，再依据部派传诵的古老共说，还原该篇经文原来应有的经句与经义，厘清后世的疑伪。

4-1-1. 目前『须深经』的经文、语句内容

4-1-1-1. 『须深经』中教说互为矛盾的经句

『须深经』的内容，说到佛住世时，有外道为了对抗 释迦佛陀的教说传扬，派遣一个年轻聪慧的学众须深（或译须尸摩），前往佛教僧团假意出家而实为盗法。当须深为盗法而出家不久，他听到一位比丘

说：「须深！当知我等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这句「自知不受后有」，是漏尽圣者自知作证已达解脱的说法，也就等同自说已经解脱的意思。见《相应阿含》347 经、《相应部》『因缘相应』70 经：

《相应阿含》347 经：「尔时、众多异道，聚会未曾讲堂，作如是论：『……今此众中，谁有智慧大力，堪能密往，诣彼沙门瞿昙众中出家，闻彼法已，来还广说；我等当复用彼闻法，化诸国王、大臣、长者、居士，令其信乐，可得还复供养如前。』……其中有言：『唯有须深聪明、黠慧，堪能密往瞿昙法中，出家学道，闻彼说法，悉能受持，来还宣说。是故我等故来相请，仁者当行！』时彼须深默然受请，诣王舍城迦兰陀竹园。……尔时、世尊知外道须深心之所念，告诸比丘：『汝等当度彼外道须深，令得出家。』时诸比丘，愿度须深出家，已经半月。有一比丘语须深言：『须深！当知我等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相应部》12.70 经：「尔时，世尊深受恭敬、尊重、敬仰、供养……比丘僧伽亦颇受敬重、恭敬，供养、尊重……异学之游方者等，未受敬重、恭敬，供养、尊重……。尔时，游方者须尸摩之徒，向游方者须尸摩作如是言曰：「来，友！须尸摩！汝宜往沙门瞿昙之处修梵行。汝完全学法后，再告知我等，我等完全学得其法后，为在家者说示。如是我等亦受敬重、恭敬、供养、尊重，获得衣服、钵食、床座、医药之必要药物、资具等。……于是，游方者须尸摩得在世尊之处出家，得具足戒。……尔时，又有众多比丘，来至世尊之处，白世尊言：『我等知「生已尽，梵行已立，应作已作，更不再生」，已达於完全智。』」

当须深听到这比丘表明「自知不受后有」，已达解脱的说法后，随即问这比丘是否具足初禅乃至四禅？或是否具足天眼、天耳、他心、神足、宿命等五神通？然而，这比丘的答复是「并无此事」。此时，

须深进一步的质疑该比丘的说法是前后矛盾，而该比丘解释说自己是「慧解脱」。

《相应阿含》347 经：「时彼须深语比丘言：

『尊者！云何学离欲恶不善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具足初禅，不起诸漏，心善解脱耶？』比丘答言：『不也，须深！』复问：「云何离有觉有观，内净一心，无觉无观，定生喜乐，具足第二禅，不起诸漏，心善解脱耶？」比丘答言：『不也，须深！』复问：『云何尊者离喜，舍心住，正念正智，身心受乐，圣说及舍，具足第三禅，不起诸漏，心善解脱耶？』答言：『不也，须深！』复问：『云何尊者离苦息乐，忧喜先断，不苦不乐，舍净念一心，具足第四禅，不起诸漏，心善解脱耶？』答言：『不也，须深！』须深复问：『云何尊者所说不同，前后相违？云何不得禅定而复记说？』比丘答言：『我是慧解脱也！』」

《相应部》12.70 经：「须尸摩，向彼等诸比丘作如是言曰：『诸尊者来诣世尊处曾白云：我等已知生已尽，梵行已立，应作已作，更不再生，已达於完全智。此为真实耶？』（彼诸比丘答：）

『友！唯然。』然则又（问：）『汝等尊者如是知、如是见，享受种种之神通耶？一为多、多为一、显现变为隐没，越墙……以此身行於梵界耶？……以清净超胜人间之天耳界，对人天之两音、远音、近音、皆闻之耶？』（彼答：）

『友！并无此事。』又（问：）『汝等尊者，如是知，如是见，以心，对他众生之心，他人之心，得予把握知之耶？』（彼答：）『友！并无此事。』又（问：）『汝等尊者，如是知、如是见，忆念种种宿住耶？譬如一生、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种种成劫……于彼处，名如是如是，姓如是如是，如是之容色……如是之食，经验如是如是之苦乐，得如是之寿。彼歿于其处，而生于此处。……如是详细种种宿住、悉忆念耶？』（彼答：）『友！并无此事。』又（问：）『汝等尊者，如是知、如

是见，以清净超胜人间之天眼，见众生之殁，见生时之劣、胜、美、丑、好、恶，如众生之如业行耶？……」（彼答：）『友！并无此事。』又（问：）『汝等尊者为如是知、如是见，对超色、无色之寂静解脱、得於身触而住？』（彼答：）『友！并无此事。』又（问：）『于今，尊者未到达此记说与此等之法者耶？』（彼答：）『友！并无此事。』又（问：）『何以故？』（彼答：）『友！须尸摩！我等为慧解脱者。』」

这个回答让须深起疑！因为该比丘自说已经是「自知不受后有」，却又无有禅定或五神通。无有四禅定与无有五神通的意思相近，因为印度沙门认为有四禅就会有五神通。当时印度的苦行沙门，主要是源自奥义书思想的修行观点，认为有情生命具有「常、乐、我、净」的精神本体，称为梵性、神我（ātman），《阿含经》译为「命」。苦行沙门认为造成生死的原因，是清净的梵性受到「染污无知（种种精神活动）」的遮障，才会造作种种业行，导致生死的业报。因此，主张必需经由高深禅定的修证，伏断精神的活动（染污无知），让清净梵性得以显现，才能解脱生死的困境，达到「清净永存」的解脱。所以，外道出家盗法的须深，在原有外道的思惟中，认为解脱者一定是具备高深的禅定，并且具有五神通。

因此，「自知不受后有」的修行者，却无有四禅定与无有五神通，这在当时印度苦行外道的宗教思惟中，是不可能出现的事。原是外道为盗法而出家的须深，在闻知该比丘提到「自知不受后有」，随即问该比丘是否具足四禅定或五神通，原因即出自于此。同此，当须深得知该比丘自说「自知不受后有」，却又表明无有四禅定或无有五神通后，才会大起疑心的问道：「尊者所说不同，前后相违？云何不得禅定而复记说？」其原因，也是出自原有的苦行沙门宗教思惟。

当须深提出「自相矛盾」的质疑时，该比丘进一步的说明自己是「慧解脱」。「慧解脱」是甚么？在

传统的经说当中，「慧解脱」是指「得明，断无明」，而得自身作证「不受后有」，是指「断贪欲」的「心解脱」。见《相应阿含》710,2,5 经、《相应部》『蕴相应』52 经，『谛相应』11 经：

《相应阿含》710 经：「若彼比丘离贪欲，心解脱，得身作证；离无明，慧解脱。」

《相应阿含》2 经：「欲贪断者说心解脱。如是心解脱者，若欲自证，则能自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相应阿含》5 经：「於色若知、若明、若离欲贪，心得解脱者，则能断苦。如是受、想、行、识，若知、若明、若离欲贪，心得解脱者，则能断苦。」

《相应部》22.52 经：「诸比丘！比丘若对色如理作意，如实以观色之无常性者，则厌患於色。喜尽故贪尽，贪尽故喜尽。喜贪尽故，名为心解脱、慧解脱。」

《相应部》56.11 经：「我於此四圣谛，如是三转、十二行相之如实智见已达悉皆清净故，诸比丘！我于天、魔、梵世、沙门、婆罗门、人、天众生中，称之为无上正等觉之现等觉。又，我智生与见，我心解脱不动，此为我最後之生，再不受后有。」

如是可知，《须深经》的经文中，前面提到该比丘自说：「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这在佛陀的教法中，应当是「贪欲断」得「心解脱」，才能自身作证「不受后有」，通达漏尽、解脱。可是，在《须深经》的经文中，该比丘自证「不受后有」，却又说解释自己不具足四禅定或无有五神通，是因为自己是「慧解脱」。这种说法，使得该比丘的修证内容，形成了前后不一致的问题。为甚么该比丘面对须深的质疑，会表明自己是「慧解脱」？「慧解脱」的修证内容是甚么？

根据古老经说的说法，「慧解脱」是指「得明，

离无明」。又「无明」、「明」是甚么呢？「无明」是指「不如实知十二因缘（五阴）集法与灭法」，「明」是指「如实知十二因缘（五阴）集法与灭法」。见《相应阿含》256,103 经、《相应部》『蕴相应』126 经、『因缘相应』21 经：

《相应阿含》256 经：「所谓无明者是不知，不知者是名为无明。又问：何所不知？谓色生、灭法，色生、灭法不如实知；色无常，色无常不如实知；色磨灭法，色磨灭法不如实知。（受……；想……；行……；）识生、灭法，识生、灭法不如实知；识（无常），识无常不如实知；识磨灭法，识磨灭法不如实知。所谓无明者是不知，不知者是名为无明。……又问：何所知？谓色生、灭法，色生、灭法如实知；色无常，色无常如实知；色磨灭法，色磨灭法如实知。（受……；想……；行……；）识生、灭法，识生、灭法如实知；识（无常），识无常如实知；识磨灭法，识磨灭法如实知。」

《相应阿含》103 经：「然後於五受阴，增进思惟，观察生、灭：此色，此色集，此色灭；此受……。想……。行……。此）识，此识集，此识灭。於五受阴如是观生、灭已，我慢、我欲、我使一切悉除，是名真实正观」

《相应部》22.126 经：「比丘！於此处有无闻之凡夫，有色集法者，不如实知有色集法；有色灭法者，不如实知有色灭法；有色集、灭法者，不如实知有色集、灭法。有受集法者……乃至……；有想集法者……乃至……；有行集法者……乃至……；有识集法者，不如实知有识集法；有识灭法者，不如实知有识灭法；有识集、灭法者，不如实知有识集、灭法。比丘！说此为无明，如是为无明人。比丘！於此处有有闻之圣弟子，有色集法者，如实知有色集法；有色灭法者，如实知有色灭法；有色集、灭法者，如实知有色集、灭法。有受集法者……乃至……；有想集法者……乃至……；有行集法者……乃至……；有识集法者，如实知有识

集法。有识灭法者，如实知有识灭法。有识集、灭法者，如实知有识集、灭法。比丘！说此为明，如是为明人。」

《相应部》12.21 经：「色如是如是，色之集如是如是，色之灭如是如是；受如是……；想如是……；行如是……；识如是如是，识之集如是如是，识之灭如是如是。……即缘无明有行，缘行有识……如是此是全苦蕴之集。依无明之无余，依离贪灭乃行灭，依行灭乃识灭……如是此为全苦蕴之灭。」

除此以外，「明」、「无明」也指针对「四圣谛（第一转、四行）」的知与不知。见《相应阿含》298 经、《相应部》『谛相应』17,18 经、『因缘相应』2 经：

《相应阿含》298 经：「缘无明行者，彼云何无明？……不知苦，不知集，不知灭，不知道……于彼彼不知、不见、无无间等、痴暗、无明、大冥，是名无明。」

《相应部》12.2 经：「诸比丘！何为无明？诸比丘！无知於苦，无知於苦集，无知於苦灭，无知於趣苦灭之道。诸比丘！以此谓之无明。」

《相应部》56.17 经：「比丘！苦之无智，苦集之无智，苦灭之无智，顺苦灭道之无智，此名为无明；如是者为随无明。」

《相应部》56.18 经：「比丘！苦之智，苦集之智，苦灭之智，顺苦灭道之智，此名之明；如是者为随明。」

为甚么「明」、「无明」，既指「十二因缘（五阴）集法与灭法」的知与不知？又说是「四圣谛（第一转、四行）」的知与不知？因为得明，断无明的「慧解脱」，当「如实知十二因缘（五阴）集法与灭法」之后，必能明见五阴是缘生法，缘生法则无常、苦，进一步的「如实知当于缘生法离贪、断爱是灭苦正道，所谓八正道」。当如实知「十二因缘集法、灭



法」与「离贪灭苦的八正道」，即是「如实知四圣谛（第一转、四行）」。见《相应阿含》287 经、《相应部》『因缘相应』第 65 经：

《相应阿含》287：「我忆宿命，未成正觉时，独一静处，专精禅思，作是念：何法有故老死有？何法缘故老死有？即正思惟，生如实无间等，生有故老死有，生缘故老死有。如是有……。取……。爱……。受……。触……。六入处……。……我复作是思惟：何法无故行无？何法灭故行灭？即正思惟，如实无间等，无明无故行无，无明灭故行灭；行天故识天，识天故名色天，名色天故六入处天，六入处天故触天，触天故受天，受天故爱天，爱天故取天，取天故有天，有天故生天，生天故老病死、忧悲恼苦天，如是如是纯大苦聚天。我时作是念：我得古仙人道……谓八圣道：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我从彼道，见老病死，老病死集，老病死灭，老病死灭道迹。见生……。有……。取……。爱……。受……。触……。六入处……。名色……。识……。行，行集，行灭，行灭道迹。我於此法，自知、自觉，成等正觉。」

《相应部》『因缘相应』12.65：「诸比丘！昔我尚未得正觉……曾作此念：此世间实陷于苦恼，生而奔向衰、老、死而又将再生。然却不知此老死苦之出离，实则如何得知此老死苦之出离耶？……诸比丘！然则我作是念：有何故有老死耶？缘何有老死耶？诸比丘！尔时，我依正思惟，依慧悟得生：有生故有老死，缘生而有老死。诸比丘！时我作是念：「有何故有生？……有有……有取……有爱……有受……有触……有六处？……有名色耶？……如是，此乃全苦蕴之集。诸比丘！是集、是集。我於尚未闻之法、即生眼、生智、生慧、生明、生光。……诸比丘！时我作是念：无何故无老死，因何之灭而有老死之灭耶？诸比丘！尔时，我生正思惟，依慧悟得：无生故无老死，因生之灭而有老死之灭。……诸比丘！时我作是念：「无何故无

生……无有……无取……无爱……无受……无触……无六处……无名色……如是，此乃全苦蕴之天。诸比丘！是灭、是灭。我於尚未闻之法，即生眼、生智、生慧、生明、生光。诸比丘！譬如有人、徘徊阿兰若林，发现古人通行之古道、古径，彼则追随其道，随其道而行。……诸比丘！过去诸佛所通行之古道，古径者何耶？即此八支圣道。即：正见……正定。诸比丘！此乃过去正等觉者通行之古道、古径。追随其道，随其道而行，则知老死，知老死之集，知老死之灭，知趣灭老死之道迹。追随其道，随其道以行，知生……；知有……；知取……；知爱……；知受……；知触……；知六处……；知名色……；知识……。追随其道，随其道以行，知行，知行之集、知行之灭、知趣行灭之道迹。」

这在修证的次第上，只是「有学」而非「无学」（在部派佛教的四沙门果中，称为须陀洹、预流），并不是修证最后的解脱。见《相应阿含》846-2,846,845 经、《相应部》『预流相应』28 经、『根相应』53 经：

《相应阿含》846-2 经：「若比丘于五恐怖、怨对休息，三事决定不生疑惑，如实知见贤圣正道，彼圣弟子能自记说：地狱、畜生、饿鬼恶趣已尽，得须陀洹，不堕恶趣法，决定正向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究竟苦边。……何等为圣道如实知见？谓十二支缘起如实知见。如所说：是事有故是事有，是事起故是事起，如缘无明行，缘行识，缘识名色，缘名色六入处，缘六入处触，缘触受，缘受爱，缘爱取，缘取有，缘有生，缘生老病死、忧悲恼苦，是名圣弟子如实知见。」

《相应阿含》846 经：「若比丘于五恐怖、怨对休息，三事决定不生疑惑，如实知见贤圣正道，彼圣弟子能自记说：地狱、畜生、饿鬼恶趣已尽，得须陀洹，不堕恶趣法，决定正向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究竟苦边。……何等为圣道如实知见？谓八正道如实知见。」

《相应阿含》845 经：「若比丘于五恐怖、怨对休息，三事决定不生疑惑，如实知见贤圣正道，彼圣弟子能自记说：地狱、畜生、饿鬼恶趣已尽，得须陀洹，不堕恶趣法，决定正向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究竟苦边。……何等名为圣道如实知见？谓此苦圣谛如实知，此苦集圣谛，此苦灭圣谛，此苦灭道迹圣谛如实知，是名圣道如实知见。」

《相应部》55.28 经：「圣弟子当止息五种怖畏、怨讎，成就四种预流，以慧善观圣理，善通达时，若心欲者，则自得记别，而曰：「于我地狱天尽、畜生天尽、饿鬼趣天尽、恶生、恶趣、堕处天尽，而得预流，堕法灭、决定、趣向等觉。……以何为慧善观圣理，善通达之耶？……谓：缘无明生行，缘行生识，……缘生生老死愁悲苦忧恼。如是，此为一切苦蕴之集起。又：无明无余离灭故行灭，……生灭故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如是，此为一切苦蕴之灭。」

《相应部》48.53 经：「诸比丘！有何之理趣，依其理趣故，有学之比丘住有学地，知「我为有学」耶？诸比丘！此处有有学之比丘，对此为苦亦如实知，此为苦集亦如实知，此为苦灭亦如实知，此为顺苦灭道亦如实知。诸比丘！有此理趣，依此理趣故，有学之比丘住有学地，知「我为有学。」

从部派佛教依据「十结」的部义说法，而建立起「四沙门果」的圣果内容来看，「如实知十二因缘（五阴）集法与灭法」或「如实知四圣谛（第一转、四行）」的「慧解脱」，只是圣果初阶的「须陀洹」，或古老经法说的「有学」，并不是已达漏尽、解脱的「阿罗汉」或「无学」。

「如实知四圣谛（第一转、四行）」的修证，在佛陀教导的禅修次第中，只是修习具足七觉分当中的「念觉分」与「择法觉分」。

「念觉分」是「观四念处集与灭」，也就是即是「观十二因缘集法、灭法」，「择法觉分」

是当已经如实知五阴因缘、缘生，正见缘生法则无常、苦，而能于缘生五阴，「善择」应当依远离、依离贪、依灭尽、向于舍，才是灭苦的正道，所谓八正道。

此时，「如实知四圣谛（第一转、四行）」的「慧解脱」，除了已修习「念觉分」与「择法觉分」之外，七觉分的「精进觉分」、「喜觉分」、「猗觉分」、「定觉分」、「舍觉分」，都还未修习满足。见《相应阿含》855 经、《相应部》『预流相应』40 经：

《相应阿含》855 经：「若于此五根一切时不成就者，我说此等为凡夫数。若圣弟子不成就者，为放逸，非不放逸。若圣弟子，於佛不坏净成就而不上求，不於空闲林中，若露地坐，昼夜禅思，精勤修习胜妙出离，饶益随喜；彼不随喜已欢喜不生，欢喜不生已身不猗息，身不猗息已苦觉则生，苦觉生已心不得定。心不得定者，是圣弟子名为放逸。於法、僧不坏净，圣戒成就，亦如是说。」

《相应部》55.40 经：「难提！於此有圣弟子，於佛成就证净，而曰：『彼世尊为应供、正等觉、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彼如是於佛满足证净，对更精进而不为，于昼不远离，于夜不宴默。彼如是住於放逸，则无胜喜，无胜喜则无欢喜，无欢喜则无轻安，无轻安则住於苦，有苦则不得心定，不得心定（则诸法不显现，诸法不显现？）则入住放逸数。」

这两篇经说的对照，是《相应部》『预流相应』40 经在「不得定」之后，多了「诸法不显现」，这是《相应部》特有的说法。在「得定」之后，多设「诸法显现」的说法，指的是「得定」后才能「彻见法」，这也正是「最后得明、断无明」的部派部义。可知，「得定」后才能「彻见法」，「最后得明、断无明」的义解，是《相应部》独有，不是《相应阿含》与《相应部》的共说。

在《相应阿含》855 经中，可以看出这是 佛陀对具足「四不坏净（佛、法、僧已具足净信，圣戒成就）」的圣弟子，作出的劝勉、教导，也就是针对具足「信根」的圣弟子。在佛陀的教导中，要先具足「慧根」，也就是「如实知四圣谛」，才能摄导成就「信根」。《相应阿含》420,655 经、《相应部》『根相应』42 经：

《相应阿含》420 经：「若於苦圣谛无疑者，则於佛无疑，於法、僧无疑。於集、灭、道圣谛无疑者，则於佛无疑，於法、僧无疑。」

《相应阿含》655 经：「有五根，何等为五？谓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信根者，当知是四不坏净。精进根者，当知是四正断。念根者，当知是四念处。定根者，当知是四禅。慧根者，当知是四圣谛。此诸功德，一切皆是慧为其首，以摄持故。」

《相应部》48.52 经：「如是於圣弟子，若圣智尚未生，则无四根之等住，无四根之安住。诸比丘！於圣弟子，若圣智已生，则有四根之等住，有四根之安住。以何为四根耶？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是。诸比丘！圣弟子若有慧，则随信等而住，随精进等而住，随念等而住，随定等而住。」

《相应阿含》855 经提到具足「信根（佛、法、僧已具足净信，圣戒成就）」的圣弟子，也就是已经具足「慧根（如实知四圣谛第一转、四行）」的「有学」，未能精进修习远离烦恼系缚（未修精进觉分），未能对远离烦恼系缚生欢喜、随喜（未修喜觉分），则还会对可意者生贪、不可意者生瞋，如有种种觉想相续，而不能得到身心离贪的轻安（未修猗觉分）。若未能身心轻安，则有种种苦住，无法远离喜、忧、乐、苦而得三昧正受（未修定觉分）。如是虽有慧根、信根，但是精进根、念根、定根等五根还未修习具足，不能断尽烦恼系缚、解脱于苦，这也是「舍觉分」未能修习满足，所以 佛陀说为放逸。见

《相应阿含》1170 经、《相应部》『六处相应』206 经后分：

《相应阿含》1170：「云何律仪？多闻圣弟子，若眼见色，於可念色不起欲想，不可念色不起恚想，次第不起众多觉想相续住；见色过患，见过患已能舍离。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是名律仪。」

《相应部》『六处相应』206 经：「诸比丘！如何为摄护耶？诸比丘！於此有比丘，以眼见色，心不倾於可爱之色，心不背於不可爱之色，令正念现前，思虑无量而住；又彼如实知心解脱、慧解脱。如彼所起之恶不善法，无余天尽。以耳闻声……以鼻嗅香……以舌味味……以身触触……以意识法，心不倾於可爱之法，心不背离於不可爱之法，令正念现前，思虑无量而住。又彼如实知心解脱、慧解脱，如彼所起之护不善法，无余天尽。……比丘与此同理，无论任何人，其身增修、复修正念，彼眼亦不为可意之色所引去，不背离於不可意之色。彼耳……鼻……舌……身……意，不为可意之法所引去，不背於不可意之法。诸比丘！摄护即如是。」

如是可知，已经「如实知四圣谛（第一转、四行）」的圣弟子，也就是已经如实知「十二因缘集法、灭法」与「八正道」的圣弟子，在七觉分的修习中，只有具足「念觉分」与「择法觉分」，但是「精进觉分」、「喜觉分」、「猗觉分」、「定觉分」、「舍觉分」，都还未修习满足。这是具足慧根、信根，但是精进根、念根、定根还未修习具足。

因此，「如实知十二因缘集法与灭法」、「八正道」，或「如实知四圣谛（第一转、四行）」的「慧解脱」，当然尚未具足四禅定（或五神通）。这应当是《须深经》中，受到须深质疑的比丘，说明自己只是「慧解脱」的原因。

在古老经法中，「慧解脱」的圣者，未具足四禅定或五神通，是合实如法的说法。然而，未具足四禅

定或五神通的「慧解脱」，却又作出「心解脱」才能够自证的「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当然是不当、不实、不如法的说法。所以，本经的经文中，提到该以丘的言论，既有自证「不受后有」的说法，又有自说是未具足四禅定或五神通的「慧解脱」，这是自相矛盾的经文传诵。

『须深经』中，表明自身修证内涵的「自知不受后有」与「慧解脱」，实是两种不同修证层次的经句，到底那一说法，才是真实无伪的原说呢？

4-1-1-2. 『须深经』中佛陀的解说

4-1-1-2-1. 佛陀为须深解说修证的次第

1. 须深提问

当外道附佛的须深，对自说是「自知不受后有」，却是未具足四禅定（或五神通），而解说是「慧解脱」的说法，感到相当的不解后，只好亲直接向佛陀请法释疑。见《相应阿含》347 经、《相应部》『因缘相应』70 经：

《相应阿含》347 经：「世尊！彼众多比丘，于我面前记说：『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我即问彼尊者：『得离欲恶不善法，乃至身作证，不起诸漏，心善解脱耶？』彼答我言：『不也，须深！』我即问言：『所说不同，前后相违，言不入正受，而复记说自知作证！』彼答我言：『得慧解脱。』作此说已，各从座起而去。我今问世尊：『云何彼所说不同，前後相违，不得正受而复说言自知作证？』」

《相应部》12.70 经：「（须尸摩：）『我对尊者等此略说之义不能详知。如尊者等之所说，我对尊者等所略说之义，欲详知为宜。』（彼诸比丘答：）『友！须尸摩！汝无论对其知，或不知，我等为慧解脱者。』……尔时，尊者须尸摩由座起，来诣世尊处。……将与彼等诸比丘之论议悉告世尊。」

前文提到，根据《相应阿含》与《相应部》的古老共说，亲身作证「自知不受后有」，是「断贪欲，得心解脱」，而断贪、解脱的圣者，必是修习具足七觉分、五根，一定是依「圣慧」而成就具足「正定」。虽然「慧解脱」是「如实知四圣谛（第一转、四行）」，已具足慧根、信根，但是精进根、念根、定根等还未修习具足，从七觉分的修习次第来看，是已经修习具足「念觉分」与「择法觉分」，但是「精进觉分」、「喜觉分」、「猗觉分」、「定觉分」、「舍觉分」，都还未修习满足。因此，「慧解脱」的圣者，不具足四禅定（或五神通）是当然无误，但绝不会是修习具足七觉分、五根，成就离贪、离诸系缚、具足正定，成就「心解脱」，得亲身作证：「自知不受后有」的漏尽、解脱者。

因此，『须深经』的前段经文，将两种不同修习次第与修证成就的说法混为一谈，形成自相对立、矛盾的经说传诵：一、亲身作证「自知不受后有」（应当是「心解脱」）的说法；二、「如实知四圣谛（第一转、四行）」，不具足四禅定（或五神通）的「慧解脱」。

2. 佛说：先知法住，后知涅槃，乃至心善解脱

佛陀针对须深的疑惑，也就是「不得禅定」，却又自说已得「自知不受后有」的「慧解脱」，两者互为矛盾的问题，作出何等回应？见《相应阿含》347 经、《相应部》『因缘相应』70 经：

《相应阿含》347 经：「佛告须深：『彼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彼诸善男子，独一静处，专精思惟，不放逸住，离于我见，不起诸漏，心善解脱。』须深白佛：『我今不知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彼诸善男子，独一静处，专精思惟，不放逸住，离于我见，不起诸漏，心善解脱。』佛告须深：『不问汝知不知，且自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彼诸善男子，独一静处，专精思惟，不放逸住，离于我见，心善解



脱。』」

《相应部》12.70 经：「须尸摩！法住智为前、涅槃智为后。（须尸摩：）『大德！我对世尊略说之义、不得详知，大德！如世尊之所说，我对世尊略说义，欲详知为宜。』（佛说：）『须尸摩！汝无论知或不知，法住智为前，涅槃智为后。』」

3. 何谓法住？

佛陀对于须深的疑问，开宗明义的回答：「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在《相应部》则说是「法住智为前，涅槃智为后」。甚么是「法住」？根据 佛陀的教导，「法住」是指「十二因缘的集法」，也就是「世间集」、「五阴集」。见《相应阿含》296 经、《相应部》『因缘相应』20 经：

《相应阿含》296 经：「我今当说因缘故法及缘生法。云何为因缘故法？谓此有故彼有，谓缘无明行，缘行识，乃至（缘生有老死），如是如是纯大苦聚集。云何缘生法？谓无明、行……。若佛出世，若未出世，此法常住，法住、法界，彼如来自所觉知，成等正觉，为人演说，开示、显发，谓缘无明有行，乃至缘生有老死。」

《相应部》12.20 经：「诸比丘！我为汝等说缘起及缘生之法，汝等谛听，当善思念，我则为说。……诸比丘！缘生而有老死。诸比丘！缘有而有生。诸比丘！缘取而有有。诸比丘！缘爱而有取。诸比丘！缘受而有爱。诸比丘！缘触而有受。诸比丘！缘六处而有触。诸比丘！缘名色而有六处。诸比丘！缘识而有名色。诸比丘！缘行而有识。诸比丘！缘无明而有行。如来出世、或不出世，此事之决定、法定性、法已确立，即相依性。如来证知此，已证知而予以教示宣布，详说、开显、分别以明示。」

何谓「法住」？佛陀说的是「此有时即彼有，此生时即彼生」的「十二因缘集法」。这个定义是《相应阿含》与《相应部》的共说，应当无有异议。两经不同的意见，是《相应部》在「缘生」的解释上，采

取「相依性」的说法，这是分别说部的特义，在《相应阿含》无有这种见解及说法。关于「缘生」的解释，采用「相依性」的解说问题，在后续「十二因缘」的探究上，再作深入的引证、说明。

4. 何谓先知法住，后知涅槃？

佛陀在禅观次第的教导上，应当是先如实知「集法」，而后明白有「灭法」。这是说要先如实知「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接着才能明白「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这正是 佛陀初转四圣谛三转、十二行法轮时，憍陈如闻法、见法后，说：「有集法者，悉皆有灭法。」见《相应部》『谛相应』11 经：

《相应部》56.11 经：「诸比丘！苦圣谛者，即是此，谓：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愁悲忧恼苦、遇怨憎者苦、与所爱者别离苦、所求不得苦，略说为五取蕴苦。诸比丘！苦集谛者，即是此，谓：后有起、喜贪俱行、随处欢喜之渴爱，谓：欲爱、有爱、无有爱是。诸比丘！苦灭圣谛者，即是此，谓：於此渴爱无余、离灭、弃舍、定弃、解脱而无执著。诸比丘！顺苦灭道圣谛者，即是此，所谓八支圣道是。谓：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是。……我於此四圣谛，如是三转、十二行相之如实智见已达悉皆清净故，诸比丘 我于天、魔、梵世、沙门、婆罗门、人、天众生中，称之为无上正等觉之现等觉。又，我智生与见，我心解脱不动，此为我最后之生，再不受后有。……世尊如是说示已，五比丘欢喜、信受于世尊之所说。又说示此教时，具寿憍陈如生远尘离垢之法眼：『有集法者，悉皆有此灭法。』」

「先知法住（十二因缘集法），后知涅槃」，是指先如实知「老病死如何生起」，得正知见「老病死是缘生法」，依据因缘、缘生的智见，得以断除「老病死是坚固不可坏」的妄见，所谓：「老病死是缘生

法，缘生则无常、苦、非我我所」。基于「老病死如何生起」的如实知见，正知老病死不是坚固不可坏，并且再进一步的确立「老病死如何灭尽」，所谓：「老死乃有因，依其因灭，于其因尽，则知有老死尽」。这正是「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先如实知「无明缘行，行缘识……生缘老病死苦」，而后得正知「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识灭……生灭则老病死苦灭」。「先知法住，后知涅槃」，正是「先知十二因缘集法，后知十二因缘灭法」。见《相应阿含》262 经、《相应部》『蕴相应』89 经：

《相应阿含》262 经：「尔时、阿难语阉陀言：『我亲从佛闻……如实正观世间集者，则不生世间无见；如实正观世间灭，则不生世间有见。迦旃延！如来离於二边，说於中道：所谓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谓缘无明有行，乃至生老病死、忧悲恼苦集。所谓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谓无明灭则行灭，乃至生老病死、忧悲恼苦灭。』尊者阿难说是法时，阉陀比丘远尘、离垢，得法眼净。」

《相应部》22.89 经：「友阉陀！我亲自闻于世尊，亲自教导于迦旃延比丘，谓：『……迦旃延！若以正慧如实观世间之集者，於世间不生无见。迦旃延！若以正慧如实观世间之灭者，於世间不生有见。……一切是有者，此是一边；一切是无者，此是一边。迦旃延！如来离此二边，依中而说法。谓：缘无明而有行，缘行而有识，…乃至…如是而有此一切苦蕴之集。然而，无余离灭无明，则行灭…乃至…如是而有此一切苦蕴之灭。……我亦闻具寿阿难之说，法，而现观於法。』」

先知法住，是先知「老病死如何生起」；后知涅槃，是后知「老病死如何灭尽」。这也是「先知老死集法，后知老死有灭法」，或说「先知五阴集法，后知五阴有灭法」，也正是「先知十二因缘集法，后知十二因缘灭法」。见《相应部》『因缘相应』21

经：

《相应部》12.21 经：「色如是如是，色之集如是如是，色之灭如是如是；受如是如是……；想如是如是……；行如是如是……；识如是如是……。此有时即彼有，此生时即彼生。此无时即彼无，此灭时即彼灭。即缘无明有行，缘行有识……如是此是全苦蕴之集。依无明之无余，依离贪灭乃行灭，依行灭乃识灭……如是此为全苦蕴之灭。」

因此，如实知见「十二因缘集法、灭法」，只是见法、得法眼的「有学」圣弟子，还不是漏尽、解脱（见前 p.33~34 引据《相应阿含》846-2 经、《相应部》『预流相应』28 经）。

5. 知有涅槃，不是体验解脱或涅槃

此外，许多学法者误以为「后知涅槃」的「知涅槃」，是已经体验到解脱，或是已知达到涅槃了。这一解释，在佛教界是相当普遍的错解。正见「十二因缘灭法」或「五阴灭法」，是正见「老病死如何灭尽」、「五阴如何灭尽」，绝对不是「见到五阴已灭尽的涅槃」。见《相应部》『蕴相应』21 经、《相应阿含》260 经：

《相应部》22.21 经：「大德！曾说于天，天。大德！如何法之灭故说灭耶？阿难！色是缘起所生，无常、有为，为尽法、坏法、离法、灭法者。彼之灭故说是灭。受……。想……。行……。识……。」

《相应阿含》260 经：「阿难！所谓天者，云何为天耶？谁有此天？阿难言：『舍利弗！五受阴是（本行所作，本所思愿？），是无常、灭法；彼法灭故，是名为灭。云何为五？所谓色受阴是（本行所作，本所思愿？），是无常、灭法；彼法灭故，是名为灭。如是受、想、行、识，是（本行所作，本所思愿？），是无常、灭法；彼法灭故，是名为灭。』」



《相应阿含》260 经多了《相应部》所无有的「本所思愿」的经句，这是「心缘起」的经义，不是原经旧有的思想，应当是出自《相应阿含》的翻译者，宗仰「唯心」思想的求那跋陀罗，自己意见的增附。此外，《相应阿含》260 经，说到五阴如何生起，用「本行所作」来表达，「行」在《相应阿含》与《相应部》的原义是「见我」。见《相应阿含》57 经、《相应部》『蕴相应』81 经、：

《相应阿含》57 经：「愚痴无闻凡夫，於色（、受、想、行、识）见是我，若见我者，是名为行。……见我者即是行。彼行何因、何集、何生、何转？无明触生爱，缘爱起彼行。」

《相应部》22.81 经：「诸比丘！於此处有无闻凡夫，不见圣人，不知圣人之法，不顺圣人之法，不见善知识…乃至…不随善知识之法，以见色为我。诸比丘！彼以见为行。此行以何为因？以何为集？从何而生？从何而现耶？诸比丘！若于无明触所生之所受触者，于无闻之凡夫，生渴爱，依此而生行。……虽不见色是我，却见我有色。诸比丘！彼以见为行。……虽不见色是我，亦不见我有色，却见我中有色。诸比丘！彼以见为行。……不见色是我，不见我有色，亦不见我中有色，却见色中有我。诸比丘！彼以见为行。……虽不见色是我，亦不见我有色，我中有色，色中有我。但见受是我，见我有受，见我中有受，见受中有我。见想……行是我，见我有行，见我中有行，见行中有我。见识是我，见我有识，见我中有色，见识中有我。诸比丘！彼以见为行。此行以何为因？以何为集？從何而生？從何而現耶？諸比丘！若於無明觸所生之所受觸者，於無聞之凡夫，生渴愛，依此而生行。」

「本行所作」接续后头「本所思愿」的经句，即有着「自我（心）所作」的思惟，大大的不同于「五阴缘生」的正统说法。「本行所作」应当也是求那跋陀罗的自用语，原经句应当是「五阴是缘生法」，同

于《相应部》『蕴相应』21 经的经句传诵才对。

《相应部》『蕴相应』21 经及《相应阿含》260 经，提到五阴既是缘生法，同时也是「灭法」，而五阴灭已，才说是「灭」。如此可知，「缘生法」也即是「灭法」，而「灭法」不同于「灭」。甚么意思？

五阴是生法，也是灭法，这是指出「凡是因缘生之法，即是因缘灭则灭之法」。譬如：「鱼」既是「赖水而活的鱼（生法），也即是离水会死的鱼（灭法）」，当说明「鱼」是「灭法（离水会死的鱼）」时，不是指「鱼」是「灭（已经死了）」。当说五阴是「灭法」，是说「五阴是因缘灭则灭」，也就是说「五阴如何灭尽」，不是说「五阴已灭尽」的「灭」。**解脱！是指已经断愚痴（无明断）、断贪欲、断瞋恚；涅槃！必须是五阴已经灭尽，才能说是「灭」，也就是涅槃。**

因此，「先知法住，后知涅槃」的原义，是说「先知老死是因缘生法（如何生起），而后得知老死是因缘灭则灭法（如何灭尽）」，也就是「先知集法，后知灭法」。所以，「后知涅槃」是指「知老死（五阴）如何灭」、「知老死（五阴）是因缘灭则灭法」，是「知道有」老死（五阴）灭尽的「涅槃」，不是「体验老死（五阴）已经灭尽的涅槃」。如是，「先知法住，后知涅槃」是得法眼的「慧解脱」，既不具足四禅、五神通，也尚未身证「不受后有」，更不是已经「体验老死已灭尽的涅槃」。这在佛陀为须深解说「先知法住，后知涅槃」时，即可证明确实是如此。见《相应阿含》347 经、《相应部》『因缘相应』70 经：

《相应阿含》347 经：「须深白佛：『唯愿世尊为我说法，令我得知法住智，得见法住智！』佛告须深：『……有生故有老死，不离生有老死耶？』须深答曰：『如是，世尊！有生故有老死，不离生有老死。』佛告须深：『如是生……；有……；

取……；爱……；受……；触……；六入处……；名色……；识……；行……；无明！有无明故有行，不离无明而有行耶？」须深白佛：「如是，世尊！有无明故有行，不离无明而有行。」佛告须深：「无生故无老死，不离生灭而老死灭耶？」须深白佛言：「如是，世尊！无生故无老死，不离生灭而老死灭。」佛告须深：「如是……，乃至无无明故无行，不离无明灭而行灭耶？」须深白佛：「如是，世尊！无无明故无行，不离无明灭而行灭。」佛告须深：「作如是知、如是见者，为有离欲恶不善法，乃至身作证具足住不？」须深白佛：「不也，世尊！」佛告须深：「是名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彼诸善男子，独一静处，专精思惟，不放逸住，离於我见，不起诸漏，心善解脱。」」

《相应部》12.70 经：「佛说：『须尸摩！汝无论知或不知，法住智为前，涅槃智为后。……须尸摩！汝见缘生而有老死耶？』（须尸摩：）『大德！诚然。』佛说：『须尸摩！汝见缘有而有生耶？』（须尸摩：）『大德！诚然。』……佛说：『须尸摩！汝见缘受而有爱，缘触而有受，缘六处而有触，缘名色而有六处，缘识而有名色，缘行而有识，缘无明而有行耶？』（须尸摩：）『大德！诚然。』佛说：『须尸摩！汝见缘生灭而有老死灭耶？』（须尸摩：）『大德！诚然。』……佛说：『须尸摩！汝见缘取之灭，而有有灭；缘爱之灭，而有取灭；缘受之灭，而有爱灭；缘触之灭，而有受灭；缘六处之灭，而有触灭；缘名色之灭，而有六处灭；缘识之灭，而有名色灭；缘行之灭，而有识灭；缘无明之灭，而有行灭耶？』（须尸摩：）『大德！诚然。』……须尸摩！汝亦如是知、如是见，享受种种之神通耶？……（须尸摩：）『大德！并无此事。』……佛说：『须尸摩！汝亦如是知、如是见，对超色、无色之寂静解脱、以身触而住耶？』（须尸摩：）『大德！并无此事也。』佛说：『须尸摩！今此未能到达此记说，与此等之法者，须尸摩！我等实行于此。』」

6. 「先知法住，后知涅槃」的修证层次

在古老经说中，「先知法住，后知涅槃」的修证，也即是如实知见「十二因缘的集法与灭法」后，应当已经是如实知「因缘分法、缘生法」，断除常见、我见，正知缘生法则无常、苦、非我的「有学」圣弟子。见《相应阿含》296,846-2 经、《相应部》『因缘相应』20 经、『预流相应』28 经：

《相应阿含》296 经：「多闻圣弟子，於此因缘分法、缘生法，正智善见。……若沙门、婆罗门，起凡俗见所系，谓说「我见」所系，说「众生见」所系，说「寿命见」所系，「忌讳吉庆见」所系，尔时悉断、悉知，断其根本，如截多罗树头，於未来世成不生法。是名多闻圣弟子，于因缘分法、缘生法，如实正知，善见，善觉，善修，善入。」

《相应部》12.20 经：「诸比丘！何为缘生之法耶？诸比丘 老死是缘生、无常、有为、灭尽之法，败坏之法，离贪之法，灭法。生……有……取……爱……取……受……触……六入处……名色……识……行……无明是缘生、无常、有为、灭尽之法，败坏之法，离贪之法，灭法。诸比丘！此等谓之缘生法。诸比丘！圣弟子对此缘起及缘生之法，以正慧如实善见故。彼忆起宿世，即我於过去世有耶？我於过去世无耶？……驰思未来，即我於未来世有耶？於未来世无耶？……于今之现世就已有惑，即有我耶？无我耶？……不知其理。所以者何？诸比丘！圣弟子如实对此缘起及此等缘生之法，以正慧善见故。」

《相应阿含》846-2 经：「若比丘于五恐怖、怨对休息，三事决定不生疑惑，如实知见贤圣正道，彼圣弟子能自记说：地狱、畜生、饿鬼恶趣已尽，得须陀洹，不堕恶趣法，决定正向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究竟苦边。……何等为圣道如实



知见？谓十二支缘起如实知见。如所说：是事有故是事有，是事起故是事起，如缘无明行，缘行识，缘识名色，缘名色六入处，缘六入处触，缘触受，缘受爱，缘爱取，缘取有，缘有生，缘生老病死、忧悲恼苦，是名圣弟子如实知见。」

《相应部》55.28 经：「圣弟子当止息五种怖畏、怨讎，成就四种预流，以慧善观圣理，善通达时，若心欲者，则自得记别，而曰：「于我地狱天尽、畜生天尽、饿鬼趣天尽、恶生、恶趣、堕处天尽，而得预流，堕法灭、决定、趣向等觉。……以何为慧善观圣理，善通达之耶？……谓：缘无明生行，缘行生识，……缘生生老死愁悲苦忧恼。如是，此为一切苦蕴之集起。又：无明无餘离灭故行灭，……生灭故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如是，此为一切苦蕴之灭。」

凡是如实知见「十二因缘的集法与灭法」的「有学」圣弟子，虽已经断除常见、我见，已于佛、法、僧成就净信、圣戒成就，具足慧根、信根，但是还未精进出离贪爱束缚，成就正定，解脱于苦。佛陀说修习五根未满足，未达漏尽、解脱的圣弟子，是为放逸，彼有学圣弟子应当再精进的修习胜妙出离，成就正定，通达解脱。见《相应阿含》855 经、《相应部》『预流相应』40 经：

《相应阿含》855 经：「若于此五根一切时不成就者，我说此等为凡夫数。若圣弟子不成就者，为放逸，非不放逸。若圣弟子，於佛不坏净成就而不上求，不於空闲林中，若露地坐，昼夜禅思，精勤修习胜妙出离……心不得定者，是圣弟子名为放逸。於法、僧不坏净，圣戒成就，亦如是说。」

《相应部》55.40 经：「难提！於此有圣弟子，於佛成就证净……对更精进而而不为……彼如是住於放逸，则无胜喜，无胜喜则无欢喜，无欢喜则无轻安，无轻安则住於苦，有苦则不得心定，不

得心定（则诸法不显现，诸法不显现？）则入住放逸数。」

7. 正确、完整的修证次第

因此，在修习的次第上，凡夫起修应当是先如实见集法，断常见、断我见，而后正知有灭法，得正见离贪灭苦的八正道，具足慧根、信根。接着，圣弟子再不放逸的精进禅思，不离「十二因缘集法与灭法（也说是四念处集、灭法）」的「正念」，不失「依远离，依无欲，依灭，向于舍」的「正见、正智」，在六入处摄导修习离贪的「出世间八正道」。这正是佛陀教导的「正念、正智住」，能够「于六入处住正律仪」，是佛陀教导圣弟子修习的「贤圣法律无上修根」。见《相应阿含》609,622, 282,1170 经、《相应部》『念处相应』2 经、《中部》（152）『根修习经』：

《相应部》47.42 经：「诸比丘！我说四念处之集起与灭坏……以何为身之集起耶？依食集起，而身集起；依食灭坏，而身灭坏。……依触集起，而受集起；依触灭坏，而受灭坏。……依名色集起，而心集起；依名色灭坏，而心灭坏。……依作意集起，而法集起；依作意灭坏，而法灭坏。」

《相应阿含》609 经：「我今当说四念处集，四念处没。谛听，善思。何等为四念处集，四念处没？食集则身集，食灭则身没。如是随集法观身住，随天法观身住，随集、天法观身住，则无所依住，于诸世间永无所取。如是触集则受集，触灭则受没。……名色集则心集，名色灭则心没。……忆念集则法集，忆念灭则法没。随集法观法住，随天法观法住，随集、天法观法住，则无所依住，于诸世间则无所取。是名四念处集，四念处没。」

《相应阿含》622：「汝等比丘！勤摄心住，

正念、正智。……云何名比丘正智？若比丘去来威仪，常随正智；回顾、视瞻、屈伸、俯仰、执持衣钵、行住坐卧、眠觉、语默，皆随正智住，是（名）正智。云何正念？若比丘内身身观念住，精勤方便，正智、正念，调伏世间贪忧；如是受……，心……，法法观念住，精勤方便，正智、正念，调伏世间贪忧，是名比丘正念。是故汝等勤摄其心，正智、正念。」

《相应部》『念处相应』47.2 经：「诸比丘！云何为比丘之正念耶？诸比丘！於此有比丘，於身观身，热诚、正知、正念，调伏世间贪忧而住，於受……於身……於法观法，热诚、正知、正念，调伏世间贪忧而住。诸比丘！如是为比丘之正念。诸比丘！云何为比丘之正知耶？诸比丘！于此有比丘，进退以正知而作，观察以正知而作，屈伸以正知而作，持僧伽梨、钵衣以正知而作，饮食尝味以正知而作，大小便以正知而作，行住坐卧眠醒语默以正知而作。诸比丘！如是为比丘之正知。诸比丘！比丘应以正念、正知而住，此即我为汝等之教诫。」

《相应阿含》282：「缘眼、色，生眼识，见可意色，欲修如来厌离，正念、正智。眼、色缘，生眼识，不可意，欲修如来自不厌恶，正念、正智。眼、色缘，生眼识，可意、不可意，欲修如来厌离、不厌恶，正念、正智。眼、色缘，生眼识，不可意、可意，欲修如来自不厌恶、厌恶，正念、正智。眼、色缘，生眼识，可意、不可意、可不可意，欲修如来厌、不厌恶俱离，舍心住，正念、正智。如是阿难！若有于此五句，心善调伏，善关闭，善守护，善摄持，善修习，是则于眼、色无上修根。耳……，鼻……，舌……，身……，意、法，亦如是说。阿难！是名贤圣法律无上修根。」

《中部》『根修习经』：「世尊乃如是曰：然，阿难！如何於圣律，为无上之根修习？于此，阿

难！於比丘以眼见色已，可意生、不可意生、可意不可意生。彼如是证知：『於我如是之可意生，不可意生、可意不可意生。而此是有为、粗、缘已生也。此为寂静、此为胜妙者，即舍此。』于彼，已生之可意、已生之不可意、已生之可意不可意灭者，舍乃住立。阿难！譬如有眼之士夫开眼已而闭眼，闭眼已而开眼，恰如是，阿难！对任何人，于如是速、于如是急，于如是容易，已生之可意、已生之不可意、已生之可意不可意灭，舍乃住立。阿难！以如是於圣者之律，关于眼所识之诸色，谓无上之根修习。耳……，鼻……，舌……，身……，意……。」

如是对「可意」厌离不生贪，对「不可意」不厌恶、不生瞋怨，对「可、不可意」离厌、不厌，能够舍念、不系着，这是「贤圣律仪」的修习，也就是「离欲解脱戒」的修习了。

离欲！不是偏修厌离，除了修厌离，对可意、不可意的贪欲止息，正是对厌离、不厌恶的止息。如是对可意境的贪欲止息，即对可意境不生系缚，如对不可意境的贪欲止息，即能远离欲求不满而起的瞋怨、厌恶，所以对不可意境不生厌恶。贪欲、瞋怨的舍断，都是因为离贪才能「舍」，所以厌恶、不厌恶也都能舍了。见《相应阿含》1170 经、《相应部》『六处相应』206 经后分：

《相应阿含》1170：「云何律仪？多闻圣弟子，若眼见色，於可念色不起欲想，不可念色不起恚想，次第不起众多觉想相续住；见色过患，见过患已能舍离。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是名律仪。」

《相应部》『六处相应』206 经：「诸比丘！如何为摄护耶？诸比丘！於此有比丘，以眼见色，心不倾於可爱之色，心不背於不可爱之色，令正念现前，思虑无量而住；又彼如实知心解脱、慧解脱。如彼所起之恶不善法，无余灭尽。以耳闻



声……以鼻嗅香……以舌味味……以身触触……
以意识法，心不倾於可爱之法，心不背离於不可
爱之法，令正念现前，思虑无量而住。又彼如实知
心解脱、慧解脱，如彼所起之护不善法，无余天
尽。……比丘与此同理，无论任何人，其身增修、
复修正念，彼眼亦不为可意之色所引去，不背离
於不可意之色。彼耳……鼻……舌……身……
意，不为可意之法所引去，不背於不可意之法。
诸比丘！摄护即如是。」

因此，正念、正智得于可意不生欲想，正念、正
智得于不可意不生恚想，不于欲想、恚想生诸觉想相
续而有苦住，离贪、断缚、断苦而得成就三昧正受，
具足五根，成就舍、断、漏尽、解脱。

这个古老的修证次第，在《相应部》『因缘相
应』70 经中，也是如实地说了出来：

《相应部》12.70 经：「佛说：『须尸摩！汝无
论知或不知，法住智为前，涅槃智为後。须尸摩！
汝云何思惟？色为常耶？或为无常耶？』（须尸
摩：）『大德！是无常。』佛说：『又，无常者是
苦耶？或是乐耶？』（须尸摩：）『大德！是
苦。』佛说：『又，无常苦、变易之法得认：此是
我所，此是我，此是我之我耶？』（须尸摩：）
『大德！并无此事。』佛说：『受……想……行……
识……』佛说：『须尸摩！多闻之圣弟子，於色如
是见而厌离、於受、於想、於诸行、於识亦厌
离，生厌离、离贪、予解脱，於解脱生解脱之
智：知生已尽、梵行已立，应作已作，更不再
生。』」

《相应部》『因缘相应』70 经，说出依据「先
知法住（集法），后知涅槃（有灭法）」，也就是如
实知五阴是缘生法、灭法，才能够舍断五阴是「常、
乐、我、净」的妄见，再进一步的离贪、解脱，具解
脱知见：「知生已尽、梵行已立，应作已作，更不再
生」。这在《相应部》『蕴相应』102 经，也说出这

一次第。

《相应部》22.102 经：「诸比丘！如何修习无
常想？……此是色，此是色之集，此是色之灭，
此是受……想……行……识之集，此是识之
灭。……诸比丘！如是修习无常想，如是多习
者，永尽一切欲贪……。」

8. 《相应阿含》『须深经』经句次第的 还原

因此，目前在『须深经』中，佛陀教示须深的
经句：

「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彼诸善男子，独一静
处，专精思惟，不放逸住，离于我见，不起诸漏，心
善解脱。」

证诸其他经法的共说传诵，这一段经句在修学
次第的说明上，「离于我见」的位置，应当是原经
文在后世发生过些许的更动，才会呈现出现今文句
的排次。

现今「离于我见」的经句，被安排在「不放逸
住」之后，「不起诸漏，心善解脱」之前。这种排列
的方式，应当是出自说一切有部的初期，强调「最后
断慢」的改写方式。说一切有部初期是将古老传诵的
「最后断贪爱」，改变为「最后断我慢」，一直到说
一切有部后期，才彻底的改为「最后断痴（无
明）」。本经「离于我见」的经句，安排在「不放逸
住」之后，「不起诸漏，心善解脱」之前，正是《相
应阿含》270 经「圣弟子住无我想，心离我慢，顺得
涅槃」的思惟体现。见《相应阿含》270 经：

《相应阿含》270 经：「若比丘于室露地，若林
树间，善正思惟，观察色无常，受、想、行、识无
常；如是思惟，断一切欲爱、色爱、无色爱、掉、
慢、无明。所以者何？无常想者，能建立无我想。
圣弟子住无我想，心离我慢，顺得涅槃。」

「先知法住，后知涅槃」是如实见「五阴集法、灭法」，已如实见「五阴集法、灭法」，则能正知五阴缘生，缘生则无常、苦、非我。因此，《相应阿含》347 经，在「不放逸住」之后，说到「离于我见」，再说「不起诸漏，心善解脱」，正是「无常想者，能建立无我想。圣弟子住无我想，心离我慢，顺得涅槃」的部派义解，也就是说一切有部初期改说「最后断我慢」的部派作法。

原来正确的次第，「离于我见」的经句，应当是在「先知法住，后知涅槃」之后。原经句应当如下：

「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彼诸善男子，离于我见，独一静处，专精思惟，不放逸住，不起诸漏，心善解脱。」

如此一来，《相应阿含》347 经佛陀为须深解说修证次第的原说，正是同于《相应部》『因缘相应』70 经的说法。

9. 须深闻法、见法、悔过

当原本是前来盗法假意出家的须深，听了「十二因缘的集法、灭法」，还有正觉、离贪、解脱的修证次第后，佛陀反问须深：「（汝）作如是知、如是见者，为有离欲恶不善法，乃至身作证具足住不？」此时的须深，虽已经闻法、知法，却尚未达到由智慧的摄导而具足离贪的「正定」，也无有「五神通」，更未亲身证知「不受后有」的解脱。了解此事的须深，对于佛陀的反问，回答：「不也！」

此时，经由佛陀教示「十二因缘的集法、灭法」与正觉、离贪、解脱的修证次第，须深原本的猜疑已经去除，不再有疑，不仅在佛陀座下见法、得法眼净，并且对盗法之事，自行忏悔、悔过。接着，佛陀告诫盗法的罪过，并肯定忏悔的作为，并赞许自知悔过者，未来当能「律仪成就」，也就是成就「贤圣律仪」、解脱。见《相应阿含》347 经、《相应部》『因缘相应』70 经：

《相应阿含》347 经：「须深白佛：『唯愿世尊为我说法，令我得知法住智，得见法住智！』佛告须深：『……有生故有老死……如是生……无明……』佛告须深：『无生故无老死……如是……乃至无无明故无行……』佛告须深：『作如是知、如是见者，为有离欲恶不善法，乃至身作证具足住不？』须深白佛：『不也，世尊！』佛告须深：『是名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彼诸善男子（，离于我见），独一静处，专精思惟，不放逸住，不起诸漏，心善解脱。』佛说此经已，尊者须深远尘、离垢，得法眼净。尔时、须深见法，得法，觉法，度疑，不由他信，不由他度，於正法中心得无畏。（须深）稽首佛足，白佛言：『世尊！我今悔过！我于正法中盗密出家，是故悔过。』佛告须深：『凡人有罪，自见、自知而悔过者，於当来世律仪成就，功德增长，终不退减。』」

《相应部》12.70 经：「佛说：『须尸摩！汝无论知或不知，法住智为前，涅槃智为后。……须尸摩！汝见缘生而有老死……汝见缘有而有生……缘行而有识，缘无明而有行……』（须尸摩：）『大德！诚然。』佛说：『须尸摩！汝见缘生天而有老死天……缘行之天，而有识天；缘无明之天，而有行天……』（须尸摩：）『大德！诚然。』佛说：『须尸摩！汝亦如是知、如是见，享受种种之神通耶？……（须尸摩：）『大德！并无此事。』……佛说：『须尸摩！汝亦如是知、如是见，对超色、无色之寂静解脱、以身触而住耶？』（须尸摩：）『大德！并无此事也。』佛说：『须尸摩！今此未能到达此记说，与此等之法者，须尸摩！我等实行于此。』……须尸摩！彼人为此虽受苦、忧，但于如是善说之法、律，为法之盗人出家者，对此将受过苦之报与剧报，乃至堕地狱。……於圣律，对见罪为罪如法悔过者，增长功德，於未来入於律仪。」

佛陀赞许须深自知悔过，未来当能「律仪成



就」，这正是指已经清楚了知「十二因缘集法、灭法（即是四念处集法、灭法）」的须深，接着是依着正念、正智，修习「六触入处离贪」，成就「贤圣律仪」、解脱。见《相应阿含》622, 609, 282 经、《相应部》『念处相应』2 经、《中部》（152）『根修习经』：

《相应阿含》622：「汝等比丘！勤摄心住，正念、正智。……云何名比丘正智？若比丘去来威仪，常随正智；回顾、视瞻、屈伸、俯仰、执持衣钵、行住坐卧、眠觉、语默，皆随正智住，是（名）正智。云何正念？若比丘内身身观念住，精勤方便，正智、正念，调伏世间贪忧；如是受……，心……，法法观念住，精勤方便，正智、正念，调伏世间贪忧，是名比丘正念。是故汝等勤摄其心，正智、正念。」

《相应部》『念处相应』47.2 经：「诸比丘！云何为比丘之正念耶？诸比丘！於此有比丘，於身观身，热诚、正知、正念，调伏世间贪忧而住，於受……於身……於法观法，热诚、正知、正念，调伏世间贪忧而住。诸比丘！如是为比丘之正念。诸比丘！云何为比丘之正知耶？诸比丘！于此有比丘，进退以正知而作，观察以正知而作，屈伸以正知而作，持僧伽梨、钵衣以正知而作，饮食尝味以正知而作，大小便以正知而作，行住坐卧眠醒语默以正知而作。诸比丘！如是为比丘之正知。诸比丘！比丘应以正念、正知而住，此即我为汝等之教诫。」

《相应阿含》609 经：「我今当说四念处集，四念处没。谛听，善思。何等为四念处集，四念处没？食集则身集，食灭则身没。如是随集法观身住，随灭法观身住，随集、灭法观身住，则无所依住，于诸世间永无所取。如是触集则受集，触灭则受没。如是随集法观受住，随灭法观受住，随集、灭法观受住，则无所依住，于诸世间都无所

取。名色集则心集，名色灭则心没。随集法观心住，随灭法观心住，随集、灭法观心住，则无所依住，于诸世间则无所取。忆念集则法集，忆念灭则法没。随集法观法住，随灭法观法住，随集、灭法观法住，则无所依住，于诸世间则无所取。是名四念处集，四念处没。」

《相应阿含》282：「缘眼、色，生眼识，见可意色，欲修如来厌离，正念、正智。眼、色缘，生眼识，不可意，欲修如来不厌离，正念、正智。眼、色缘，生眼识，可意、不可意，欲修如来厌离、不厌离，正念、正智。眼、色缘，生眼识，不可意、可意，欲修如来不厌离、厌离，正念、正智。眼、色缘，生眼识，可意、不可意、可不可意，欲修如来厌、不厌俱离，舍心住，正念、正智。如是阿难！若有于此五句，心善调伏，善关闭，善守护，善摄持，善修习，是则于眼、色无上修根。耳……，鼻……，舌……，身……，意、法，亦如是说。阿难！是名贤圣法律无上修根。」

《中部》『根修习经』：「世尊乃如是曰：然，阿难！如何於圣律，为无上之根修习？于此，阿难！於比丘以眼见色已，可意生、不可意生、可意不可意生。彼如是证知：『於我如是之可意生，不可意生、可意不可意生。而此是有为、粗、缘已生也。此为寂静、此为胜妙者，即舍此。』于彼，已生之可意、已生之不可意、已生之可意不可意灭者，舍乃住立。阿难！譬如有眼之士夫开眼已而闭眼，闭眼已而开眼，恰如是，阿难！对任何人，于如是速、于如是急，于如是容易，已生之可意、已生之不可意、已生之可意不可意灭，舍乃住立。阿难！以如是於圣者之律，关于眼所识之诸色，谓无上之根修习。耳……，鼻……，舌……，身……，意……。」

当已如实知「十二因缘集法、灭法（即是四念处集法、灭法）」，即能得见「离贪断苦的八正道（古

仙人道)」，而成就「四圣谛如实知」的「慧根」。如是能「正念、正智住」，在「六触入处」修学「离贪断苦的八正道」，这也正是依循「贤圣法律」，在六根处无上的修习方法。在六入处「正念、正智住」，修离贪的「出世间八正道」，是对「可意」厌离不生贪，对「不可意」不厌离、不生瞋怨，对「可、不可意」离厌、不厌，能够舍念、不系着，这是「贤圣律仪」的修习，也就是「离欲解脱戒」的修习了。

离欲！不是偏修厌离，除了修厌离，也修不厌离，而厌离与不厌离，都是对可意、不可意的贪欲止息。如对可意的贪欲止息，即对可意不生系缚，如对不可意的贪欲止息，即能远离欲求不满而起的瞋怨、厌离，所以对不可意不生厌离。贪欲及瞋怨都因离贪而能「舍」，所以厌离、不厌离也都能舍了。见《相应阿含》1170 经、《相应部》『六处相应』206 经后分：

《相应阿含》1170：「云何律仪？多闻圣弟子，若眼见色，於可念色不起欲想，不可念色不起恚想，次第不起众多觉想相续住；见色过患，见过患已能舍离。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是名律仪。」

《相应部》『六处相应』206 经：「诸比丘！如何为摄护耶？诸比丘！於此有比丘，以眼见色，心不倾於可爱之色，心不背於不可爱之色，令正念现前，思虑无量而住；又彼如实知心解脱、慧解脱。如彼所起之恶不善法，无余夭尽。以耳闻声……以鼻嗅香……以舌味味……以身触触……以意识法，心不倾於可爱之法，心不背於不可爱之法，令正念现前，思虑无量而住。又彼如实知心解脱、慧解脱，如彼所起之护不善法，无余夭尽。……比丘与此同理，无论任何人，其身增修、复修正念，彼眼亦不为可意之色所引去，不背於不可意之色。彼耳……鼻……舌……身……

意，不为可意之法所引去，不背於不可意之法。诸比丘！摄护即如是。」

4-1-1-3. 审察『须深经』问答的线索

从目前部派诵本的南北传『须深经』中，审视须深与 佛陀的问答内容。发现在目前的诵本文句中，可以发现发问、回答之间，有着前后不一致的问题存在。

根据目前部派的诵本来看『须深经』，须深要向佛陀提出的问题，应当是为何一个自说「生死已尽，自知不受后有」的比丘，却没能证得四禅（或五神通）？接着，这位自说「自知不受后有」，却是未证得四禅（或五神通）的比丘，自我解释是「慧解脱」，又是甚么意思？见《相应阿含》347 经、《相应部》『因缘相应』70 经：

《相应阿含》347 经：「有一比丘语须深言：『须深！当知我等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须深复问：『云何尊者所说不同，前後相违？云何不得禅定而复记说？』比丘答言：『我是慧解脱也！』……我今问世尊：『云何彼所说不同，前後相违，不得正受而复说言自知作证？』」

《相应部》12.70 经：「我等知「生已尽，梵行已立，应作已作，更不再生」，已达於完全智。……然则（须尸摩）又（问：）『汝等尊者如是知、如是见，享受种种之神通耶？……超色、无色之寂静解脱、得於身触而住？』（彼答：）『友！并无此事。』又（问：）『于今，尊者未到达此记说与此等之法者耶？』（彼答：）『友！并无此事。』又（问：）『何以故？』（彼答：）『友！须尸摩！我等为慧解脱者。』……尊者须尸摩由座起，来诣世尊处。……将与彼等诸比丘之论议悉告世尊。」

《相应阿含》347 经：「世尊！彼众多比丘，于



我面前记说：『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我即问彼尊者：『得离欲恶不善法，乃至身作证，不起诸漏，心善解脱耶？』彼答我言：『不也，须深！』我即问言：『所说不同，前后相违，言不入正受，而复记说自知作证！』彼答我言：『得慧解脱。』作此说已，各从座起而去。我今问世尊：『云何彼所说不同，前後相违，不得正受而复说言自知作证？』」

《相应部》12.70 经：「（须尸摩：）『我对尊者等此略说之义不能详知。如尊者等之所说，我对尊者等所略说之义，欲详知为宜。』（彼诸比丘答：）『友！须尸摩！汝无论对其知，或不知，我等为慧解脱者。』……尔时，尊者须尸摩由座起，来诣世尊处。……将与彼等诸比丘之论议悉告世尊。」

佛陀的回答，显而易见的是针对「先知法住，后知涅槃」，也就是如实知「十二因缘集法、灭法」的「慧解脱」，作出清楚的解说。见《相应阿含》347 经、《相应部》『因缘相应』70 经：

《相应阿含》347 经：「佛告须深：『彼先知法住，後知涅槃。彼诸善男子，独一静处，专精思惟，不放逸住，离於我见，不起诸漏，心善解脱。』须深白佛：『我今不知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彼诸善男子，独一静处，专精思惟，不放逸住，离于我见，不起诸漏，心善解脱？』佛告须深：『不问汝知不知，且自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彼诸善男子，独一静处，专精思惟，不放逸住，离于我见，心善解脱。』」

《相应部》12.70 经：「须尸摩！法住智为前、涅槃智为後。（须尸摩：）『大德！我对世尊略说之义、不得详知，大德！如世尊之所说，我对世尊略说义，欲详知为宜。』（佛说：）『须尸摩！汝无论知或不知，法住智为前，涅槃智为后。』」

佛陀的解说，从诸经的比对中，可知是在解说

「见法」的「慧解脱」，根本不是在说明「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的「心解脱」，不是说明阿罗汉的证量。因此，从问、答当中，可以发现发问、回答之间，有问、答不一致的情况。

4-1-1-4.『须深经』的问、答，何者有误？

在经文当中有着问、答不一致的情况，应当何者为正确呢？

从整篇经文来看，这一位承认未证得四禅（或五神通）的比丘，自我解释是「慧解脱」的说法，当须深向佛陀的提问后，也得到佛陀确认无误的解释。佛陀的说明围绕在如实知「十二因缘集法、灭法」的「慧解脱」，并且证明了「慧解脱」确实是未证得四禅（或五神通）。

因此，整篇经文中，造成问、答不一致的原因，应当是在这位比丘自说的内容上，也就是「当知我等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这一句话表示的修行证量，应当不是后面经文中，佛陀反复解说「如实知十二因缘集法、灭法」的证量。所以，佛陀为须深解说的修证证量，不合于「生死已尽，自知不受后有」的修证。

那么真正的问题，是佛陀对须深的问题，作出「答非所问」的答复？或者，是前文所述「生死已尽，自知不受后有」的文句，有可能是错误呢？

依据绝《相应阿含》与《相应部》当中大多数经文的共说来看，未证得四禅（或五神通）的「慧解脱」说法，确实是契合佛陀说明「如实知十二因缘集法、灭法」是未证得四禅（或五神通）的解说。因此，佛陀的解说，应当不是答非所问。

反观前面经文中，该比丘陈述的文句：「当知我等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陈述的证量，应当是指漏尽的解脱者。在《相

应阿含》与《相应部》当中经文的共说，无不说出漏尽的解脱者一定是具足四神足、五根、五力，修证满足七觉分、八正道，也就是修习具足了四神足的「心定断行成就如意足（心三摩地勤行成就之神足）」，具足五根、五力的「定根」与「定力」，具足七觉分的「定觉分」，具足八正道的「正定」。见《相应阿含》561,655,715,749,762 经、《相应部》『神足相应』3 经、『根相应』53,10 经、『觉支相应』51 经、『道相应』8 经：

《相应阿含》561 经：「如来、应、等正觉所知所见，说四如意足，以一乘道净众生，灭苦恼，断忧悲。何等为四？欲定、断行成就如意足，精进定、心定、思惟定，断行成就如意足。如是圣弟子修欲定断行成就如意足，依离，依无欲，依出要，依灭，向於舍，乃至断爱。爱断已，彼欲亦息。修精进定……。心定……。思惟定断行成就，依离，依无欲，依出要，依灭，向於舍，乃至爱尽。爱尽已，思惟则息。」

《相应部》55.3 经：「诸比丘！于此有比丘，修习欲三摩地勤行成就之神足，修习勤三摩地勤行成就之神足，修习心三摩地勤行成就之神足，修习观三摩地勤行成就之神足。诸比丘！对此四神足修习、多修者，则圣、出离；修此者，正至苦灭尽。」

《相应部》48.53 经：「诸比丘！於此无学之比丘，知於五根。即：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是。以其趣、其最胜、其果、其究竟，於身触而住，於慧通达而观。」

《相应部》48.10 经：「诸比丘！以何为定根耶？诸比丘！於此，圣弟子以舍为所缘，得定、得心一趣。彼离诸欲、离诸不善法，有寻有伺，对由离生喜与乐之初静虑，具足而住。寻伺静寂故，成内净、心一趣，无寻无伺，对由定生喜与乐之第二静虑，具足而住。离喜故，住於舍，对

正念、正知之乐，於身正受，如诸圣者之所宣说，对舍与念乐住之第三静虑，具足而住。断乐、断苦故，及先已灭忧与喜故，对舍念清净之第四静虑，具足而住。」

《相应阿含》655 经：「有五根，何等为五？谓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定根者，当知是四禅。」

《相应阿含》715 经：「何等为定觉分食？谓有四禅，思惟，未生定觉分令生起，已生定觉分重生令增广，是名定觉分食。」

《相应部》46.51 经：「诸比丘！云何为食？使未生之定觉支生，已生之定觉支得圆满修习耶？诸比丘！有寂止相、不乱相。多修此如理作意为食者，则未生之定觉支生，已生之定觉支得圆满修习。」

《相应部》45.8 经：「诸比丘！云何为八支圣道耶？谓：[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是。……诸比丘！云何为正定耶？诸比丘！於此有比丘，离诸欲、离诸不善法，有寻有伺、由离生喜与乐，具足初静虑而住。寻伺寂静故内净、为心一趣，由无寻无伺之三摩地生喜与乐，具足第二静虑而住。离喜故，於舍而住，正念正知、以身集正受，如诸圣者之所宣说，有舍有念之乐住，即具足第三静虑而住。断乐、断苦故，及已灭忧与喜故，成不苦、不乐而舍念清净，具足第四静虑而住。诸比丘！此名之为正定。」

《相应阿含》749 经：「若起明为前相，生诸善法时，惭、愧随生；惭愧生已，能生正见。正见生已，起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次第而起。正定起已，圣弟子得正解脱贪欲、瞋恚、愚痴；如是圣弟子得正解脱已，得正知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

知不受後有。」

《相应阿含》762 经：「我当说圣漏尽。云何为圣漏尽？谓无学正见成就，乃至无学正定成就，是名圣漏尽。」

如此可知，未证得四禅（或五神通）的「慧解脱」，绝不可能是「生死已尽，自知不受后有」的漏尽、解脱者。所以，在《须深经》中，该比丘自说的文句，谓：「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这一文句是既不合乎未证得四禅（或五神通）的「慧解脱」，也不合于后面经文中，由佛陀作答的内容。

4-1-1-5. 总结部派传诵之《须深经》的讹误

总结以上，《相应阿含》及《相应部》当中诸经篇共说的比对，得知目前传诵的汉译与南传《须深经》的讹误，应当是出在向须深表达自身修行证量的经句。在《相应阿含》是谓：「当知我等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在《相应部》是说：「我等知生已尽，梵行已立，应作已作，更不再生，已达于完全智。」这两句传诵的经句，应是出自不当的讹传。

这一经句的讹误，应当是为了将「慧解脱」的证量，变成漏尽、解脱的证量。为何如此呢？

原因应当还是为了迁就部派佛教分别说部编纂的《舍利弗阿毗昙》，提出了「五下分结」与「五上分结」的新说法。特别是「五上分结」的说法，是将漏尽、解脱的修证，说是断色爱、无色爱、掉、慢、无明等「五上分结」，而修证最后断的是「无明」。

由于原始经法的教导，如实知「十二因缘集法、灭法」，是得明、断无明，也称为「慧解脱」，但这不是漏尽、解脱的证量。所以，「五上分结」的说法，是将如实知「十二因缘集法、灭法」的「慧解脱」，改说是「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

知不受后有」的漏尽、解脱。

因此，《须深经》中，该比丘自说：「当知我等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实际上应当不是《须深经》的原说，而是出自部派佛教时代的分别说部，为了迁就「五上分结」的部派新义，才做出的改编。

说一切有部传诵的《须深经》，也就是目前大正藏《杂阿含》347 经，在阿难系僧团分裂出说一切有部以前，应当不是这么传诵的经句。《相应阿含》347 经的改编，应当是在阿难系僧团的迦旃延尼子受《舍利弗阿毗昙》影响，写出承认「五上分结」的《发智论》后，造成阿难系僧团分裂为重经的雪山部及重论的说一切有部。往后，承认「五上分结」的说一切有部，才会将分别说部系《相应部》《须深经》改编的新说法，融摄于《相应阿含》347 经中，才会有现今《相应阿含》347 经的传诵形态。

此外，延续此一讹误经句的发展，在后面经文中，由须深向佛陀提问时，再次提到该比丘自说的「当知我等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还有问佛陀：「云何彼所说不同，前后相违，不得正受而复说言自知作证？」问句当中的「复说言自知作证」，同样也是改编后的讹误新经句。见《相应阿含》347 经、《相应部》《因缘相应》70 经：

《相应阿含》347 经：「世尊！彼众多比丘，于我面前记说：『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我即问彼尊者：『得离欲恶不善法，乃至身作证，不起诸漏，心善解脱耶？』彼答我言：『不也，须深！』我即问言：『所说不同，前后相违，言不入正受，而复记说自知作证！』彼答我言：『得慧解脱。』作此说已，各从座起而去。我今问世尊：『云何彼所说不同，前后相违，不得正受而复说言自知作证？』」

《相应部》12.70 经：「（须尸摩：）『我对尊

者等此略说之义不能详知。如尊者等之所说，我对尊者等所略说之义，欲详知为宜。」（彼诸比丘答：）『友！须尸摩！汝无论对其知，或不知，我等为慧解脱者。』……尔时，尊者须尸摩由座起，来诣世尊处。……将与彼等诸比丘之论议悉告世尊。」

4-1-1-6. 修正『须深经』讹误的说法

4-1-1-6-1. 修正错误传诵的应知要点

如果要探究『须深经』中，讹误经句如何修正？必需注意三个要点：

一、首先要了解须深是出自异信、异道的身份，在佛陀时代的古印度，除了婆罗门教以外，当时须深等类的苦行沙门多有「解脱者一定是具备高深的禅定，并且具有五神通」的信仰、思想背景。

二、如实知灭法，也就是「如实知『有』生死灭尽」，往往被不解佛法的学人，误解是「已知生死灭尽」、「知生死已尽」。

三、修正该比丘证量的经句，必需能够契合佛陀对须深做出的解说，并且合乎正确的修证次第。

4-1-1-6-2. 对「灭法」与「灭」的不解

在佛陀的教导中，先知「十二因缘集法」，而后再明见「十二因缘灭法」，或说「五阴灭法」，也就是正见「老病死如何灭尽」、「五阴如何灭尽」。当已正知「老病死如何灭尽」，也就是「知『有』生死灭尽」，绝对不是「知『生死已尽』的解脱」，更不是「见到『五阴已灭尽』的涅槃」。见《相应部》『蕴相应』21经、《相应阿含》260经：

《相应部》22.21经：「大德！曾说于天，天。大德！如何法之灭故而说灭耶？阿难！色是缘起所生，无常、有为，为尽法、坏法、离法、灭法

者；彼之灭故说是灭。受……。想……。行……。识……。」

《相应阿含》260经：「阿难！所谓天者，云何为天耶？谁有此天？阿难言：『舍利弗！五受阴是（本行所作，本所思愿？），是无常、灭法；彼法灭故，是名为灭。云何为五？所谓色受阴是（本行所作，本所思愿？），是无常、灭法；彼法灭故，是名为天。如是受、想、行、识，是（本行所作，本所思愿？），是无常、灭法；彼法灭故，是名为灭。』」

4-1-1-6-3. 修改原有经义的目的

许多学法者及异道者对佛法缺乏正确的认识，误以为「知『有』生死灭尽」就是「知『生死已尽』的解脱」，或是已见到涅槃了。这种错误的解释，在佛教界一直相当的普遍。然而，这种多数学人常犯的错误，或许刚好给了部派佛教的论师，一个修改经句原义的好机会。

试想：若将「如实知灭法」，也就是「知『有』生死灭尽」，顺着一般学人常犯的误解，加以改编为「知『生死已尽』，自知不受后有」的解脱。这对多数的一般佛教学人来说，既不容易察觉错误的改编，同时又可以把「如实知十二因缘集、灭法」的「慧解脱」，改变成「知『生死已尽』，自知不受后有」的漏尽、解脱。如此一来，不只是绝大多数的学人无法察觉到，原来的经句义理已经被大幅度的修改，同时也会让学人误解「断无明」的「慧解脱」即是漏尽、解脱，可以合理化「最后断无明」的部派新义。

4-1-1-6-4. 『须深经』讹误经句的修正

从这一佛教的常见讹误来看，目前『须深经』传诵的讹误，是该比丘自说：「当知我等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如果采取将「知『生死已尽』，自知不受后有」的漏尽、解脱，修正为「知『有』生死灭尽」的「如实知十二因缘灭法」，再加以考虑修正后的经句经义，必需能够契合 佛陀对须深做出的解说。

那么《相应阿含》347 经：「当知我等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修正后的经句义理，应当是：

「当知我等已知生死之集起，亦知有生死之灭尽。」

《相应部》『因缘相应』70 经：「我等知生已尽，梵行已立，应作已作，更不再生，已达于完全智。」《相应部》说的「完全智」，是指漏尽的阿罗汉，修正后的经句义理，应当是：

「我等知生死之集，亦知有生死之灭，已达于明。」

如此，《相应阿含》347 经的经句，即可以修正如下：

《相应阿含》347 经：「时诸比丘，愿度须深出家，已经半月。有一比丘语须深言：『须深！当知我等已知生死之集起，亦知有生死之灭尽。』」时彼须深语比丘言：『尊者！云何学离欲恶不善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具足初禅，不起诸漏，心善解脱耶？』比丘答言：『不也，须深！』复问：「云何离有觉有观，内净一心，无觉无观，定生喜乐，具足第二禅，不起诸漏，心善解脱耶？」比丘答言：『不也，须深！』复问：『云何尊者离喜，舍心住，正念正智，身心受乐，圣说及舍，具足第三禅，不起诸漏，心善解脱耶？』答言：『不也，须深！』复问：『云何尊者离苦息乐，忧喜先断，不苦不乐，舍净念一心，具足第四禅，不起诸漏，心善解脱耶？』答言：『不也，须深！』复问：『若复寂静、解脱，起色、无色，身作证具足住，不起诸漏，心善解脱耶？』答言：『不也，须深！』须深复问：『云何

尊者所说不同，前後相违？云何不得禅定，而复记说知有生死之灭尽？』比丘答言：『我是慧解脱也！』……

世尊！彼众多比丘，于我面前记说：『我等已知生死之集起，亦知有生死之灭尽。』我即问彼尊者：『得离欲恶不善法，乃至身作证，不起诸漏，心善解脱耶？』彼答我言：『不也，须深！』我即问言：『所说不同，前后相违，言不入正受，而复记说自知有生死之灭尽！』彼答我言：『得慧解脱。』作此说已，各从座起而去。我今问世尊：『云何彼所说不同，前後相违，不得正受而复说言自知有生死之灭尽？』

佛告须深：『彼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彼诸善男子，离于我见，独一静处，专精思惟，不放逸住，不起诸漏，心善解脱。』须深白佛：『我今不知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彼诸善男子，离于我见，独一静处，专精思惟，不放逸住，不起诸漏，心善解脱？』佛告须深：『不问汝知不知，且自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彼诸善男子，离于我见，独一静处，专精思惟，不放逸住，心善解脱。』……

佛告须深：『我今问汝，随意答我。须深！于意云何？有生故有老死，不离生有老死耶？』须深答曰：『如是，世尊！有生故有老死，不离生有老死。如是生……有……取……爱……受……触……六入处……名色……识……行……无明。』（佛告须深：）『有无明故有行，不离无明而有行耶？』须深白佛：『如是，世尊！有无明故有行，不离无明而有行。』佛告须深：『无生故无老死，不离生天而老死天耶？』须深白佛言：『如是，世尊！无生故无老死，不离生灭而老死灭。』……『如是乃至无无明故无行，不离无明天而行天耶？』须深白佛：『如是，世尊！无无明故无行，不离无明灭而行灭。』佛告须深：『作如是知、如是见

者，为有离欲恶不善法，乃至身作证具足住不？」须深白佛：『不也，世尊！』佛告须深：『**是名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彼诸善男子，离于我见，独一静处，专精思惟，不放逸住，不起诸漏，心善解脱。**』佛说此经已，尊者须深远尘、离垢，得法眼净。尔时、须深见法，得法，觉法，度疑，不由他信，不由他度，於正法中心得无畏。」

《相应部》『因缘相应』70 经的经句，可以修正如下：

《相应部》12.70 经：「尔时，又有众多比丘，来至世尊之处，白世尊言：『**我等知生死之集，亦知有生死之灭，已达于明。**』须尸摩，向彼等诸比丘作如是言曰：『诸尊者来诣世尊处曾白云：**我等知生死之集，亦知有生死之灭，已达于明。**此为真实耶？』（彼诸比丘答：）『友！唯然。』然则又（问：）『汝等尊者如是知、如是见，享受种种之神通耶？一为多、多为一、显现变为隐没，越墙……以此身行于梵界耶？……以清净超胜人间之天耳界，对人天之两音、远音、近音、皆闻之耶？』（彼答：）『友！并无此事。』又（问：）『汝等尊者，如是知，如是见，以心，对他众生之心，他人之心，得予把握知之耶？』（彼答：）『友！并无此事。』又（问：）『汝等尊者，如是知、如是见，忆念种种宿住耶？譬如一生、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种种成劫……于彼处，名如是如是，姓如是如是，如是之容色……如是之食，经验如是如是之苦乐，得如是之寿。彼歿于其处，而生于此处。……如是详细种种宿住、悉忆念耶？』（彼答：）『友！并无此事。』又（问：）『汝等尊者，如是知、如是见，以清净超胜人间之天眼，见众生之歿，见生时之劣、胜、美、丑、好、恶，如众生之如业行耶？……』（彼答：）『友！并无此事。』又（问：）『汝等尊者如是知、如是见，享受种种之神通耶？』（彼答：）『友！并无此事。』又（问：）『於今，尊者未到达此记说与此等之法者耶？』

（彼答：）『友！并无此事。』又（问：）『何以故？』（彼答：）『友！须尸摩！我等为慧解脱者。』……

（须尸摩：）『我对尊者等此略说之义不能详知。如尊者等之所说，我对尊者等所略说之义，欲详知为宜。』（彼诸比丘答：）『友！须尸摩！汝无论对其知，或不知，我等为慧解脱者。』……尔时，尊者须尸摩由座起，来诣世尊处。……将与彼等诸比丘之议论悉告世尊。……

须尸摩！法住智为前、涅槃智为後。（须尸摩：）『大德！我对世尊略说之义、不得详知，大德！如世尊之所说，我对世尊略说义，欲详知为宜。』（佛说：）『须尸摩！汝无论知或不知，法住智为前，涅槃智为后。』……

须尸摩！多闻之圣弟子，于色如是见而厌离、于受、于想、于诸行、于识亦厌离，生厌离、离贪、予解脱，于解脱生解脱之智：『知生已尽、梵行已立，应作已作，更不再生。』

须尸摩！汝见：『缘生而有老死耶？』……须尸摩！汝见：『缘受而有爱，缘触而有受，缘六处而有触，缘名色而有六处，缘识而有名色，缘行而有识，缘无明而有行耶？』（答：）『大德！诚然。』……

须尸摩！汝见：『缘生天而有老死天耶？』……汝见：『缘取之天，而有有天，缘爱之天，而有取天，缘受之天，而有爱天，缘触之天，而有受天，缘六处之天，而有触天，缘名色之天，而有六处天。缘识之天，而有名色天，缘行之天，而有识天，缘无明之天，而有行天耶？』（答：）『大德！诚然。』……

然则又『汝等尊者如是知、如是见，享受种种之神通耶？』……『须尸摩！汝亦如是知、如是见，对超色、无色之寂静解脱、以身触而住耶？』（答：）『大德！并无此事也。』须尸摩！今此未能到达此记

说，与此等之法者，须尸摩！我等实行于此。」

4-1-1-6-5. 还原『须深经』原有经句与道次第

当《相应阿含》347 经，「当知我等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的经句义理，修正为「**当知我等已知生死之集起，亦知有生死之灭尽。**」

《相应部》『因缘相应』70 经，「我等知生死已尽，梵行已立，应作已作，更不再生，已达于完全智。」的经句义理，修正为「**我等知生死之集，亦知有生死之灭，已达于明。**」

『须深经』的经文义理，即能符合经说当中「慧解脱」的修证，也合乎「慧解脱」尚未具有四禅（或五神通）的事实，并且使得须深提问的内容，可以契合佛陀答复重在「先知法住，后知涅槃」的说法，不再有提问与答复发生不一致的问题。

如是修正后，显现出来的道次第，即能合乎《相应阿含》347 经提出的「**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彼诸善男子，离于我见，独一静处，专精思惟，不放逸住，不起诸漏，心善解脱。**」

在《相应部》『因缘相应』70 经来看，修正后的经句，也是契合该经提出的道次第：

「汝无论知或不知，**法住智为前，涅槃智为后。**须尸摩！汝云何思惟？色为常耶？或为无常耶？」「大德！是无常。」「又，无常者是苦耶？或是乐耶？」「大德！是苦。」「又，无常苦、变易之法得认：「**此是我所，此是我，此是我之我**」耶？」「大德！并无此事。」「受是常耶？或无常耶？」……「想是常耶？或无常耶？」……「行是常耶？或无常耶？」……「识是常耶？或无常耶？」「大德！是无常。」「又，无常者是苦耶？或是乐耶？」「大德！是苦。」「又，无常苦、变易之法得认：「**此是我所，此是我，此是我之**

我」耶？」「大德！并无此事。」……**如是，必须以如实正慧、对此作视。**须尸摩！多闻之圣弟子，于色如是见而厌离……于受……于想……于行……于识亦厌离，生厌离、离贪、予解脱，于解脱生解脱之智：「**知生死已尽、梵行已立，应作已作，更不再生。**」

在古老经说的记载中，佛陀教导的禅观次第，是依据「十二因缘观」为核心，确立「因缘法」的如实知见，再开展「缘生法」的正见。立基「因缘法、缘生法」的基础上，才能断除「常见」、「乐见」、「我见」，也就是通常说的无常、苦、非我。接着，正见「离贪」才能「灭苦」的八正道，再精进离贪的修习「八正道」，导向解脱、三藐三菩提。

这一修证道次第，契合《相应阿含》296,287,749,379 经，还有《相应部》『因缘相应』20,65 经、『道相应』1 经、『圣谛相应』11 经，两部圣典共传的修证道次第。这正是得明、断无明的「慧解脱」在前，在六触入处修习八正道，离贪欲、断瞋恚，具足「贤圣律仪」、成就「正定」，达致漏尽的「心解脱」、成就三藐三菩提在后。

如此一来，『须深经』的经句义理及道次第，即可以从现今部派佛教的部义传诵，再次的还原为部派分裂以前佛陀教导的经义内涵及道次第，重新利益、引导世人正向解脱、三藐三菩提。

注解：

1. 见南传《相应部》『蕴相应』22.126 经；大正藏《杂阿含》256 经
见南传《相应部》『因缘相应』12.21 经
见南传《相应部》『预流相应』55.28 经；大正藏《杂阿含》846-2 经
见大正藏《杂阿含》296 经；南传《相应部》『因缘相应』12.20 经
2. 见大正藏《杂阿含》710 经

【美国】纽约中道禅院周末共修

欢送 Bhikkhu Aticca 返台夏安居

佛正觉后 2445 年 / 2013 年 7 月 6 ~ 14 日

【纽约讯】在纽约中道禅院七月份的每周六、日的共修课程，所播放的是 随佛尊者在正法研习第七期的说法录影：「原始佛教的禅法与生活的统贯」的第六集、第七集。

在周日下午的经法研读班，法友们于 7 月 7 日共同研读 随佛尊者的《相应菩提道次第》的第二篇第五章中「不掉、住律仪、学戒」的道次第经文，也阅读了几篇应该于六触入处守护正律仪的譬喻故事，和有关于四摄事「布施、爱语、利行、同事」的经文。在 7 月 14 日中午，法友们到禅院附近的餐厅聚餐，为即将前往台湾参加夏安居的 Bhikkhu Aticca 饯行。午餐后法友们回到禅院，提出在生活里如何应用经法以及持守戒律的疑问，和 Bhikkhu Aticca 共同探讨务实可行的作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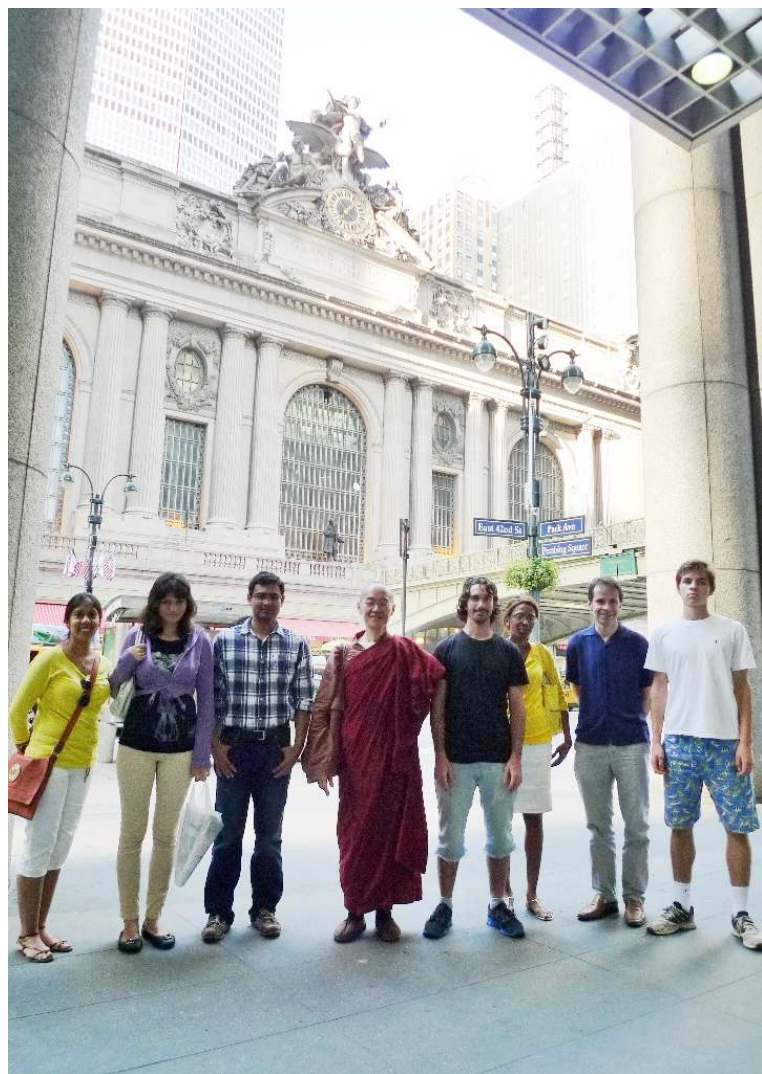


【美国】原始佛教会英语佛学班

周末共修于曼哈顿中央车站

佛正觉后 2445 年 / 2013 年 7 月 14 日

【纽约讯】为了让美国原始佛教会英语佛学班的法友在周末傍晚能够更方便的搭车前来参加共修，Bhikkhu Aticca 将 7 月份的聚会地点改在曼哈顿中央大车站 (Grand Central Station) 旁边的休息厅。7 月 14 日傍晚大家共同修习止禅后，接着讨论在家庭中或工作上的身心烦恼，以及如何应用正念禅修来观察烦恼如何发生的机转。



【台湾】台北内觉禅林雨安居

迎接中道僧团雨安居

佛正觉后 2445 年 / 2013 年 7 月 16 日

【台北讯】2013 年 7 月 16 日中道僧团导师 随佛尊者与僧团法师至大陆弘法两个月回到内觉禅林，今年的雨安居随即开始。平时游化十方，驻锡各地道场的法师，已经提前——回到禅林；来自美国、马来西亚

的护夏法友，也接着入住禅林为为期近三个月的僧团雨安居，尽心护持。（请见封面内页照片）

根据佛制戒律，出家僧团为个人道业、为弘法利生，在雨季时进行为期三个月的精进修行。今年雨安居期间，中道僧团将举办三次为期约十天，以佛陀七觉支禅法为教导核心的中道禅修营、以实践原始佛法为目的的法工培训营、经学研习、律学研习等。预计于 10 月 13 日举办卡提那节后结束雨安居。

【台湾】台北内觉禅林受戒仪式

求受终身八戒 开展人生新页

佛正觉后 2445 年 / 2013 年 7 月 17、27 日

【台北讯】成长于台湾的法长居士与来自马来西亚的法泳居士，在修学原始佛法一段时间之后，深切体会世尊教法之可贵，为远离烦恼垢染，律戒清净；更为道业之增上，决意求受终身八戒，尽此一生谨守律戒，潜心修持。

2013 年 7 月 17 日上午，中道僧团长老尼 Tissarā 法师在北投内觉禅林正式为其举行受持仪式。（右图）诸多同修好友闻讯皆欢喜上山观礼，为其能达成心愿终身奉守净戒，成为如法如律的「八戒女」，致以贺忱并同沾法喜。

仪式中，中道僧团导师 随佛尊者为与会的学众们讲述八戒的内容，说明其中实属九戒，若能兼受第十条戒律「不受取金钱戒，即是完整的出家戒行。

随后 尊者做了重要的开示：「聪明之人，其所行所为总不离自身的考量，经常筹算的，也只有利害关系，故而只会做成功的事；唯有正直厚道者，才愿尽其所能，笃行于感动人之事。历经世代变迁，佛教传承迄今已二千多年之久，虽多次遭逢毁伤，却历劫弥坚，何以故？乃肇因于历代的众多传法者不是追求个人的成功，而是对 世尊的仰望，激发出心灵的深刻共鸣与感动所产生的信念所致

中道僧团奉行 佛陀利和同均的教示和合共住，并如法坚守『不受取、使用及积聚钱财』的清静戒律，故而每位出家人都能发自内心贡献所能，在和谐的关系里甘苦与共、彼此团结。将所有的成就归于僧团，将荣耀归于 佛陀；竭诚尽心，用生命去感动其他生命，令其获得法的利益，此即是法命的本根长存于代代佛子身上。就因如此，面对忧苦人间，尽管黑夜多么漫长，但只要有僧众愿意坚守出家行仪，



不间断的点燃明灯，就能让佛教绵延不绝。」

接引两位八戒女之同时，尊者欣慰的表示，此刻的心情就如接生方于正法中诞生之幼儿，充满了赞叹与祝福。八戒女所依止的中道僧团长老尼 Tissarā 法师，在为其传戒并披戴缁衣时，也意味深长的说：

「授予八戒的仪式虽然时间很短，往后漫长岁月中净戒的持守，才是真正重要之处。守戒主要意义在辅助我们向法前行，朝向解脱，守戒不该成为我们修行道路的负担。」

念及家人的关爱，法长居士也在此时流露出她的感动。对于自身有此福报虽觉幸福，却也深切体会福报的有漏亦是苦法，不仅自我警觉莫系着，更当设法从中出离；容或能将福报所带来的温暖，做为协助彼此朝向解脱之增上力量，亦是可幸之事。谈到整理随身衣物之一刻，见内心在许多想要与不必要中拣择的心境，明白不圆满之世间终究无法事事妥贴，唯有舍离无谓的牵绊与负担，尽心当前并真切珍惜，才能坚定迈向修行之道。

法泳居士首先对 Tissarā 法师一路来的鼓励，说出了诚挚的感恩。她表示常因 尊者的开示而感触良深；在道场里和一群真心相与的法友同行，发现甚多殊胜感人之处；对于戒律的受持，确实足可匡助内在烦恼的止息。因而起了极大的信心。

众多法友参与这一场见证生命之盛事，为五浊世间得出清莲而由衷赞叹，内心也有了更深一层的

启发。

同为原始佛教修行的法在居士，当天邀请僧团至素食餐厅接受供养，并请所有到场法友一起参与，庆祝女儿法长居士在正法中诞生。（其他相关照片请见封底里页）

而跟随中道僧团学法已三年的法斌居士，也于2013年7月27日上午在内觉禅林向中道僧团求受终身八戒，僧团应其所请，由僧团导师 随佛长老亲自主持授戒仪式，为法斌居士授予八戒净戒。（右图）

法斌居士受戒后，有感而发，向前来观礼的法师、法友们说出三年来的学法感言：「走在这条道路上，坚持最重要。」随佛长老 则回应指出：「不能坚持的另一个名词是『自我怀疑』。什么时候会自我怀疑？他自己原来认定的事，在现实中不能实现，就开始自我怀疑，改变现在做的事。」「世俗人的成功

模式是：先预设目标、评估利益、确认可行方法，当内心的认定、理想和需要可以『被满足了』，才会去做。这种人只会做成功的事；未知或不符合他要的事，则不会去做。而法的模式却是：只要方向正确，做了就好。任何因缘的改变，不会让他动摇，而产生改变。这样的人，则会做对生命有益及令人感动的事。」（相关照片请见封底里页）



【美国】纽约中道禅院周末共修

尊者返台为美东法友连线开示

佛正觉后 2445 年 / 2013 年 7 月 20、27 日

【台北讯】随佛尊者在大陆弘法两个月，返回台湾后，于美东的 7 月 20 日周六上午，以即时视讯连

线说法，为纽约中道禅院的法友们开示，分享这次弘法行的经历和感想^①。

尊者复于美东的 7 月 27 日周六上午，以最近一年内的真人实例，教诫法友们：学法修行，要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恩情道义，不要将学到的佛法当成追求名利的工具^②。



【台灣】內覺禪林法工培訓營

護持正法 體現佛法人生

佛正覺後 2445 年 / 2013 年 7 月 19 ~ 21 日

【台北訊】為期三天的 2013 年法工培訓營，於 7 月 19 日至 21 日在台北內覺禪林舉行。

此次法工培訓營之主要內涵，在於：從做中學，應用 佛陀教導的因緣法、四聖諦於日常生活之中，在體現佛法生活化。

活動開始，中道僧團導師 隨佛長老殷切勸勉參與學員把握此生良機，將感情投入自己理性選擇的道路，從日常實踐中體會佛法的意義，以提升自己的生命素質。法工的參與是護持 佛陀的法燈，而自己的認真實踐則是給自己以一盞心燈。法燈要明，心燈也要亮，才是自利利他的真實意義。

隨佛長老更指出：「原始佛法是生命體現的道路，也是我們生命度苦的实现，於現前的生命中努力去實踐。如果是做一個生命的旁觀者，隨時準備抽身，只會流浪於生命之流，無法讓自己生命更好。因此，與其抱怨黑暗，不如自己點上一盞明燈。」

Tissarā 法師則以自己學習的經驗，強調學習佛法必須將注意力放在自己現前的心身實況，才能真正走上菩提道路。Bhikkhu Citta Sang Varo 則播放一段腦神經科學家現身說法的影片，及駐錫馬來西亞道

場的经验，分享寻找内心平静的经验。Bhikkhu Makkhadīpa 则以过人的经典解读能力，为法工们讲授修习、护持 佛陀正法的心要所在。Bhikkhu Paññācakkhu 则陈述佛陀的事迹，拨开神化 佛陀的美丽传说，一生中迫害、挫折交迫，在生命的晚年，浑身病痛，却依然教化不辍，这是多么真实的生命历程，学习佛法也当自己亲身面对生命，而非期待完美。Bhikkhu Aticca 则分享在纽约的弘法、教化工作与自学心得。Lokadīpa 法师则以『如何当个佛弟子』为题，说明成为一个佛弟子的内在与外在条件。而 Bodhidīpa 法师则以生动活泼的角色扮演，让法友直接进行聆听与表达的演练，并提醒法友：聆听与表达的技巧，在佛法的一代代传承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三天的法工营，最让参与法友印象深刻的，当是马来西亚的法修居士带领的团队游戏，透过游戏的进行，法友们破除陌生感并建立起团队信任的情谊。

隨佛長老最後開示指出：「業障」、「隨緣」、「不要分別」、「不要執著」、「一切放下」是束縛佛弟子的五條繩索；唯有依因緣法的正見，才能解開這染污 佛陀教法毒素的茶毒。依著自己的選擇，走一條「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勇健、踏實的修行道路。

培訓營在大合照留下印記後結束。





原始佛教会 2013 年法工培训营纪实

台湾书记组 法璧

为了让参与原始佛教会的法工，对修学道路有更清楚的认识，深入修行内涵，懂得善用因缘法面对困难解决问题，进而提升生活品质；另一方面，也藉由这一场心灵启发与成长的聚会，让法工们了解工作内容，进一步培养默契，与互助合作事宜。原始佛教会特地于2013年7月19日至21日，假台北内觉禅林举办三天的法工培训营。

三天中，随佛长老数次谆谆鼓励、期勉、教诲法工们。以下是长老说法之大要：

一、认识自己的道路，在觉悟中回归 佛陀本怀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学法后，如已确信 世尊的教导『修习七菩提支，成就四圣谛三转十二行』是为究竟之法；并觉知佛法是为利益众生息苦之良药。以这样的认识作基础，信受 释迦佛陀为生命导师，诚愿遵从其教法，依身心的觉醒来灭苦，进而以之济度

苦难众生，开展佛法的大用，这就是你的道路。

佛法，既是身心息苦之道，就不是为我们指出一条开创理想的生命道路。理想从古至今随地域文化之异有所不同，倘使以达理想生命为务，佛法就会成为各种安慰众生的方法，那时与其说是良药，就不如说是慰藉了。如果没有这种透彻骨髓的觉悟，从追求理想变为务实实际之人，是很难入 佛本怀的。再者，佛教之所以有许多教派，是由于历史沿革当中必然的变迁所致，因而形成与 世尊教法有相当差距的宗派，如能了解这就是佛教的现实，也才会愿意回归 佛陀本怀。

既然佛法的重心在指出息除生命痛苦之觉悟与实践，就需要回到苦本身来认识，苦到底是什么，只要亲自审谛观察，就会知道苦是有情众生生命的体验。

如能以知苦、息苦为方向，虽不曾追求任何人生

的理想，也觉到自己还有许多做不到的事、改不掉的习气，但还在认真努力，这时人们就变得正常与平常了，不再妄求不务实际之事，只想目前所必要想的，面对眼前必须面对的，关怀眼前能关怀之人，行当前之能行，尽心戮力度越忧苦。有此理解，佛弟子才能真正相知，并携手同行。」

二、法灯需当点亮；心灯亦要能明

随佛师父愚直表示，他只是转达 世尊的教法，让我们能在此处清楚无误的理解到真实佛法。至于听法是不能见法的，须得亲自努力、随闻起观，明见身心之缘起以达正觉，而非从外在山川大地观得。面对愚痴、贪欲、瞋恚充斥的世间，众生当得自己度越，而非由任何他人来化度，因而目前所能做的只有点亮两盏明灯，令在黑暗中之人能循此光明自行修学。

其一是法灯：佛陀说法之内容包含十二因缘法与八正道，以修习七菩提支、次第圆满四圣谛三转十二行为修行主轴，成就正觉、离贪、慈悲喜舍四无量心、解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五种证量，这盏法灯当得点燃。

再者是心灯：世人多为实现自我需求而相互欺蒙、障碍，彼此伤害。倘使出家人不用生命实践佛法，人们如何能相信这条道路有用？正觉是生命的体验，离贪是生命的表现，慈悲喜舍、解脱、证菩提则是生命真真实实的呈现。中道僧团依经依律，守戒严明，敬谨修行，奉献生命，实现 释迦佛陀建立僧团的托付，将息苦之医术付与一群虽不理想、但正常之人身上，以便成为代代传承泽世利人之良药。不仅要用的方式点燃心灯，更倾生命之力不断浇灌，法灯的光明才能在世間彰显，进而承续不绝！

三、如何体现原始佛法，并用以在生活中修行

对于一位努力寻求真理之道的学法者而言，内心若一直紧抓着理想不放，那么，不论生活在哪儿、或

做任何事，都会使不上力的。为什么呢？若只顾理想，情感却未能真正投入，就会觉得一切都不够好，只期待这个世界配合自己的需求，面对身边人、事、物不仅不知足，不懂感恩、珍惜，还会滋生许多抱怨、不满和不以为然，变成了一个无法融入现前人生的旁观者。于是乎，做起事来就常留一手，而且随时准备抽身，总感觉自己老是在流浪，始终不得安生。

佛法其实是在帮助我们放下理想、活在现在。这世间的亲情、爱情、友情虽是生命中良好的伙伴，但却不是满足理想的工具，我们必得认真珍惜，理智抉择，搁下无谓的欲望，将对生命的情感投入现前，才能真正去欣赏、关怀，并对人付与慈悲。

若能依法而行、朝向正向解脱之路，就能逐渐体会原始佛法与一般宗教信仰之差距，并发觉 世尊的教导的确能在生命的历程中体现，亦在当前活生生的呈现。透过这样的认识之后，理智与情感就能并行不悖，更能具足力道，就现前所当行而倾力为之。以这般明见因应于实际人生，就是当前复兴原始佛法的契机。

四、前来求法的四种人

随佛师父提到：前来求法的大略可分成四种人。第一种人对佛法的知见不多，智慧少、善根亦不足。

第二种人智慧有限、但仍有善根，尽管听法不太理解，却表示肯定。这种人言语坦诚、对人不计较且愿意付出，知见和信念虽不足，但对他人的善行会感动，这种人可说已见到了心灯，法灯也尚未漏失，宗教态度与实践信念都还具足，可慢慢教导。

第三种人是相当懂得探研佛法的聪明人，然则善根却颇为不足。与人往来不以处世之德为要，视对方成就与否为标准。面对他人的成功，会起钦羨甚或心生妒忌。这种只想做「风云人物」之人，极易将佛法当成实现个人功名霸业的工具，但却缺乏感动人的能力。



第四种人既有智慧见及法的可贵、亦具备了所需的善根，可说是独具慧眼，能确认佛法毕竟是生命之道，而看到了法灯；见有人肯牺牲奉献、实际行动，也会感受到实践者的艰难而面见心灯。

整体来说，第一及第三种人由于善根不足，又有其个人情绪性的信仰，对于与己殊异之人，易生敌视心态，即使亲见他人用生命实践法的努力，也是很难理解的；相对的，真正愿意付诸行动、实际参与及护持者，则是第二及第四种人。其中第三种人最要不得，虽学到了真实法要，却一心只想成就个人丰功伟业，终致演变成不必要的猜忌与疑虑。这也就是造成佛教部派分化的主因。平心而论，不管是修持或弘扬佛法，时刻都会面对这四种人。然而，即使修行的道路再如何艰难，所能做的，也只是持续坚定的走下去。

学佛并不是宗教信仰，而是生命的实现，若是提不起道心，并非努力不够或业障深重，主要是执意将情感放在个人的理想（也可说是欲想）之上，所以，即使知道该怎么做，也不会有力量真正的走下去。简要说，善根不足者，只会顾念自己的需求，不会在意他人，所以崇高的教义是听不进去的，即使听得懂，也不可能产生行动的力量。

事实上，每个人都具有善根，善根的厚薄关系到自私程度与自我意识的强弱，从对待自己与对待其他生命的情感表现，就可以看得出此人眷爱自我生命的程度。如果所考虑的，只关乎自身的需求，不管再怎么聪明也是无用的；反之，若肯辛苦一些，甚或委屈自己，让其他生命得以解困脱难，才是真正热爱佛法以及实现道心的修为。佛法是生命的教育，在教导我们如何度越痛苦，而非实现理想；传扬佛法并不是宗教事业，要从生命之实际表现来履践，才有力量感化众生。历史上，了不起的人是修出来的，而不是教导出来的。修行其实全凭修为功夫而非口才能力，主要在节制自己的欲求，调伏自我的贡高我慢，一如玉质

内蕴的璞玉，静待岁月让水流细磨，使之光滑如镜，虽身怀摩尼珠而韬光养晦，才是修行的真义。

五、如何落实自我学习

随佛师父有感而发的勉励法工们：对的事就要勇敢去实现，目的不在个人的成功，而是努力做正确的事。在过程中，即使再怎么艰难，也愿意坚持到底，这就是在做一件感动人的事了。聪明人之所行所为不一定是正确的，虽然努力追求成功让人羡慕，但他们不可能做感动人的事。因为人们内心同时存在着欲念与正念，对有成就者会心生羡慕，但却不会真正尊敬。羡慕的原因是希望自己也能成功；无法对他表示尊崇，却是因为自己内心还有欲念。人一旦成功了，名利当头，依旧会选择做正确的事吗？那是保不定的。

那么，难道佛法与成功不能两全其美吗？当你一手抓着佛法，一手抓着成功，你所抓住的就不是佛法了。因为在希求成功之下，佛法便已不是你生命的展现，而是将之拿来让自己顺利踏上成功之道的垫脚石了。因此，若一味的追求成功而内心没有佛法，无论如何，佛法都只是工具而已，即使出了家，亦然如此。反之，一手握着佛法，一手握住正道，此时你并不一定会成功，但在他人心目中，你好似在某处已成功了。因为当此之时，你问心无愧、内心坦荡，也就是在做感动人的事了。

六、法工修行团队应具备的认知与态度

随佛师父谆谆的叮嘱法工们：「在这里，无论做的是什么，都不要像个工人，那样会不开心的。因为我们不是做工，而是在做人，是依照个人生命的选择，走自己的修行道路，做自己想做人。所以才会欢欢喜喜发自内心，亦不期待回报的给人帮助与关怀，这一切都在体现我们对生命的信念，因而没有抱怨，也不会觉得辛苦。」

「虽然法工团队一向走的是修行道路，但也会

依个人本身的因缘、动机与实际状况，尽可能为各种不同类型的佛弟子，量身打造适切的发挥途径，同时尽量释出空间让每个人的潜能施展开来做出贡献。也就是说，在此不仅能静下来自我修习，也可以走得出去。因此，在个人方面，如果仅止于听法、建立认知是不够的，需要在实际生活上，将此视为生命历练的过程，积极付诸行动，转化与落实才是；至于与人共事，许多地方则需相互学习与包容，懂得感恩，坦诚合作，以大事为重，蕞尔小事切勿记挂心头，才能逐渐形成一个修行团队，做出一些象样的事。对于自行负责的工作，只要依任务方向尽力而为，如在过程中有所落差，当要腾出协调与修正的空间，让彼此透过成长、转型及磨合，相互接纳与了解，逐渐形成默契。」

三天的课程中，除了随佛师父对大家的殷殷劝勉教诲外，中道僧团的其他法师亦有甚多精辟的教导与分享。大要如下：

* 学佛的意义与价值

在这一堂课里，Bhikkhu Paññācakkhu 法师引导我们重新审视悉达多的成长背景和人生经历，透视其心路历程。原来 佛陀一生屡遭迫害、挫折重重，却始终坚定不移的教化十方。佛陀，已为我们传递了一个重要的讯息：现实的一切，纵使勇于面对，尽力当前，不做无谓之行，不存对成果的期待，但缘生之法是不可能掌握与预设的。从此处回到当前生活的

价值来看，一生顺逆交逼的大觉 世尊，对平凡的我们来说，感觉上是如此的亲近。

世尊所教导我们的，并不是对未来怀抱着希望与想象，而是面见真实的智慧，这种智见不仅予我们力量，并带领芸芸众生朝向离苦、灭苦之道。学佛的意义与价值就体现在我们的身心，在当前展现并非等开悟之后，而法的利益也就在法的实现中呈现。这么说来，平日持戒不放逸、认真守护，不作无益思维，令内心平稳；看清实际现况行所当行，勿有所贪图；布德施惠、乐善助人；依循因缘之明见，如法勤修，虽明知世间不完美，所有的努力不一定会有收获，内心却了无遗憾。佛法需要亲身实践才能发现，其内容真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即使一时之间无法彻底斩断烦恼的根源，也要懂得处理当前状况下所发生的事，就是要这样用智慧减低烦恼，朝向苦的止息，才是在法中受益的佛弟子应有的态度。

* 如何建立原始佛法学人的大家庭

这个单元是由 Bodhidīpa 法师带领的，首先他让五位年轻的同修扮演不同角色，再分组与这群从未接触过佛法的新生代交流。除了透过适当的表达与他们个别沟通，一方面也考验法友的聆听技巧与游说能力。比如面对陌生的青年，如何切入其思维模式实际去了解他们，除了表达关怀，同时也想办法说服他们尝试接触佛法，令其往后的生命得到受益。身为佛弟子，眼看着世界一直在改变，不可能为我们停下脚步





等待，从这里也在提醒年长的我们，将面前的青少年当成是自己的下一代，那么当如何用个人的身行语意去影响他们呢？因为即使这一辈子还不可能见法，我们也要想尽办法将世尊所流传下来，不共世间的真谛，好好的传承下去。

为了争取到青少年们的认同，每个同修都使出了浑身解数，从投合个人兴味的轻松对谈到劝诱享用餐点的邀约，求取认同的手法真是无奇不有，可说是精彩绝伦。领纳到这一番心思，着实令人忍不住露出会心的一笑。然令人感到有趣的是，在这一场别开生面的说服与沟通里，每种说法所表达出的语气、神色和引导方式，都与说服者的性情及行事风格，有极密切的相关。究竟如何才能让对方跨越自己，与我们拉近距离，并透过如实的传达，真切感受到佛法就呈显在当前的身心里？除了承受过痛苦，曾对生命释出疑情者，较容易经由相互情感的认同取得共识之外，也要让未曾闻法者有机会实际领受，并亲身体见源源渗流心间、唤人醒觉的法的力量。

* 修习六随念及护持、修学 佛陀之正法

每周三都在台北禅院讲授经法研习课程的 Bhikkhu Mokkhaḍīpa，对「法工」下了如是之定义：「能当真正的法工是十分不易的，因为法工不是义工也非劳工，而是在原始佛教会里参与、共修，法义得以受用，还愿意一起为协助众生付出心力的法友才配称之。」

由于随佛师父谈到「理想」有感而发的 Bhikkhu Mokkhaḍīpa，与我们分享了年轻时代追随理想的过程与际遇，最后毕竟还是不忘初衷，选择安住修行的道路，得遇随佛师父，更造就了探研世尊法教的机缘，回想每一趟求取理想的路程，都曾对人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接着以他讲述《相应阿含》与《相应部》的惯有方式，列举经典为证，带领我们深入法义，将六随念的意涵，指向远离愚痴、贪欲、瞋恚的修持，乃至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施、念天所熏故，升进于涅槃。同时点出追求世俗的贪念，乃是造成生生世世牵缠的主因；欲破三毒则当舍离对「有身」的顾念。

热诚和善的 Bhikkhu Mokkhaḍīpa，秉持对世尊教法的恭敬之忱，研修法义一向思量缜密、务求精确。常以他深究博士论文的功力，将两部经典对照出的法义整理得层序分明、有条不紊，并不厌其烦的从经、律、论参阅相关的他部经说，以便厘清世尊究竟的教法，其间仍不忘跟从随佛长老验证出的理路，铺展出切要的修行道次第。整个授课过程都用简报方式，将十二因缘列成清晰的图表为我们解说，不仅标示出生死流转的关键所在，更且将修行重要的切入点顺次揭示。并郑重指出：欲断除「有身」成就「六随念」，从「六触入处」着手是必要途径；同时将整个修行导向「明」与「解脱」此二证量为依归。当大家正因图示的引导感到茅塞顿开时，Bhikkhu Mokkhaḍīpa 却慈悲的想到，为免受到图表的牵制进

入逻辑思维的认知，致无法亲身体见身心流转的实际真相，反而不利于因缘的观察，而为我们悉心破解对图表的框架，所形成归纳性思考的依赖，转而将重点放在当前的实践与体悟上。

最后更举出《相应阿含》906 经与《相应部》迦叶相应 13 经中 世尊之所言，作为警示鉴戒：五浊恶世中正法将灭时，即有相似像法生起，其征兆有五因缘，若欲破此因缘，则应「恭敬 世尊，尊重、供养于佛，至心归依；于法于戒，及以教授同梵行者，亦应供养、恭敬、尊重、至心向之。」亦即对佛、法、僧、对所学与定，皆须依教奉行，始能令正法久住于世，不退不忘失。

* 人生的归宿

人生最终的归宿各有不同，追求爱情者以婚姻为归宿；统治者以权力作依归；经营企业者以壮大事业为人生目标；贪求逸乐者以金钱为对象；而对仰信宗教之人来说，临终前唯一的归宿则是天堂。Bhikkhu Citta Sang Varo 在这一单元里播放了一则影片，对于神经医学专家吉儿·博尔特泰勒来说，当身体出了状况才知抓取荣华富贵、名闻利养之空幻。谈到 世尊在 29 岁，思及人生不免于老病死，感到生命之无奈与痛苦，而走上了寻访名师之求道生涯，探寻老、病、死之根源，开启通向正觉之大门。 佛陀所教导

之人生归宿，在于遵循四圣谛三转十二行，依远离、依无欲、依灭尽、向于舍，度越忧苦得以解脱。事实上在现实活里，人与人之间若一旦有了期待、理想或归宿，难免让自己生活在担忧与害怕当中，诚然世尊的教导，与一般人所谓之归宿确实有所不同。

Bhikkhu Citta Sang Varo 由此想起这半年来在马来西亚道场，难得经验到的心路历程。因而坦然现身说法与我们分享，述及当时的心境，终于在孤独中找到了平静；在沉淀中享受到独处的喜悦与安祥，并藉由这可贵的机缘汲取佛法、慢慢体会，心中对此充满了感恩。才发现到：人毕竟需要一段面对自我的时间，真正在生活中步伐走稳，才能走得远。

* 学佛的受用、参与和开展

Tissarā 法师在这一堂课里，亲切的与我们分享她学佛当初，受到错误观念的影响，掉入信仰盲点不能得利的情况。幸遇 随佛长老，提到「真花与假花有什么不同」的问话，当即将她拉回了现实，「若不将注意力放回身心观照，就看不见自己的问题，你必须要能确知现前身心的实况，才是真正走在菩提道上。」这些从未有人提及的话，立时解开了心中所有的结，强烈感受到冲击之余，继而更在因缘法的开示里洗濯多次，始逐渐涤尽对佛法的误解，感觉受益匪浅。其后与 随佛长老的互动，常因其宁定中蕴含睿



智之提点而得憬悟。

藉由这段经历，Tissarā 法师并关心到我们，如何透过观察处理内在问题的过程，因而为我们揭示实际运作的方法。并勉励我们，只要能力所及，便如此将注意力放到身心的观察与发现，就能建立起自我体察的胜任感，少却许多无谓的烦恼。

谈到这一堂课的主题，Tissarā 法师说：「修学佛法如无法运用到日常应对上，从利益家人扩展到参与我们生活的每个分子，便谈不上受用了，也就是说，若能真正得利，自然就会成为照亮自己与接引他人的点灯者。不过，学法的受益，是要先从懂得面对自己的问题；乃至进一步看清身处的状况来着手，其间的运作，千万不要因过度自我期许而忽略了能力上有所不足之处。反观世间，希求得利却不想付出代价者比比皆是，如能跨越这种心态，直接面对该面对的问题，减少不必要的期待，勇敢承担才不致承受无谓的苦恼。」

* 如何当个佛弟子

在这堂课里，Lokadīpa 法师指出：亲近僧团、听闻佛法，与法相应起了信心，只是形式上的归信。此时，还要受三皈依并持五戒，才是真正的佛弟子。接着 Lokadīpa 法师说明五戒的内容。

最后点出修证佛道之前，需培养道前资粮，具足方便、守护、善知识、正命等四法，得现世安乐；明辨善恶；观己过患；知惭愧；起增上欲学；住不放逸，修习信、戒、施、慧，得后世安乐。佛弟子靠修行与实践，从世间的五戒十善渐次断除出世间恶法—五盖，修习出世间善法—七菩提支。如是勤修正觉禅法；内正思惟，习于八正道；乃至具足五根，向于漏尽，是为菩提正道之修证次第。

* Bhikkhu Aticca 与我们的分享

只身在纽约道场化众的 Bhikkhu Aticca，难得回到家乡参与僧团雨安居，虽许久未见，却仍亲和如昔，原本敦厚儒雅的特质更增一分宁定。谈到在纽约中道禅院利用独处勤修止禅，令内心澄净感官益为敏锐，也发现更多。此外，也因为有机会静下来，在平和恬淡的时刻，从欣赏大自然动态与蝉鸣鸟叫间甚有所体悟，发觉生命并不孤单，有「法」相伴，虽在人群亦有归属。

面对来自各处，不同肤色、背景、文化及强势的宗教主流，加上普及的逻辑思维方式和崭新的科学水平，世尊不共世间的因缘观，契入者难。然而这一系列的课程，只要用心去做，或多或少都是有帮助的。周日下午《相应菩提道次第》的导读；纽约市立大学安定身心的止禅引导；乃至不限读经，直接切入



人类共通经验的座谈，碰触到的是日常生活与家人的心结，亲子关系，社会人际的难题...等等，都以亲自分享的方式来减除身心的负荷。不管宗教或国籍，要能跨越内心的鸿沟，直接面对困难，只有用真心去聆听表示关怀。每一回讨论到最后，还是会从佛陀解决痛苦的方法归向禅观的内容，这样的互动确实可以学到许多，实是教学相长的好机会。藉此更加明白，原始佛法并非要人们强加遵循的道理，而是一种教育，我们仅能提供途径与建议，分享自我医疗的体验，但面对问题、自我诊断则还是个人的事。

* 寓教于乐的团队训练游戏

这次的法工营有个特殊的跨国交流，一接获指令即请假搭机，从马来西亚风尘仆仆前来的法修师兄，极有经验的用他的专业为我们带动团队游戏，同时也将法工的活力引动开来。经过此次的体验，在可预见的未来，年轻化的原始佛教会将以这样的生命力持续传承下去。

活动一开始，即在节奏的唱和下相互捶捶背、揉揉肩，整个肃静的修学场面顿时轻松了起来。穿插在正式课程之间，透过团队互动的设计，即时带起了高昂的情绪，很自然的让大家跨越陌生、培养出默契，也传达了彼此的心声。游戏中为了达成目标，每个人都得放下自己，配合当前，以便完成共同的任务。一时之间整个大堂里，惊呼、喝采与欢笑声不断，平日严谨的法友也难得的放下惯有的方式，开心的伸出双手热忱相拥，互祝成功。虽说是游戏，在潜移默化当中，即在陶冶学员们团结一致、密切合作克服困难的精神，培育组织协调与人际沟通的能力，以及养成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也终于知道，在团队中如能懂得换位思考，理解到责任与信任毕竟需要相互的体会与考量，才能培养出高度的默契。感谢法修师兄的用心，无形中引导着我们从自我的视野走了出来，敞开心胸迎接外在的世界。

三天的法工营在一片温馨、和乐的气氛中画下句

点。背着行囊，走出内觉禅林，每个参与的法工脸上都挂着坚定的微笑，因为他们明了「传续佛法需要大家的真心投入，透过这样的努力，让每个如煤田炭种的生命力在炉中燃烧，将光与热发散出来，凝聚成推动弘法的力量，辗转绵延惠及世间，利泽久远。」也愿意身体力行之。





法工培训心得分享

台湾 初依

第一次参加法工培训，三天的课程，有大师父及多位法师说法，及活泼的团康活动，感觉受益很多。

师父说今年起僧团将会把重心放在台湾，建立修学典范与环境，唯有亲自做、亲自走，才会知道自我的路为何。法工参与原始佛教修学，就是要知道自我的道路，及提升个人修学品质。佛法是自利利人的济苦良药，祂指出息除生命痛苦之道，而非指出理想的道路。若想要用佛法来体现个人的理想，不想用生命来体现听到的佛法，只追求个人生命表现的人与僧团是不相应的，也根本不会觉得僧团重要。佛陀的慈悲表现在建立僧团上，由于僧团，佛法才得以传续，因此在僧团修行不能随心所欲，自由是愚痴贪欲的奴隶，出家人要依法依律，在黑暗中点法灯与心灯，法灯依 佛陀的法与律，心灯用生命去奉献。唯有内心搁下「追寻理想」的想法，现在认真做现在能做的事，能息除几分苦恼就做几分，正常与平常的面对现在，方能务实的远离苦恼。

Tissarā 法师有段话让我很深刻：「把自己的困难说出来，就是面对自己身心的困难，让周围的人了

解而接纳你。若损益评估都只想到利，损失都不要，这很贪心呀！坦然接受，愿意付出代价并承担，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期待与苦恼，就可以感受佛法在身心的受用。」听法多年，一直觉得没有上路，经法师指出，原来这些身心的感受就是佛法的受用，但我却认为很平常而不在意，说白了，就是「事事用心、处处留心」的功夫不够，实在惭愧。

感谢僧团三天用心的教导及启发，更感谢马来西亚法友专程来台带领团康游戏，不仅提振了精神；也因大家的投入及热情参与，而影响彼此互动，陌生的距离拉近了，彼此也增进了了解。法工营是心灵的启发的课程，让法友明白息苦是自己的路，不是来帮忙，而是回家，大家都是一家人，一家人就要用生命来投入，点亮法灯、心灯，如此才是僧团的同行者。只考虑自己的成功与需要，即使很聪明也没用，修行人最重要的是：调治自己的欲望及贡高我慢，致力于修道养道。盖「了不起的人不是教出来的，而是自己修出来的」。

Sādhū ! Sādhū ! Sādhū !

法工营感言

台湾 法绽

带着如小学生要去旅游的心情，我来到向往很久的台北内觉禅林道场，参加三天的法工培训营。在培训期间，师父对我们说：法工是来做志工，但不是来做工的。这次的法工培训，我们依照了自己的长处以及兴趣，分成了文书组、总务组、电脑... 等；而我分配到的是总务组。

在培训期间，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法工带领着我们玩了一些团体的小游戏，在这些游戏之中，我体会到了团体默契的重要性；也体会到我们需要透过多元的途径，融入年轻人的思想，拉近与年轻人之间的距离，让他们逐渐了解原始佛教的教法，并在生活中受用。

这次的法工培训，我担任一餐的主厨，这让我学习到如何和大家一起同心协力完成一道道餐食，也让我学习到：即使一个人身兼多职，只要安排妥当，也

能好好分配自己的工作流程。三天里，师父说的法都让我有很深刻的体会，尤其师父所说的「人生的五条绳索：业障、随缘、不要分别、不要执着、一切放下」，我深深的体会到我们的人生的确被这五条绳索给束缚住。因此，我们要依着 佛陀的教法学习、开展，努力的离贪断爱。



帮免疫力加分！5类超强食物

本文取材自 华人健康网/记者 罗诗桦 报导 2013/5/8

明明没有做什么事情，可是就是觉得一个月可以小感冒好几次，或是稍微着凉就生病了，身体的免疫力似乎难以发挥作用，甚至感冒生病了也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复原。其实，这可能是身体免疫系统不够有力的关系，生活中可见许多增强免疫力的食物，平日多补充，能改善身体免疫力。

1. 生姜、辣椒、大蒜

辛香料大多都能促进身体新陈代谢，像辣椒中的辣椒素，会使人体分泌神经传导物质脑内

啡，而脑内啡具有提高免疫力的作用；而生姜所含有的姜酮醇有促进血液循环、提升免疫力功效，因此在快感冒时煮姜汤来喝，就能祛寒、避免感冒。

另外，大蒜中的硫化化合物可以提高 T 细胞及巨噬细胞的活性，同时也会增加体内防御细胞的活性，不论生吃或熟食，每天吃 2 ~ 3 颗大蒜，都能达到杀菌、预防感染甚至抗癌的效果。

2. 蕈类食物

学法感言

新加坡 法惺

感恩大师父的教导，因为我们生活的越来越好。起初，对因缘法似懂非懂，学了差不多两年才终于明白了。所以现在的生活很开心，少了很多烦恼。尤其是我先生法舟“大男人主义”的习气改了很多；自己对家人的执着也放下很多。之前，还没接触原始佛法的时候，我们是跟着北传菩萨道的教导，足足跟了十五年，一直有很多烦恼，还差一点得了忧郁症，有想放弃学佛的念头，也曾经在佛前发愿：「今生一定要找到大善知识，引导解脱之路。」，果然，很幸运遇到了随佛尊者。听了师父的法才知道以前所学的“法”都是错的，比如：过去所欠，要忍辱，烂慈悲，等等，纵容恶人，被欺负，难怪烦恼有增无减。

去年七月到台湾禅修，感恩大师父与中道僧团的诸位法师的教导，尤其是 Ven. Tissarā 法师和

Bhikkhu Mokkhaḍḍipa。我们学到很多以前从来没有学过的法。尤其是小女儿，克服了从小一直很害怕的东西。

每个星期六，我们都有参加连线听法，学习因缘法和师父人生宝贵的经验，运用在平时的生活中，获益良多。现在“家变”了，变得越来越好。之前的我，我见、我执和恶习很重，学了因缘法后，明白了这都是我们的五阴身心“六触入处”的运作。如今，烦恼少了，贪，嗔，痴也减少了一些。所以，止息了不少无谓的苦恼。

再次的感恩大师父和诸位法师的教导，希望今年七月有因缘再参加禅修。也希望师父们能常常来新加坡弘法。

祝大师父与诸位法师们法体安康，早日正向菩提！

蕈类的多醣体可促进身体的抗病菌细胞增生，因此能达到消灭肿瘤的功用，金针菇含有的特殊蛋白，可以刺激身体产生更多能帮助抑制过敏反应的细胞激素，因此对哮喘、鼻炎、湿疹等过敏症都有预防能力。

3. 优酪乳、优格

优酪乳主要功能可调整、改善胃肠道健康，而过去研究也发现优格中的乳酸菌可以增加由 T 细胞释出的γ干扰素（gamma interfer），进一步增加抗体生成，增加身体免疫力。每天只要喝 3 盎司（约 180 毫升）的优酪乳，就可能预防感冒及腹泻。也可以选择早上空腹喝 1 瓶优酪乳，能刺激肠子蠕动使排便顺畅。

4. 地瓜、地瓜叶

地瓜中的谷胱甘肽因为有抗氧化效果而能提升免疫力，含有的粘蛋白，还可保护心血管避免动脉硬化，并能抗老、防便秘。而地瓜叶也是营养价值高的蔬菜，每天只要吃 300 公克的鲜绿地瓜叶，就能满足 1 个人 1 天的维生素 A、C、E 及铁的需求。

5. 绿茶

绿茶所含有的儿茶素是很强的抗氧化剂，且也有杀菌、抗癌的效果，对于抑制肠胃道中害菌增长，具有提升免疫力的效果，除了直接饮用，也可以将绿茶粉洒在食物上，或是加入其他食物中食用。

法工的意义

台湾 法序

很感谢法善邀我一起参加法工营，更感激中道僧团通过了我的申请，让我有机会解决这一生许多重大的烦恼，及改变自己。

本来我以为参加法工营是去学习如何有效率的整理环境，备早、午斋，有效率的做法务及其它。而我心理也准备好要被训练「做」些什么，可以在台中道场有所发挥。但实际上并没有做任何事，师父一开始就说我们不是来做工的。

这三天的课程中，在师父的开示下，我脑袋里一层一层的烦恼很自然的剥落了，毫不费力，知道自己的内心已变轻松了。

之前，我毫不自觉自己是那么愚笨。小时候是那么快乐，但随着年纪越大越不快乐，烦恼也跟着年纪增加而增加。例如与家人相处不好、害怕人群、心里怕病、怕死……等，烦恼变得坚固难以处理。俗谚所谓「老来颠倒」，眼看着自己就正在发生这种情形，心里很慌，却又无可奈何。

师父开示中说：「人生的烦恼与痛苦是发生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人、任何事，我们要专注的去面对它、解决它，专注是定，而专注看出它们是因缘的，这是慧，这是一种认识的模式。」又说：「迷惑的人会把生活中平常的现实变成生活中无可避免的痛苦；迷惑下的希求肯定不会实现，只会带来痛苦。」还说：「老与老苦不同，老是发苍苍、视茫茫，老苦是回想年轻体壮、貌美，对发苍苍、视茫茫很讨厌，就会很痛苦。而老病死、怨嗔恚、求不得皆是缘生的，是必然的、当然的、平常的。努力于现在，并且坦然的接纳、面对平常的老病死。就可以避免对老病死生起『苦』。」在听完的那个当下，我心中的大石头全消失了。

课程中，特意安排了团康游戏。让法工们在游戏中，彼此从陌生而变的熟捻；也让法工们从游戏中体会团结、合作、沟通、培养默契的重要。三天的法工营在快乐与笑声中划下美好的句点，我终于学习到如何做一个称职的「法工」，也愿意身体力行之。





与法同在 感恩有您

台湾 法长

102 年 5 月 6 日，陪父亲上阳明山中道禅林皈依，父女俩都很开心。父亲对师父帮他取的法名「法在」欢喜不已！能陪着父亲一起走在菩提正道上，觉得父亲对我的疼爱，自己总算能有些许正向的回报。

在父亲皈依的前两周，有一天晚上 11:00，父亲叫我下楼，坐在他的床边，父亲说：「我今天心脏跳得很不均匀，今晚更明显，如果明天早上，我没起床了，你不要慌，也不用难过。这一生，我的责任已尽，这两年又能学习正法，我非常的满足！用了将近八十年的心脏，就像是电池用到没电自动停止，这样很好，不会拖累到你们，我也没有痛苦。我交代你的事你就照办，至于身后事越简单越好，骨灰撒葬即可。」

听着父亲简短的交代，对这在心中早已演练无数次的场景，虽然有着不舍，但内心却非常平稳。我故做幽默地对他说：「爸爸，如果真的如您所说，那您就是净土宗所称羡的『预知时至』，并且还是『身无病苦』啰。万一您真的半夜就走，我来不及起床送您，那您一定还要切记我们常讨论的『心无贪恋、意

不颠倒』！要念念忆持三宝功德，当您再次受生，才会记得继续走上正法的路。当然啰，您现在赶紧用功，也许最后一口气还能赶得上『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喔！」接下来，父女促膝长谈了一个多小时，话题围绕着佛法及对父亲怀念的事物。

朋友们总是羡慕我能与父亲无所不谈，甚至一起讨论死亡。对此，我充满感恩。民国 71 年，在行天宫虔诚服务 16 年的母亲，转而带领全家学佛、吃素，在佛法的熏陶下，父亲对生命的态度变得更为豁达。父亲喜欢山林，因此他最爱爬山，退休后，每隔几天一定要爬上七星山或大屯山，十年前因为下山时扭伤脚踝引发筋膜炎，彼时只能沮丧地坐在沙发上，当所有的医生都告诫他不能再爬山时，让他非常苦闷。也爱山居生活的我，当时就曾想找个宁静的乡野山居，陪伴父亲安享田园乐趣的晚年。最后，靠着佛法的力量，父亲终能面对与接受。早年刻苦的生活，练就了父亲坚韧的性格与知足的个性，使得生命如倒吃甘蔗，越老越甘甜，尤其这两年能够学习原始佛法，幸福与满足的表情，显露在平凡的生活中。就如

父亲早年皈依的一个法名「福果」，经过一生辛勤耕耘，他享受着充实美好的晚年。

记得小学一年级，父亲画过一张图给我看：父亲手脚各搭在深谷两边的悬崖上，背上站着妈妈和我们四个孩子。父亲说，无论多累多难，他都要让我们从贫穷走到富足的那边。我看了图很感动，告诉自己要做个懂事听话的好孩子。父亲只念小学两年，就跑空袭，二次大战后，原本小康的家境，顿时变得异常清苦。父亲根本无法上学，终日为了找食物填饱肚子而忙。而后，又为了生活当学徒、开工厂。从有记忆起，父亲就是备极辛劳且无怨尤地拼命工作，只为了保护他的妻小，让孩子过着物质无缺的欢乐童年。及至今日，我们仍然享受着父亲流着血汗所努力的成果。

父亲就像多年前美国电视影集的主角马盖先，很有研究精神，任何事都难不倒他，举凡水电、修缮、工程、园艺、烹饪、缝补、烫衣、打扫等，样样都行。其实他就是善用「四谛」的原则：知道现状、了解现状的原因、明白现状可以解除、研究方法努力解除现在的困难。除了解除工厂的种种困难外，也渡过生命历程中一个一个的关卡，终于脱离贫穷的阴影，带给我们富足安乐的生活。而他对我们却从没有要求任何回报，只是一心一意地付出，不论我们的学业、事业、婚姻，他就是一路支持、陪伴着我们，只希望我们的人生如意、顺利、快乐。

父亲敦厚老实，个性木讷，不善言辞，因此并没有太多的人际往来酬酢，与人相处总是非常的客气，宁可委屈自己，却从不愿麻烦任何人。脚受伤后，好几次对我说要去住养老院，因为怕造成孩子们的负担。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他以后的晚餐就简单吃水果等轻食就好，因为他怕晚年变胖，行动不便，会让照顾的子女体力负荷过重。我当时听了又好气又好笑，但也因为他善良的心意，而令他受益，约莫半年后，他说他体会到出家人过午不食的好处，睡前有些

饥饿反而让身体轻安清爽。这就是善良慈悲却又坚毅的父亲，是我心目中最棒最伟大的父亲！

去年夏天，我常到禅林当法工，父亲就不让忙碌的我陪他散步。慢慢地，父亲似乎感觉我想走修行的路，很多事就不让我帮他做了，因为他要我知道：我不在家，他自己也可以过得很好。今年元旦一大早，父亲突然跟我说：「我的身体越来越好，你若照顾我，等我往生后再去修行，就会错失修行的大好时光。你想要修行，就要趁现在有体力快去，别阻碍我，我会照顾好自己。我也可以去养老院，现在的养生村经营得非常好，我去那里也会很好。我有正法可追随不会寂寞，你不用担心，专心去走你想走的路吧。」当我决定要跟随僧团走这一条「孤独、简朴，却无有忧苦而平安的路」时，父亲一直是我最坚强的靠山。面对亲友们不舍、难过、反对等各种声浪，爸爸总是支持、鼓励我，也会力排众议替我说几句话。

受八戒前，父亲装作若无其事，每天开心地煮我爱吃的菜。受戒当天，父亲陪我上山，父女俩途中有说有笑的。受戒仪式结束，法友们在大殿要帮我和父亲照相时，父亲终于忍不住哭出来了。我还笑着对父亲说：「爸，你总算哭出来了喔！憋在心里多不好受啊！」法友们更是开玩笑的说：「哇，你讲这话好狠





呢！」请法友们到餐厅用完餐后，法友们载父亲回家，我则跟着僧团上山，心中浮现些许挂念与伤感。回到山上，师父对我说：「要好好修行，别辜负了父亲的心意！」

犹记得上小学的前一天，父亲亲手做了一个好漂亮的真皮后背书包送我。上学前，妈妈让我穿上新衣服，背着新书包，照了张相片。我是老大，那一刻，是父母心中多少的期盼。两年前与父亲一同接触原始佛法，我帮父亲放大影印《正法之光》的古老经说与白话解释，作为父亲新的课诵本。看着他每天爱不释手地翻阅，我感觉到他对女儿小小心意的喜悦、满足，以及一丝丝掩不住的骄傲。父亲一直很认真的学习原始佛法，为了与大众同念四法皈敬文，我教父亲巴利语发音；为了更能听懂师父的教导，我教父亲国语注音。我也成为父亲的课后补习家教，帮父亲复习师父上课的内容。看着父亲虚心努力地学习，不断地进步，就好像时间倒转，反过来换成是我牵着学步的孩子，心中准备好随时可以放手让他独行。

老、病、死是生命的必然，无人能豁免。面对至亲的父母，常在不知不觉中想要恒常保有美好的现状。因此，师父举佛经所说：面对老病死犹如中第一支箭；而不切实际的妄想所引发的苦恼，又让我们同时中了第二支箭。能对父母尽心的奉养、陪伴之外，引导父母学习正法、有正确的观念，就是我心中最大的心愿。因为师父曾以佛经的例子解说生命的去向：树往哪个方向生长，要倒下时，必定会往那个方向倒。我知道，父亲与我已随时准备好接受任何生命过程的演变，学习师父所提醒的「平怀看待」。

很感恩这一生能与慈爱的父亲相遇，做一位幸福的女儿；更庆幸在父亲晚年，自己能陪着父亲学习正法，于菩提道上同行。以前，父亲善用四谛的法则度越了的困顿的生活；现在的父亲，更学着用四圣谛，希望能从无明到明，度越生命的苦难。相信父亲一定会努力达成，在正法中重生，永远与正法同在。

因缘观：把握当下 善用现在

采访台中中道禅林新法友—1

台中 书记组整理



法恩：请问谢同学如何得知台中中道禅林？(以下简称谢)

谢：一开始是单纯的从网站上，尤其是从维基百科获得关于原始佛教的资讯。

法恩：这次是什么样的因缘或动机促使你接触佛教？

谢：本人对宗教，特别是佛教深感兴趣，经由一些历史典籍与网路资料的了解，也知道佛教有许多不同的派别，这么多的派别不知道该如何选择，所以觉得不如去探求了解 佛陀初始所传授的佛法——原始佛法。先前因为课业繁忙，以及参与许多课外社团活动的关系，所以一直没时间接触。坦白说，这次有这样的机会，其实是因为自己不久前，课业上不顺利，除了伤心难过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又因为我所念的学校是一所基督教大学，身边的许多朋友本身也有宗教信仰，因此心想：也许在心灵上需要一些平静和寄托，所以

就来禅林这边听看看佛法。

法恩：你第一次来上课，听完师父所教的佛法，有什么感觉？有无受用之处？

谢：其实第一次上课接触佛法，有很多佛教的词汇用语是从没听过的，不过师父会以生活来举例解释，浅显易懂的举例，让我感觉到佛法其实是很贴近生活的，也从中有所体悟。还记得第一次来上课时，师父说到「苦如何起」的讲题时，说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这七苦是人生中难以避免的，而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学习如何去面对、接纳这些苦，这样的说法令我受益匪浅。

自己还未接触佛教前，曾看着身边学佛的长辈，总觉得佛教相较其他宗教而言，好像比较避世、悲观、消极，不过在 随佛师父的讲授下，理解到佛法是鼓励我们把握当下及珍惜现在所有的。而且我也很赞同师父所说的离贪断欲，才不会让自己的生活好像永无止尽的追求许多事情，这样也比较踏实。

法恩：听过师父的课后，你觉得这样的内容，对时下的年轻人有无帮助？

谢：我觉得是有的，以我自己来说，就觉得收获不少。在未接触原始佛教前，我和身边的朋友们对于生活很多事情都视之为理所当然，遇到失败挫折时也只能怨天尤人。但在听过师父的佛法后，我的许多观念和生活态度都有所转变，智慧也有一些成长。现在，当我遇到事情，甚至是困难，

我都会试着多思考 佛陀对我们的教诲。

法恩：请问你几次来中道禅林，接触师父、师兄师姐们，你的感觉如何？

谢：我第一次来台中中道禅林时，赫然发现法师不接受金钱的供养，且依循着 佛陀的戒律，不像外面许多佛教团体会暗示，甚至鼓吹信徒购买一些佛教用品，让我觉得很不一样，却也很放心。禅林的师父很亲切，和我的互动仿佛零距离般的平

易近人；然而在谈论佛法时，却又不失庄重。大大的颠覆了我以为「出家人总是扳着一张脸说着许多民众听不懂的佛法」的印象。

法恩：学习原始佛法，请问你对自己有什么期许？

谢：我希望能将佛法的道理，身体力行的实践于生活当中，坦然的面对自己的生活。若能将所学的法帮助我们的社会，使更加美好，就是最好的了！

采访台中中道禅林新法友—2

台中 法耶采访

法耶：我是法工法耶，请问师兄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吗？

师兄：没问题。

法耶：请师兄先自我介绍一下。

师兄：敝姓张。我很高兴跟法耶谈一谈。

法耶：有几个问题想要请问教师兄一下。想问师兄您学佛有几年的时间？学佛的缘起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又是怎样的因缘来到我们中道禅林？

师兄：我学佛的时间蛮长的，大约是廿年前，我曾经跟着我的学生一起跑道场。至于原始佛教，其实是这两年我们才听说的，对它的状况并不是很熟悉。我的小姨子正好与我曾在别的精舍一起上课共修过，后来她学习了原始佛法。经过她的介绍，我就来中道禅林听听原始佛法到底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我觉得这是值得去探讨的。

法耶：原始佛法主要是讲因缘法。师兄以前曾经修习过佛法，我想请问您以前学的佛法和因缘法有什么样的不同？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原始佛法最让您受用的有哪些？

师兄：其实佛教都是教我们要慈悲为怀，每一个派系

的说法虽然不同，可是它的终极目的是一样的。至于说和以前学的有什么不同，我不作批评，但以前的精舍最常谈的是轮回的说法，就是说你这辈子要做好事，下辈子才能有好报。至于原始佛法的教说，我刚听到 随佛法师几次的说法，我感觉到因缘法讲究的是现在、此刻，在当下我们就应该去做正确的事，在眼前就要试着改变自己，而不是要摆到未来。未来，是未知的，所以能够把握当下应该是最重要的。

法耶：谢谢师兄。请问师兄对原始佛法有什么期许？

师兄：来中道禅林，感觉到师父们都非常的朴实，虽然禅林是在都市里，可是它保有古老时代禅林的纯朴风气，我觉得这是蛮好的，其实我们现代人都浪费太多，能够从原始佛教让我们回归到一种清静的心灵层面，符合时代所要求的节约环保，这些方面能够和实际的生活更结合的话，我想会被更多的人来接受，我们当然是很希望原始佛法能够传播得更好更广，让更多的学众来和我们一起学习，这是我个人的希望，谢谢！

法耶：谢谢师兄今天接受我的采访，谢谢，再见！



不要做个在井边渴死之人

月澄

有一篇在大陆《山东文艺》发表的寓言，名为〈沙漠〉，大意如下：「初夏的雨水十分活跃，几天就降一次雨，雨水降到农田里，种子发了芽，把农田染成了一片新绿；雨水降到果园里，果树吐出嫩绿的叶子，开出纷纷的花朵；雨水降到池塘湖泊里，繁殖着鱼鳖虾蟹，青蛙也不分昼夜的歌唱，歌唱这繁荣富饶的大地。雨水也同样降到沙漠上，沙漠却只会吸收，吸收完毕，自己仍是一片沙漠，什么反应也没有，而且还洋洋得意的自诩：『我是最虚心接受雨水的，雨水降多少，我就吸收多少。』」

这篇寓言十分生动且耐人寻味，作者的寓意是：「吸收之后，必须做出自己的贡献。」因此，种子发芽了，果树开花了，湖泊里亦是生意盎然，唯有沙漠，却是什么反应也没有，并且还理直气壮的为自己辩护：「我是最虚心接受的，你降多少，我就吸收多少。」似乎「虚心接受」即是目的本身，即是一切。

这则寓言引发了我对所谓「吸收」及「学习」之重新省思，「吸收」的目的为何呢？「学习」的目的为何呢？难道「吸收」只是一种教条式的、机械式的「虚心接受」吗？难道「学习」只为了在记忆的仓库中储存更多可以炫人的知识吗？如果「吸收」只为了吸收，「学习」只为了储存，那么这样的吸收与学习，尚有何意义可言？因为人只不过是一间仓库啊！

美国的苏斯博士写过一篇名为「乌龟大王亚特尔」的童话，大意是描写乌龟大王亚特尔为了掌握更大的权柄，统治更宽阔的领土，于是它命令属下的乌龟送罗汉，将它给抬高，它以为只要它极目所及之处，尽是它的领土，所以，它不断的想要超越他人，也因此，罗汉越送越高。最后，它更妄想超越月亮，想不到因底层的一只乌龟打了一个嗝，整个乌龟王国就全盘瓦解了，而跌得最重的正是乌龟大王亚特尔。

一般而言，几乎所有的人都很努力——努力使自己的生活会得更加美好。因此，也许我们努力的学



习，希望自己能博闻强记、研考精微，成为一个专长；也许我们努力的攒积财富，因为丰厚的财富除了让我们的生活不虞匮乏外，还能带给我们安全感；也许我们努力的想掌握权势，因为权势能让我们为所欲为；做老师的，会努力的将自己所知所学传授给学生，因为在师生的互动中，老师会感受到薪火传承的喜悦；而做父母的，即使必须耗尽身上最后的一滴血汗，只要能为孩子铺设一条光明的坦途，他们也会毫不迟疑的去做，因为孩子是他们生活的重心，是生命延续的希望……。我们不是一向都很努力吗？「努力」原是无可厚非且必要之事，只是在我们努力的同时，我们是否曾经省察一下：我们的「努力」是否像堆积木、像迭罗汉一样愈堆愈多、愈迭愈高而已？还是我们很努力，努力把所学到的知识吸收，化成血、化成肉、化成我们的骨骼、化成我们的言行，成为我们自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前者的努力好似虚空中的天华，虽美丽却不符实际，只要打一个小小的嗝，或轻微的风吹草动，就足以使其辛苦堆积起来的美丽楼阁于刹那间全然瓦解；后者的努力也许不像前者那般炫目，但它是完整生命个体，岂是嗝、岂是风，甚或更大的力量就可以把它从生命中分离割裂的？君不见多少学富五车的人依然作奸犯科、胡作非为？你能说他们学得不够多吗？因此，当我们在努力之时，除了「知」外，是否也要「知行合一」？我们宁可学少一些，但必得要将所知所学契入于生活，成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啊！

反观自己，长久以来，不管是做人处事，或学习佛法，不可谓不认真，我亦是好努力好努力的虚心接受，然而却没有将所学的融入生命中，成为生命不可分割的面貌。我只是储存又储存，堆积又堆积；然后，沙漠依旧是沙漠，没有生机；种子依旧是种子，不曾萌芽成长。真是愧对师恩哪！清末民初的国学大师王国维曾写过一首《浣溪沙》：「山寺微茫背夕曛，鸟飞不到半山昏。上方孤磬定行云，试上高峰窥皓月。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词中叙

述他「一心想摆脱尘世的纷扰，一心想扫净心灵深处的尘埃；而当他某天俯首，再看这万丈红尘的风风雨雨、悲欢离合，却发现看到的只是自己，一个终究逃不过人生纷扰与循环的可怜之人。」我真担心这将是自己一生之写照。

佛法的修学，是重于经验体证的。随佛尊者常期勉学众：「不要做个在井边渴死之人。」多么令人警醒的一句话！今生有幸得遇正法，从中道僧团的身、语、意行中得窥 佛陀教法的原貌，建立如实知见，当重视戒行，致力于贪、瞋、痴的息止，奉守 佛陀「自洲作自依，法洲作法依」的教诲，努力汲饮 世尊法水，精勤实践于正觉、离贪、灭苦的正道。千万不要做个在井边渴死之人。





强植假记忆 鼠脑实验成功

— 心法所依 不是南传阿毗达磨指的心脏 —

本文取材自网路新闻 编译魏国金 7/27/2013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成功的将虚假记忆植入老鼠脑中，使老鼠回忆起根本未曾发生的痛苦事件。专家指出，这项研究可望有助于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治疗，并提醒司法人员大脑记忆的不可靠，降低使无辜人入罪的谬误目击指证的发生。

这项操控老鼠记忆的研究成果发表在「科学」期刊上，主要撰文者利根川进（Susumu Tonegawa）指出，研究方法涉及辨识出在记忆形成过程中，物理上与化学上发生改变的脑细胞，这些细胞称为印痕（engram）。

这位一九八七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说：「无论是虚假或真实的记忆，记忆底下的大脑神经机制是相同的。我们的试验提供了虚实记忆可在记忆印痕层面上探究的第一个动物模式。」

以光当开关 刺激脑神经元

该实验的第一步是标定出鼠脑中特定记忆的脑细胞，并藉由光刺激，迫使相关神经元活络，进而引发记忆。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人为刺激神经元，而使现实中、本质上毫不相干的事件与环境关联一起，进而植入一个新而不实的记忆。

研究人员使用光电遗传学技术，也就是以光来开关动物的个别脑细胞活动，在实验中，光纤将光传导入老鼠的海马回，脑中海马回区域在形成新记忆上扮演关键角色。

研究人员先将老鼠放在安宁的环境A盒，当老鼠探索环境时，它们的记忆细胞以「光敏感通道蛋白」（channelrhodopsin）标定出来。翌日，研究人员将老鼠放在环境大为不同的B盒，一会儿后对老鼠腿部施以轻微电击，同时以光活化编号A盒记忆的细胞。

第三天老鼠被放回A盒，结果它们因害怕而战栗，即使它们未曾在A盒内遭电击，这显示不实的记忆已然启动。参与该研究的神经科学家拉米瑞兹说：「如果老鼠有好莱坞，这将是它们的『全面启动』（Inception）。」这部二〇一〇年的电影是虚实难辨的梦中梦巨片。研究人员也发现，不实记忆能刺激大脑其他部分，比如杏仁核的神经活动，杏仁核是脑中的恐惧中枢。

共同撰文者刘旭指出，对动物而言，虚假记忆如同真实记忆，因此，知道如何开启虚假记忆或许也能帮助学界了解如何关闭或删除不好的记忆。

人脑植入还很难办到

虽然要在人脑植入记忆在可预见的未来还很难办到，但该研究还是不禁让人担心，有朝一日在法庭上，不实的指证恐毁掉无辜者的人生。

利根川进指出，该研究显示，心中抱持的认定或许是错误的关联而非真实的发生。「我希望未来的研究能进一步让司法人员与专家警觉，我们的记忆是如何的不可信赖。」

放弃运动生涯 美男捐髓救人

本文选自 中央社/台湾新生报报导 5/4/2013

投入八年时间训练，为的就是参加他的美东联盟（America East Conference）最后一次竞赛的廿一岁大学铅球选手赖尔（Cameron Lyle），今年毅然决定放弃运动生涯，为的是要捐骨髓救人。

「哈芬登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报导，赖尔是新罕布什尔大学（University of New Hampshire）铅球明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报导，赖尔过去八年一直为美东联盟受训，但今年稍早决定结束运动生涯，成为骨髓捐赠者。

根据 CBS，骨髓登记处 Be The Match 在赖尔大二那年来到学校，赖尔和他的队友都接受了骨髓配对。

除了家人外，发现骨髓完美配对机率约为五百万分之一。就在两个月前，赖尔接到电话，提到他们发现与赖尔的骨髓配对百分百符合的病患，这名罹患罕见白血病的男病患，仅剩六个月可活。

赖尔说：「我当下就答应了，之后我想到这代表可能必须放弃运动生涯。」

抽骨髓将使赖尔在康复期间无法提重量超过廿磅的物品达一个月。为了拯救这名病人的生命，赖尔得在田径季达到最高潮前捐骨髓，意味将缩短赖尔的运动生涯。

然而赖尔说：「我从未犹豫。如果我拒绝，这名男病人就找不到骨髓配对对象。」

赖尔上周前往麻州综合医院，医师成功取出他的骨髓，受移植病人隔天就接受移植手术。据报导，虽然大学运动生涯因此告终，赖尔并不后悔。

他告诉美国广播公司（ABC）：生命无价，当你有机会救人时，一定得这么做。





傳法法訊



指導：中道僧團

導師：隨佛法師

Ven. Bhikkhu Vūpasama (烏帕沙瑪比丘)

發行：原始佛教會 (<http://www.arahant.org>)

發行人：Ven. Bhikkhu Aticca

欢迎索阅《正法之光》结缘流通

email: pucchat@gmail.com Tel: (02)2892-2505
响应环保, 减少纸张, 请提供 email, 索取电子档;
或自行上网下载。 <http://www.arahant.org>

台湾助印划拨: 50159965 户名: 中华原始佛教会

美国护持帐户:

1. Original Buddhism Society (弘法、助印)

Citibank Savings Account 9930260993

2. Compassion for Children (扶助孤童)

Citibank Savings Account 9946841178

马来西亚护持帐户: Sambodhi World Berhad

HSBC Bank: 202-124475-101

版权声明: 有著作权 如为宣法, 非为买卖,
不修改、增减内容, 欢迎翻印流通。

(1)台湾教区(Taiwan)

E-mail: arahant.tws@gmail.com

❖ 台北 內覺禪林 O.B.S.T.-Taipei

台北市北投區登山路 139 之 3 號 電話: 886-(02)2892-1038 傳真: 886-(02)2896-2303

❖ 台北 原始佛教中道禪院 Sambodhi World-Taipei

台北市伊通街 58 號 2 樓 電話: 886-(02)2515-2505

❖ 台中 中道禪林 O.B.S.T.-Taichung

台中市南屯區文心路一段 378 號 11 樓之 1 電話: 886-(04)2320-2288

(2)美国教区(U.S.A.)

E-mail: arahant.usa@gmail.com

❖ 紐約 原始佛教中道禪院 Sambodhi World-New York

30-20 Parsons Blvd, Flushing, NY 11354 Tel: 718-666-9540

(3)马来西亚教区(Malaysia)

E-mail: arahant.mas@gmail.com

❖ 吉隆坡 中道禪林 O.B.S.M.-Kuala Lumpur

28, Jalan 16/5, 463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6-03-79318122

❖ 怡保 中道禪林 O.B.S.M.-Ipoh

61A & 61B, Jalan Chung Ah Ming, 31650 Ipoh, Perak, Malaysia Tel: 05-2410216

❖ 檳城 中道禪林 O.B.S.M.-Penang

77-3 Lorong Selamat, 10400 Pulau Pinang, Malaysia Tel: 04-2288100

❖ 威省 中道禪林 O.B.S.M.-S.Prai

269, 1st & 2nd floor, Jalan Kulim, 14000 Bukit Mertajam, Pulau Pinang, Malaysia Tel: 04-5309100

❖ 馬六甲 中道禪林 O.B.S.M.-Malacca

No 30, Jalan Kota Laksamana, Taman Kota Laksamana, 75200 Melaka, Malaysia

❖ 新山 中道禪林 O.B.S.M.-Johor Bahru

No 20, Jalan Undan 6, Taman Perling, 81200 Johor Bahru, Johor, Malaysia

❖ 雙溪大年 中道禪林 O.B.S.M.-Sungai Petani

21, Lorong Emas 2, Taman Emas Suria, 08000 Sungai Petani, Kedah, Malaysia



開顯法眼 正向菩提

中道僧團 主辦 原始佛教會暨中道禪林 協辦

2013 年 台湾每周共修活动 报名网址: <http://www.arahant.org> 传真报名专线: (02)2896-2303 洽询专线: (02)2892-2505

日期	时间	主题	内容	活动场所
每周二 (8月27日~10月15日)	19:30-21:30 (周二)	归向佛陀 (一)	生活的智觉与解脱	台北 原始佛教中道禪院 台北市伊通街 58 号 2 楼
每周三	19:30-21:30 (周三)	经法研读	依 随佛尊者着《相应菩提道次第》第二篇 - 菩提道次第	台中 中道禪林 台中市南屯区文心路一段 378 号 11 楼之一
每周日	09:00-16:30 (周日)	共修与供僧	上午共修、中午供僧、下午法义分享与交流	

2013 年秋季 中国、澳洲弘法活动 报名网址: <http://www.arahant.org> 洽询专线: (02)2892-2505

10月18~20日	09:00-11:00 13:30-16:30 19:00-21:00	唐山兴国禅寺 《中道三日禅》	一、因缘法的正觉与无常、无我、空。 二、缘起的奥义。 三、如何修正具足法眼的念佛三昧。 四、慈悲喜舍的开展与七菩提支。 五、中道禅法入门	中国 河北省 唐山兴国禅寺 参加者请先联络兴国禅寺 大宏法师 电话: 18932521079
10月24~25日 10月25~27日	详细宣法时间请 见下一页海报	澳洲宣法 回归 佛陀之道	详细宣法内容请见下一页宣法海报	澳洲雪梨 华侨文教中心 澳洲雪梨 佛教图书馆 澳洲雪梨 佛教图书馆
11月7日~11月17日		广西 南山寺 秋季禅修营	详细宣法内容请见 http://www.arahant.org	中国 广西省 贵港市 南山寺 526279826@qq.com 体果法师: 15907857950 本元法师: 15019401587
11月22日~12月1日	(录取法友请于前一天 11/21 17:00 前报到)	福建 福兴寺 中道十日禅	详细宣法内容请见 http://www.arahant.org	中国 福建省 福清市 福兴寺 fuxingsi@163.com 电话: 0591-85690623



敬 邀

云何施具足？

謂：善男子离慳垢心，在于居家行解脱施，常自手与，乐修行舍，等心行施，是名善男子施具足。

---《相应阿含 91 经》

中道僧团将于 2013 年 10 月 5 日 ~ 10 月 13 日，于台北内觉禅林举办中道禅法九日禅修营。禅修没有收取活动费用，期间的日用、饮食等支出，是由禅修者自发性参与，当中的护持收受、管理，完全由原始佛教会及参与禅修者共同处理。

原始佛教会诚挚敬邀十方善信，随喜发心护持禅修资粮、饮食、法工，让您的布施善业广结善缘，广植福田，圆成禅行者道业增进，令正法广布！

户名：社团法人中华原始佛教会

划拨帐户：50159965（请注明：护持禅修专款）

连络电话：(02)28922505；(02)25152505

~ 欢迎阖家共襄盛举，共同成就护法、护教之善业及功德 ~

Sādhu! Sādhu! Sādhu!



原始佛教会

觅寻安僧传法禅林宝地

至心普为 佛陀真实教法根植台湾利益斯土斯民

至心普为 佛陀真实教法光耀世间利乐苦难世间

由中道僧团担任主持的原始佛教会，在此诚敬的向十方大德觅寻安僧传法的吉祥地，作为传承佛陀亲说法教的禅林道场。中道僧团传承佛陀真教禅法，僧人持戒严谨，终生不受取金钱，慈悲化世、不悔不倦，可为世人作大利益。

由于度化世人需要佛法的传统，这不仅要正法的传承，还要继续法脉不绝的僧团，更要有广大学习、信受佛陀真实教法的善信护法，才能使佛教人才代代常青，佛法续传不止。

原始佛教会准备在台湾中部地区，建立台湾原始佛教禅修中心，承担常年禅修、安僧、接众、教化十方的大任，发展为佛陀真实教法根植台湾的重镇。

请十方长老、法师、大德、善信护法，能够慈悲护顾、帮忙，助成正法禅林道场的实现。如有任何合适作为佛门禅林净地的土地，不论是捐献、转让、出售，皆请热心联络本会。功不唐捐！

中华原始佛教会 合十
台北市北投区登山路 139-3 号

电话：02-2892-2505 电邮信箱：arahant.tws@gmail.com 网址：www.arahant.org

回歸 佛陀之道

2013年10月澳洲宣法

隨佛禪師 傳授



隨佛禪師修學佛法至今已四十年，深入原始佛法的探究，不僅完成了阿難系漢譯《雜阿含》及優婆塞系南傳《相應部》的比對研究，更還原了「佛陀親教的十二因緣法」及「菩提道次第」的脈絡，重新編撰「十二因緣觀」的禪法修持，傳授「修七覺分，圓滿四聖諦三轉，十二行，成就正覺、離貪、慈悲善捨、解脫、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中道禪法」。

24/10 3:00-5:00pm (1) 佛陀的正覺之輪

25/10 3:00-5:00pm (2) 因緣法的三種緣起

說法地點：Chatswood 華僑文教中心 電話：0481-437-012

地址：Level 6, 8 Thomas Street, Chatswood, NSW 2067, Australia.

25/10 7:00-9:00pm

26/10 3:00-5:00pm

26/10 7:00-9:00pm

27/10 3:00-5:00pm

27/10 6:00-8:00pm

01/11 7:00-9:00pm

02/11 3:00-5:00pm

02/11 7:00-9:00pm

說法地點：佛教圖書館 Buddhist Library 電話：0481-437-012

地址：90-92 Church Street, Camperdown, NSW 2050, Australia.

更多關於中華原始佛教會資料：www.arahant.org



中道僧團 主辦

美國原始佛教會暨中道禪林 協辦



原始佛教 中道僧团 声明通告

敬启十方长老、尊者、法师、贤友：

近几个月来，许多接近及参加生明法师宣法活动的法友，前来原始佛教会向僧团僧众与教会学众，探询生明法师的事宜，或是讲述生明法师的种种，造成本会的僧俗二众诸多无谓的困扰。

基于避免无谓的误解、事端与口舌，在此谨向十方提出严正的声明：

虽然 2012 年 7 月生明法师（卓荣德）在随佛长老座下剃发出家，并由随佛长老授予沙弥十戒，成为出家沙弥。静住道场修学期间，僧众和谐无争。但是生明法师自说「不适应南传僧团的繁文缛节」，已经在 2013 年 2 月 19 日，自行离开僧团及道场，自行静住生活。

生明法师离开后，中道僧团与原始佛教会既不曾得知其讯息，双方也无有往来，他的作为一概与僧团无关了。

生明法师在近学僧团期间，依止随佛长老学习了原始佛教的正统「十二因缘」等禅修法。但是在修行上有自己的观点及作法，确实与僧团的传统与立场不一致。

虽然双方的观点、做法有差异，难以共同修行，但僧团依然给予尊重、祝福。

中道僧团是竭尽全力的体现 佛陀正法的修行，也尽形寿的奉守僧律的传统，致力于如法、如律的僧团传承，这是中道僧团僧众学法、修法与传法的准则。

中道僧团与原始佛教会全体，在此恳切的呼吁十方学众，不要无谓的话语，增加不必要的误解、事端与口舌，莫忘「尊师重道」、「饮水思源」的美德，切记直心是道场，修行不是比赛，各自努力的朝向解脱。

最重要的是，请十方法友不要讹传随佛长老印证生明法师见法、开悟，以及支持其传教四方的说法，更不要前来求证生明法师是否见法、开悟。僧团对于生明法师的修行体会，既不清楚，也无话可说。

感谢十方法友关心！

祝福十方法友 正向菩提

中道僧团暨原始佛教会全体 和南

三位法友受持终生八戒（实受九戒）



①：

2013年7月27日 随佛长老为守园人—法斌佩戴戒条。

②：

7月17日 由长老尼道一法师（中）主持法长（左）和法泳（右）之受戒—终生八戒（实受九戒），受戒后合影。



卡提那慶典

卡提那慶典 (Kathina Ceremony)
(又稱僧寶節)，在比丘們雨安居的最後一天，
通常訂於十月的月圓日。經過三個月和樂共住、
共處的生活，佛陀聲聞弟子們都能依法依律的精
進修行。因此，佛陀感到非常高興，所以僧寶節
也稱「佛陀歡喜日」。當天，在家護法居士們將
為度過雨安居的僧團舉行卡提那（漢譯：功德衣
或迦絺那衣）慶典供養袈裟。

日期：2013年10月13日（週日）

內容：1. 中道僧團法師聯合說法

(9:00-11:00 13:30-16:00)

2. 卡提那衣供養&一家一菜供僧 (11:00)

專車接眾

地點：北投捷運站

時間：8:00、8:30

◎ 地點：北投 內覺禪林

◎ 地址：台北市北投區登山路139-3號

◎ 交通：捷運北投站下，再轉搭小7（登山路小店下），小9、小26（十八份下）

◎ 報名網址：<http://www.arahant.org> 傳真報名：(02)2896-2303

◎ 供僧：卡提那衣供養&當天一家一菜供僧

◎ 洽詢專線：(02)2892-1038



中道僧團 主辦

中華原始佛教會暨中道禪林 協辦

原始佛教會

<http://www.arahant.org>

原始佛教电子报

http://www.arahant.org/tc/obs_newsletter.shtml

欲訂閱電子報請 E-mail: obs.enews.01@gmail.com

中華原始佛教會脸书



<https://www.facebook.com/Saddhammadipa?fref=ts>



中道僧團

原始佛法 人間佛教